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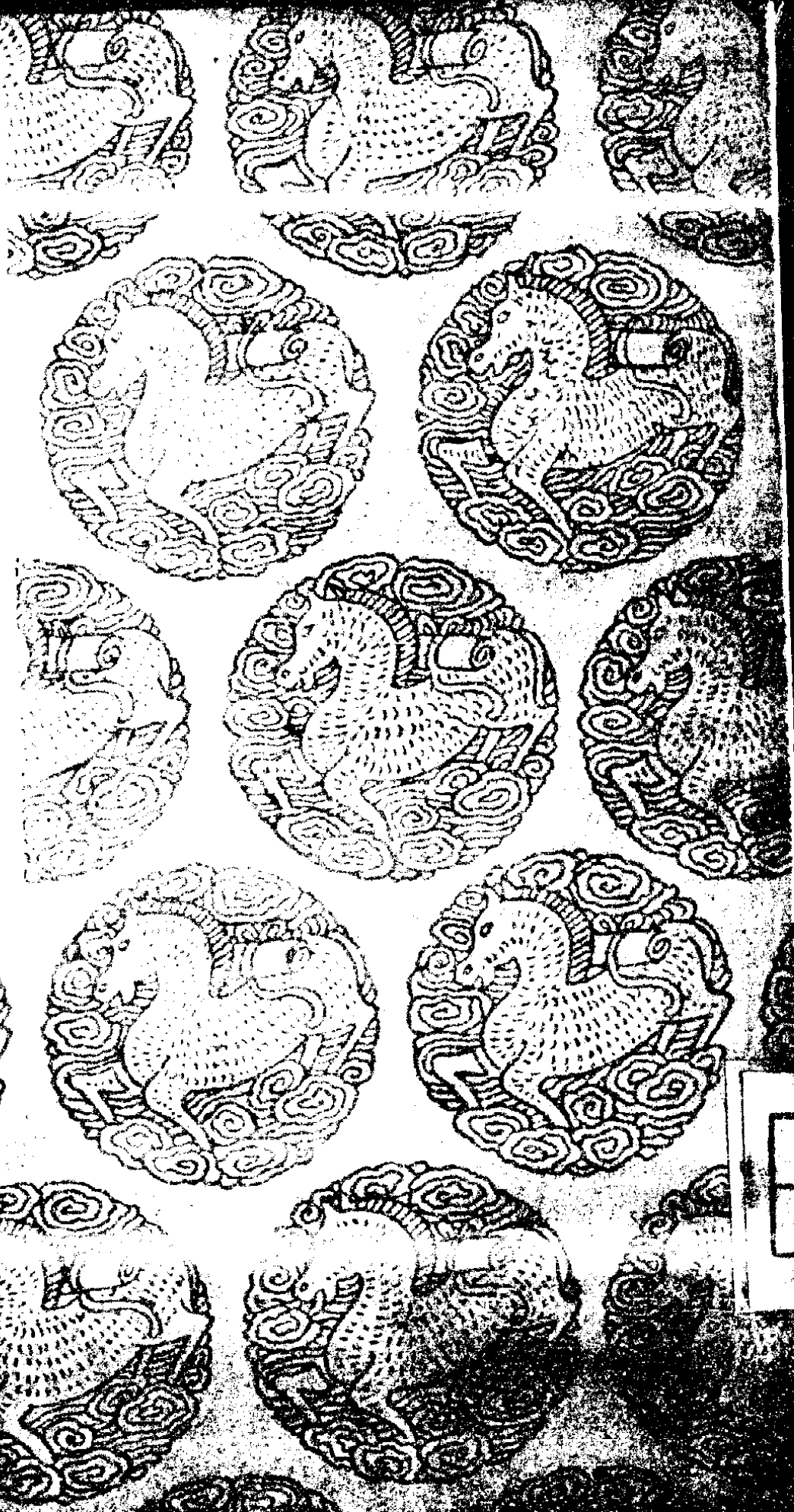
南蜀錦

里

漢禱耆

舊

紀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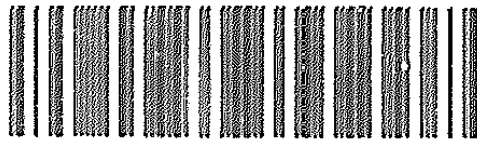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錦里耆舊傳



3 0646 5769 9

勾延慶纂

錦里耆舊傳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讀畫齋叢書收有此書故  
據以排印原本僅有第五  
卷至第八卷闕前四卷

錦里耆舊傳卷第五

起中和五年正月  
至蜀武成元年

正月地動一月十餘度以七曜占之多兵飢饉

三月改光啓元年

夏四月維州

宋前榮州應靈縣分



五月除授顧彥朗東川節度使

二年東川遣鄭君雄率衆侵略至德陽縣殺破斬鄭君雄又常厚自峽中率兵據左縣僖宗皇帝到京後天下十道共修京闕之次胡魯子反燒悉盡駕幸寶雞又幸山南干戈復起四海不寧三年冬十月十軍軍容使田令孜除授西軍監軍使十一月到府

昭宗皇帝即位改元文德元年秋八月除授韋太尉昭度劍南西川節度使陳太師知之乃治兵講武更置黃頭軍三都監軍使以書召閬州王司徒建計其過縣水即出兵拒之將激其怒必攻諸州所在發兵交戰冀韋太尉來以兵隔之則誣以王司徒起兵侵境九月王司徒大軍至閉城門不納冬十月丁卯川軍與王司徒戰川軍敗退入城是日天色陰慘先主廟上黑霧起至暮王司徒抽軍回七里亭丙子王司徒引軍入漢州界攻剽四面州縣東西兩川皆懼之

龍紀元年春二月庚午陳太尉發軍與王司徒大戰於三郊川軍敗績於是別修壕寨點丁牢城夏四月軍容招前定戎軍節度楊晟建節於彭州與陳敬瑄爲裏也五月三郊軍敗退歸府城王司徒據漢

083  
114  
2:3855

州城出軍把斷北路。又彌牟鎮下先鋒寨。新都縣下中軍寨。秋七月。節度使韋太尉到川。用王司徒爲衙內都指揮使。奏割邛蜀黎雅四州。充永平軍節度使。川莊陳大師牢城。韋太尉具旌節於城下。以示城內百姓軍人。告之曰。新使在此。何閉城門。陳太師令左右詬罵。城下云。有鐵券見在。豈可違先帝命乎。王司徒於東北面下寨。韋太尉城西北下寨。未經旬日。嘉眉州降。

大順元年春正月。分兵擊邛州。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殺刺史毛湘。以城降。又東川助兵三千人。城外置牢行府。徵科諸州稅賦。嘉眉州運糧供軍。內飢乏死者。不可勝數。父母委棄。雖稚不相保養。居人多以藜藿充濟。皆有菜色。殍仆者甚衆。軍人多偷刈新麥。每一斗直二千餘金。亦潛於韋太尉寨。市易鹽酪。相次人數稍多。遂成隊。有聞於太尉。太尉曰。一城飢餓。忍不救之。竝不要問。城內亦有聞於陳太師。太師云。吾尚恨無計救卹。一任逐便。以此稍有市井。夏五月。城內乏食。民俗惶惶。遞相欺凌。無所怕懼。所在斬殺。處處暴尸。其有軍都處則稠鬧。別街巷則寂靜。是月資雅黎三州相次歸降。時以攻圍日久。其城未拔。王司徒白韋太尉曰。令領數萬之衆。勞師以事蠻夷。近聞洛陽以夾。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主上憂勞。不如以兵威靜中原。是國之本。相公盍歸觀。面奏此事。韋公然之。翌日。又諷三軍於行府門告糧闕。乃執韋公親吏駱別鶴。鬻而食之。韋公益懼。因召王司徒謂曰。某年衰風恙。恐不任持。已具奏聞。即便離任。今表申奏。署授司徒節度。留後行營招討使。候至闕庭。奏聞。請降西川旌節。在後更保功業。以慰民望。乃以牌印授之。六月己卯。進發。王司徒祖餞。送至新都。韋公請回。無更遠離帳幄。韋太尉發後。王司徒移居中軍。

寨城內百姓往來交易。販米入城。以竹筒量賣。截筒深一寸。闊一寸。二百文。須三五人共賣。一人接錢。兩人把手。定則以米寫衣袖中。將歸研之。煮湯共喫。老弱者難買。或聚或散。固無行鋪。街巷飢人死者無數。或遇一夜風雨。來日便成白骨。

冬十月。發兵圍彭州。

大順二年秋。城內糧盡。八月庚寅。陳敬瑄田令孜開城門。攜牌印出降。王司徒與之竝轡入城。安撫軍人百姓。放陳太師歸花林坊本宅。田令孜歸碧雞坊宅。時克定川府之後。以萬民久罹塗炭。初見廓清。行滌蕩之恩。布寬仁之政。

景福元年春。有詔貶田令孜授湖南監軍。陳敬瑄於雅州安置。王司徒慮其生變。緝令孜於府城。斬敬瑄於新津。具表疏其惡也。

三年夏。彭城內窘蹙。初年米每斛五千。第二年十千。三年糧盡。百姓遞相啗食。五月庚申。楊晟自刎。城門開。自景福元年五月二十日圍城。至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首尾三年。蓋楊晟不識天時。致害民庶。秋七月。與東川顧相公修好。結秦晉之姻。是歲改爲乾寧元年。

二年春三月。創徵雜稅。綾一匹一百文。絹一匹七十文。布一匹四十文。豬每頭一百文。時修寶歷寺。有僧智廣。俗姓崔氏。善救病。以竹片爲杖。拍其痛處。決之。無不立愈。癩者便伸。跛者能行。其餘疾苦。應手痊損。川主司徒崇重之。請於寶歷寺爲人療病。所得錢物。回用修造。遂於寺內五丈天王閣下。居止。於是病者競來。皆得痊愈。日獲三五千。告諸貧者。不用施錢。時號聖僧。師本在雅州開元寺。渴希神堂內居。

三年起軍收東川。

四年秋九月平定東川。

五年秋九月改爲光化元年。江濱池魚無數皆死。浮出水面長尺餘。以車般之。送於城外。

二年秋八月差發決雲軍使田師侃統押兵士三指揮收獲閬州。次克巴蓬壁三州。

三年春三月田師侃移軍收渝州。

四年改元天復元年封蜀王。

二年春三月發舟師一萬五千人鎖峽。是歲大水。嘉州漂蕩尤甚。時有呪土僧念尊勝。修淨衆寺。

三年三川晏寧。五稼豐稔。梁漢葭峽東西五千餘里。山河肅靜。

六年昭宗皇帝遇害。少帝禪位。梁時三軍縞素舉哀。

七年秋九月文武勸進。羣議云云。蜀王卽皇帝位。改唐天復七年爲武成元年。郊祀天地。大赦境內。赦文曰。圓蓋方輿。萬彙共資。其覆載春生夏長。四時不息。於推遷所以茂成歲功。寧遂物性。帝王取象。文質遞興。遵革故之令猷。數鼎新之至理。朕上膺天命。俯徇衆推。宗廟告虔。孝思旣展。郊丘備禮。嚴配式遵。欽承享國之符。允叶奉天之道。祀羣成秩。有感必通。雲龍方視於在天。雷雨須聞於作解。且湯開三面。延景祚六百餘年。漢革五刑。繼丕圖二十四世。皆以恤辜宥罪。勸善興仁。特行滌蕩之恩。用致洽平之化。自唐朝運改土德數終。初乃召寇以繼兵。竟至遷都而滅國。賢良塗炭。朝士丘墟。生人旣失其所。天大事須歸於



有士遂至蠻夷瀝款。士庶傾心。謂蜀都同章武之時。兼漢嗣絕山陽之號。共陳天命。屬在朕躬。一從踐位以來。倍軫臨深之懼。每念生靈塗炭。刑政猶繁。因告類於穹旻。合流恩於屬縣。紀年定歷。旣正鴻名。布澤行春。式和均氣。可大赦天下。改唐天復八年爲大蜀武成元年。正月十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唯十惡五逆者。屠牛鑄錢。固意殺人。搥窰造印。結聚徒黨。逃走背軍。合和毒藥。私鹽茶麴。持杖行劫。官典犯枉法贓。兼滌濫身名。冒授官爵。固圍之內。官吏用情。致令冤濫。不問有贓。不在赦限。左降官不問罪輕重。竝與量移。其有情無狡蠱。事不邪。口者。委中書門下酌量矜貸。使與牽復授官。州縣典吏及諸色人。配流在遠。已經懲斷者。竝宜釋罪放歸。兼有軍人百姓。先因公事關連。逃避諸州縣鎮。不敢放歸還者。亦任却歸本貫。所在不得勘問擾攪。朕自援旗誓衆。仗鉞平戎。廓定封疆。安保生聚。克成帝業。實用武功。每思將帥之勞。宜獎初終之効。其在城及東川山南武定武信武泰等道。并兩路軍前諸鎮都頭節級將士等。一時卽位日。雖已各有頒賜。旣經大禮。更示殊恩。應都兵知馬使已下。至節級官健。今有優給。各有等第處分。稼穡登黎。元未泰。每於旦夕。常所焦勞。將漸致於昭蘇。已累行其矜放。但念方屯師旅。難闕賦征。祿同切於乂安。宜共資於贍給。自去年八月已後。十月已前。繼有指揮。併蠲逋欠。非無惠澤。下及烝人。尙慮疲羸。未息艱苦。畿內諸州及諸州府。應徵今年夏稅。每貫量放二百文。今年正月九日已前。應在府及州縣鎮軍人百姓。先因侵欠官中錢物。或保累填陪。官中收沒屋舍庄田。除已有指揮及有人經官收買外。餘無人射買者。有本主及妻兒見。

在無處營生者。竝宜給還。却據元額。輸納本戶稅賦。冬選之人。例聞羈旅。常思任用。以救棲遲。兼勸進官僚人數不少。朕昨纔登寶位。便布儻恩。或擢在班行。或委之州縣。凡選用略盡。搜羅其閒。或有謬結前銜。妄稱入仕。既未辨其真僞。又可哀其困窮。是用銓衡。冀分玉石。切在精研。選士。撫實推公。自執規繩。勿隨請託。但曾經赴任。委不敗官。不犯刑章。又無贓污。告赤圓備。考課分明。便仰依資注官。銓司不得稽滯。如有失墜。告赤。無以自明。但有失墜時。公憑及於本任官處。取得文解者。竝准例參選。然則自唐朝兵革之後。滄濫尤多。附勢力者。未必有材。抱孤直者。或聞無位。自今以後。委有司博求幹濟。慎擇端良。諳熟吏途。詳明法律。先能潔己。然可理人。就中令錄之尤難。切在銓衡之精選。或有節度刺史。上表論薦。皆須審諸行事。顯著才能。保無苛虐之心。方允奏陳之命。如聞失舉。必罪所知。諸州府或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達於教化。明於吏材。政術精詳。軍謀宏遠。韜光待用。藏器俟時。或智辨過人。或詞華出格。或隱山林之跡。或聞鄉里之稱。仰所在州府奏聞。當與量材敘用。自唐室傾淪。梁圖篡奪。上國俄成於茂草。中原莫有其遺民。三百年之文物。一空。數千里之生靈。無主。星辰旣紊。運祚俄遷。指王氣之東沈。聽頌聲之西起。率土之黔黎老幼。竟獻臣心。滿朝之文武忠賢。皆陳天意。克隆基業。合重獎酬。應內文武官等。或賜功臣名號。或與一子出身。兼進勸官資。以旌勳業。竝當續有處分。朕頃事唐臣。嘗居親衛。受藩鎮封崇之貴。著冊書鍾鼎之勳。至於朝右公卿。方面侯伯。皆契忘家之誓。俱同許國之誠。非歿身王事之中。遇禍賊庭之內。言及念此。痛憤良深。應自僖宗朝。凡在有功文武大臣。顯忠孝者。竝委中書門下追贈。仍搜訪骨肉。量材

錄用。又在閩州起義之日。應有隨駕大將。効命功臣。或遭疾以淪亡。或當鋒而天枉。皆是捐軀爲主。臨難喪生。殊功無日而暫忘。遺烈千年而不泯。竝委中書門下。抄錄次第。各與追贈。有子孫者。特授官榮。所冀澤被幽明。仁霑存沒。又自朕剖符之始。分閩已來。副予委用之心。匡贊勳庸之士。同甘共苦。竭節輸誠。推公不避於流言。臨事唯思於盡瘁。則有故武信軍節度使張琳。操持勁直。才術縱橫。成今日之鴻基。自斯人之懿績。不享朝天之祿。遽與失手之悲。言念前功。常思厚報。宜追贈太尉。以報幽冤。其嗣子更加正官。仍賜章綬。故山南節度使王宗滌。早膺任用。累著勳勤。征行不憚於風塵。陳敵常先於士卒。論其實效。可謂勞臣。無何以富貴生驕。災殃自掇。不守初終之節。遽萌悖慢之心。驗人情而共憤。滿盈。定國法而難私。斷割。遂行典憲。深用矜傷。當運景之初興。在故臣之可念。宜加洗雪。用慰幽冥。宗滌竝却還在身官爵。故茂州刺史張造。故蜀州刺史李師泰。故邛州刺史李簡。故眉州刺史張勅。故漢州刺史宗裕。都知兵馬使劉璋。奉禮蓋獲。張全真。張行立。韓在。田威等。竝宜追贈。朕自臨蜀國。實庇齊民。皆資先哲之威靈。獲王故都之城邑。方憑幽贊。以永天休。上蒼元功。宜遵舊號。先主昭烈皇帝。宜委中書門下。追崇尊號。備冊儀。忠武侯諸葛亮。別加美諡。追贈王爵。應有名山大川。靈祠聖跡。皆豐凶所繫。水旱是司。竝宜追贈公侯。以酬元貺。朕爰自統臨八國。同心諸藩。部落首領已下。宜差使臣。各賜詔勅。分物宣諭。其見在鴻臚禮院。入朝藩客等。各賜分物。續有勅旨處分。刺史縣令。身皆受職。寵在分憂。非唯効荅於恩榮。亦在保全於終始。將申報國。只計安人。其有徭役不均。刑法不中。鄉縣凋弊。稅賦逋懸。必當分命使臣。大明黜陟。若清廉可

獎課績有聞。或就轉官資。或超加任用。竝舉勸懲之命。以彰悔過之名。太倉及諸州縣受納斛斗。竝仰太府寺准舊例校勘。逐年給付所司。除本分耗剩外。不得加一勝一合。致百姓積累逋懸。如有固違。必行朝典。其有外州遠縣官吏等。輒徵估價。竝許百姓詣闕論訴。不計官職高卑。竝正刑名處分。在京百司禁囚徒。推劾案成。皆招本罪。本官詳斷。只據所申。儻陷深文。便行極法。或恐推司人吏。抑遏代書。既不坐其本情。實慮遭其枉法。自今後委御史臺常加覺察。若有冤濫。便具奏聞。必當別遣推窮。重行懲斷。致理之源。無先養老。化民之本。尤在恤孤。或矜黃髮之年。或念白華之節。衰老者宜加口卹。孤悼者亦在撫安。應國內有著老年八十已上。賜米二石。九十已上。賜米三石。一百歲已上。賜米五石。兼綿絹酒肉。有差。竝仰所在長吏。切加安存。其有不幸者。量與津置殯送。仍撫其孤弱。義夫節婦。孝子順孫。竝加旌表。門閭終身優假。國之教化。庠序爲先。民之威儀。禮樂爲本。廢之則道替。崇之則化行。其國子監。直令有司約故事。速具修之。兼諸州應有舊文宣王廟。各仰崇飾。以時釋奠。應是前朝舊制。或有開國新規制。勅之所未該。教化之所未備。或刑法不中。或倫序有乖。則諫臣不可不言。宰執不可不奏。且謗木之設。本俟諍臣。斷函所收。先覽冤狀。所以凡關利病。悉要聞知。自今已後。或事有便宜。理非允當。竝須旋具論奏。共議改更。必當留折。擅以旌賢。無或懼觸鱗而避事。應南郊行事。亞獻終獻。攝事行禮。官吏等。改轉優賜。竝候續勅處分。應飛龍閣廢。內作器仗。諸雜工巧。黃衣三衛。四色細仗。掌扇黃鍾典彭等。亦各委所司。分析姓名。申奏當議優賞。駙馬都尉普恩之後。仍各賜一子八品正員官。敕內有未該恩例。及合條流事件。各仰所司起請施

行。開國之初。旣勤行於德惠。改元之後。尤企望於樂推。惟是革弊從新。去華務實。有利於民者。不得不用。有害於政者。不得不除。公平必致於民安。富庶自成於國霸。恩雖不悛。法且無私。赦宥者各仰自新。釐革者皆宜共守。俾從蕩滌。永致清平。敢以赦前該恩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挾藏軍器。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仍付所司。牒至准勅故牒。



錦里耆舊傳卷第六

起武成三年。盡  
同光四年春。

三年。大梁遣使通聘。書曰。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神人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豪興隆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機。爲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竝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鴈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歡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阻絕於音塵。止因緣於閒諜。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初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極四方之積患。爰都河洛。用荅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所冀同清夷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痛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檄。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導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念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遁。殆至滅亡。允懷犄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祥書題。具悉事機。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墳笕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今遣光祿卿盧玘。閣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聊馳書幣。專戒道途。兼有微禮。具在別幅。謹白。

馬一十四。紅纓子鞍轡各一車。

紅可叱驤馬一匹。金玉鬧裝四垂鞍轡一副。

紫叱驤馬一匹。白玉裝鞍轡一副。

白驄馬一匹。金鍍鬧裝鞍轡一副。

烏叱驤馬一匹。金鍍龍鳳五垂銀鞍轡一副。

烏叱驤馬一匹。金鍍銀鬧裝鞍轡一副。

白驄馬一匹。金鍍銀鬧裝鞍轡一副。

青叱驤馬一匹。裏花五垂銀鞍轡一副。

青叱驤馬一匹。陷金玉五垂鞍轡一副。

驪叱驤馬一匹。金鍍鬧裝五垂銀鞍轡一副。

紅耳叱驤馬一匹。金鍍五垂鬧裝銀鞍轡一副。

玉犀腰帶三條。并雜物等。

黃排方珮琳腰帶一條。頭尾順缺十二事。

通牡丹犀排方腰帶二條。頭尾順缺十三事。

金香一十斤。

犀一十株。

麝香五十劑。

琥珀二十斤。



玳瑁二百斤

銀稜祕色鈔鑼二百

金花渾銀裏龍鳳儀注槍四條。并槍子銀牛紅子全。

金花銀裏龍鳳儀注槍四十條。并袋。

金銅甲二副并副牌兜鍪全。

藥物一十三味。

茯苓一十斤。

酸棗仁五十斤。

新羅人參一十斤。

枳殼一十斤。

赤箭一十斤。

顆棗一千枚。

牛黃一百銖。

金稜琉璃碗十隻。

金花銀裝廚子一對。

茯神一十斤。

玉鹽五斤。

牛膝一十斤。

五味子五斤。

鹿茸一十對。

羚羊角五對。

右件藥物等。或來從燕市。或貢自炎方。或馨香能助於薰爐。或華妙可資於寶玩。至於劍函星斗。藥有君臣。願伸兩國之情。重固千年之約。愧非繡禮。粗達深衷。特希檢留。幸甚。謹白。

荅書。大蜀皇帝謹致書于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竝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摸流泛濫於八方。衰疊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旣不宣。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修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唯貞。□無競於興邦。止施仁而濟衆。以此內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言朝。爰徵史冊之文。亦有變通之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強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內。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爲謀。稱雄雖處於一隅。避狄曾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尙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權。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俱無閒諜之嫌。再敘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遽被於子孫。暢遂咸敷於朝野。今則盡樵勞而□已。用儉勤以師資。膏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別降珍奇。十驥連鑣。六龍竝驚。稱德會參於萬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之心。益勵懷思之志。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奇鋒利過於雪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慙於未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遵天路。繼道星槎。絨章不俟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鴈。欣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略陳所志。幸望開覽。謹白。

謝信物等。

右件鞍馬、及腰帶甲冑槍劍、麝臍琥珀玳瑁、金稜椀、越瓷器、并諸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  
賜雕鞍、越玉、堅甲、燦金、十圍希世之珍、六轡絕塵之用、槍森蛇櫛、劍耀龍鋒、金稜含寶椀之光、祕  
色抱青瓷之響、上藥非蜀都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有珍華、竝由惠好、願酬謝而增愧、仰渥澤  
以難勝、捧閱品名、實慙祗受。

二年春、册皇太子。

永平元年秋九月、築柳堤。

二年秋七月、皇太子元膺作亂、樞密使唐道襲等率兵敗之、至翌日擒獲、戮之於摩訶池畔。初、五月二  
十三日丑時、天上忽震一聲、有電光飛數丈、或明或潛滅、皆云天狗也。占云、其下殺萬人、至是勦戮之數  
也、斯驗矣。

三年冬十二月、雲南蠻寇邊、大渡河至沈黎。

四年春正月、護王將兵討之、殺退溺河者、不知其數、歸降者三千餘人、斬獲坦綽布、燧清平官等、收奪器  
甲馬牛軍資財用五千餘事、凱歌而還。是月、荆南高令公發兵攻峽路、嘉王率衆、且戰艦沿流下峽、未至。  
夔州刺史王先成已殺退、嘉王以王先成伐功悔慢、斬而後奏、帝甚怒之。

天漢元年、戎州界獠胡連等反、七州捕盜使王球領兵討平之。

光天元年春三月西域胡僧滿多三藏來游峨嵋山却歸西國夏六月帝崩太子衍卽皇帝位改元

乾德秋八月先皇句有脫陵

二年春正月有事於南郊大赦國內二月雲南遣使朝貢夏六月雙虹頭入福感寺後堂內光輝照

溢廊宇良久而沒

三年春三月築子城西北夾寨堤引水入大內御溝水出東流仁政樓

五年春二月丙午日有食之

六年春雲南進江豬夏四月於大內造村坊立市肆令宮嬪著青布衫裙開酒肆食店雜男女之飾貨柴麪一如民間叫噪爭打男女混雜交易而退帝與諸妃后以爲笑樂

咸康元年夏六月續添閏十二月歷日一紙印造施行春初頒歷只以十二月暨至夏方知唐朝歷日閏添之也是歲遣翰林學士歐陽彬通聘洛京回莊宗皇帝遣客省使李嚴來修好嚴朝見笏記曰伏自朱溫肆逆連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逼遷於東洛誅殘南地焚燕宮闈雖列藩悉是於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僞命絲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條爾墮張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機迴發心鼎獨燃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兇十年對壘萬陣交鋒久困於生靈再逃其死士纒過汾水縛王鐵槍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下劍霜未匝槍雪猶輝段凝統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嚴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日救塗炭遂定於四方

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負拜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纔安宇宙。便息干戈。未盡臯夷。方議除翦。豈謂大蜀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喜我帝祥。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厚禮。臣則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天顏。戰汗不任於跼地。臣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之至。冬十月庚申朔甲子。帝幸天雄軍。秦州即天文武臣僚諫諍不允。駕至利州。唐國發大軍。已過金牛。帝大驚。扈從百官。旋各分散。輦轂倉皇。奔馳歸闕。十一月庚寅朔丙申。帝歸入內。京城沸撓。至壬寅。唐國使李嚴走馬入城。宣唐敕命。安撫三軍萬姓。又云。六軍使齊王宗弼。先已有狀歸降。興聖太子。今見引領大軍。相次即到。帝與太后一時號泣。左右悉悲哀。帝遂召歐陽彬。修降表曰。臣聞滄海澄波。納百谷朝宗之水。皇風扇物。來萬邦向化之人。蓋由負罪不誅。銜冤獲免。鄭伯沐焚棺之惠。許男荷解縛之仁。得不頂戴穹旻。仰祈渥澤。恭惟皇帝陛下。承乾啓運。握鏡開圖。發機而上。應天心。恤物而下。民從欲。繼十八祚崇隆之德。高步泰階。應一千年挺特之風。廣施王道。混車書於天下。走聲於域中。而臣僻在遐方。遠居蜀部。承先父經營之業。爲巴人主者之司。但荒僻瞽之迷。罔顧危亡之患。玉帛旣乖於正朔。苞茅是闕於薦羞。殊不知唐德惟新。元功再造。致王師之遠辱。勞雄武以遐臨。太陽口而冰雪自消。容澤敷而黔黎盡泰。而臣自知罪疊。不敢遁逃。命戎士以倒戈。挈壺漿而塞路。遂卽昇棺。麾下束手馬前。向丹闕以馳魂。掩黃沙而聽命。豈謂魏王布惠。真宰垂仁。入臣境無犯纖毫。問臣罪不加一二。傳陛下好生之旨。闡堯天口惡之文。釋殘生於蛾撲之燈。全必死於魚戲之鼎。使肌骨重生於聖

日。憔悴再沐於天波。然則盡節輸誠。安足以贖臣之罪。塗肝碎膽。不足以報君之恩。幸得捧日傾心。歸明向化。積懼而鋒鋸聚背。推忠而丹赤貫心。今則已遠寇城。將趨鳳闕。雖亡家國。喜歸有道之朝。縱別鄉園。幸在太平之化。臣以正月二日。與母親并姨舅兄弟骨肉等。發離當道。奔赴京師。攀望聖慈。無任瞻天仰德。惶懼戰越死罪之至。發表後。魏王車駕至漢州。乙巳。王宗弼領兵先入城。是夜。王宗弼遷帝於西宮。至丙午。自稱兵馬留後。散差人收內庫金銀寶玩。并諸王節相宅內財物。戊申。敕榜曰。朕以蜀部封疆。本是我唐境土。爰從兵革。遠阻江山。當僞梁篡弑之時。致宗廟凌夷之難。遂茲割據。蓋逐便安。雖行建號之謀。乃是從權之道。況復蜀主先父。素是本朝舊臣。常懷忠孝之心。每俟興隆之運。唯期恢復。却敦傾輸。朕以初殄寇讎。重興社稷。撫諭之恩。既廣。優勤之意。常深。須務綏和。貴諧混一。遂令元子。兼命宰臣。遠安僕后之心。既叶來王之願。遐想王師行李。已及彼地。城池遠降。詔書。明行示諭。料其素志。必契夙心。當符魚水之歡。永保山河之誓。應僞蜀文武官僚等。或本朝舊族。或本朝舊賢。或抱節於軍戎。或著名於鄉曲。久從睽隔。常賑情懷。宜知乃瞻之恩。各勵歸誠之款。今以降敕命。誠約諸道兵帥。如西州果決歸明。到城內不得驚擾。但思効順。勿至懷疑。己酉。齊王宗弼斬東院開府宋光嗣。西院開府景閔澄。北院開府歐陽晃。成都尹韓昭等。出榜示。奉魏王教令。宋光嗣等久居內庭。恣行權柄。幼惑小主。滅削三軍。仰處斬訖。奏。甲寅。蜀主與宰臣王楷。文武百官。素服銜璧。牽羊輿榼。出城降。魏王太子於是焚榼釋罪。望北拜恩。却歸入城。魏王遣李嚴於三市。慰諭軍人百姓。丁巳。魏王與勝太子入城。閏十二月己丑朔。斬僞齊。

王宗弼并男駙馬都尉承班等。虜曰：竊以前件人等擅廢本主，專殺內臣，潛取資財，將爲己物，爰自收降城邑，又無犒賞三軍，俱是元兇，須加顯戮。初王宗弼多收內庫并諸節將宅寶貨於城外，獻魏王及招討郭令公。魏王曰：蜀之山河皆我家之有，方欲普施惠化，何用寶貨而爲？遂不受。至是誅之，又斬秦州節度使王宗休，以其修行宮迎蜀主，又引軍收蜀，竊以王宗休食人之祿，於國不忠，貴擁節旄，位居屏翰，飾宮室以誤主，引師旅而收城，悖逆之深，莫甚於此，豈可君遷臣在，國改家存，顯示梟夷，人神歡快。

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前戎州刺史蕭懷武、眉州刺史鮮于皋作亂，擒懷武與從皆伏誅。庚申，蜀主及太后嬪妃、宰臣王楷、唐傳素、張格、許寂等進發入洛歸朝。甲子，走馬使到，宣敕斬招討使郭崇韜父子四人，爲蜀取豪富家金錢，馱載歸京闕。戊申，奏遂降敕誅之。甲戌，北都留守孟知祥除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到府。戊寅，魏王以孟公至大慈寺，拜僖宗御容，又至延祥院，見僞蜀少主眞容，竝令掃抹，塑北方天王一身，至今存焉。庚寅，魏王發離成都歸京，至綿州，康延孝以殿後軍作亂，回趨成都，屯廣漢，川主頗有憂色，護軍焦彥寶指畫討伐，與東川節度使董瑋會軍，擒康延孝，送至利州，魏王斬之。於是兩川平定。夏四月丁亥朔己丑，蜀主與母徐氏太后諸王公嬪妃至雍州，時莊宗出征，王皇后矯詔就秦川驛害之。至明宗朝，追封順正公，葬於京兆府三趙村。是月，明宗卽位改元。天成元年甲午，魏王平蜀回，至渭南，諸軍潰散，爲帳下親事所縊。





錦里耆舊傳卷第七

起天咸二年。明德二十五年。

二年春二月壬午朔己亥。川主斬兩川監軍使李嚴。時明宗篡位。川主以前朝懿戚。心不自安。至是內客省李嚴承樞密使安重誨密旨。貯圖謀之意。添隣部網羅於兩川。乃斬之。聞奏。自是方思割據。厲兵秣馬。與東川董相公璋。論秦晉之親。結脣齒之約。

三年冬。築羊馬城。

四年春。饑荒。米斛四百文。

長興元年秋。兩川起兵。討遂府利闌。并黔南。夔萬等州。榜示曰。蓋聞皇王御下。恩信乖而叛離。臣子事君。猜忌生而權變。固不可刮席而忽恥。膠柱口移音。開戶牖以啓式。長根芽而稔患。以至舉戈問罪。誓衆言征。旁庇齊民。式求多福。某國朝懿戚。受命莊宗。自節制於西川。遇鼎移於東洛。且以時變則變。喪君有君。因盡節而傾誠。遂梯航而入貢。五年之內。發運無虛。積數五十萬緡。蠶給中朝之費。此則勵勳蓋於天子。欲表率於諸侯。宇內皆知。人誰不見。至於屢加官秩。亦荷寵光。不幸閒謀潛興。窺覷顯露。於閫中而立節。就列鎮而益兵。搖動我軍民。控扼我喉背。頻將異議。累具上聞。冀蠶軫之懷柔。希稍安於方面。而朝廷不以爲德。轉深其疑。竟乖魚水之歡。自絕雲龍之契。某與東川相公。已聯姻好。况密封圻。朝聞雞犬之聲。暮接笳鼓之響。地里雖分於兩鎮。人心何異於一家。勢比同舟。事資共濟。今與東川點檢馬步軍十五萬。

人騎分路往武信。閬路黔叢等州。問逐制置之由。屯集之衆。其行師法令。別載條章。務口晏寧。必無侵虐。况王氏開國。久霸成都。東則鐵鎖於瞿唐。北則泥封於大散。自是子孫失守。將相離心。全在蜀之烝人。固未忘於竊主。某因衆多之感。奮武旅以開疆。佇遣四民。各安其業。然後花林步月。錦水行春。繁華何讓於往年。爵祿重新於此日。凡百士庶。宜體端倪。

秋九月辛酉朔丙辰。收下閬州。榜曰。昨者兩川以朝廷日生疑貳。不體忠良。信讒賊之閒言。致諸侯之離德。始則閬州節度使李仁矩。兩來奉使。頻此覘窺。謂於果閬之閒。便是控臨之地。妄興謀畫。濫置節旄。及姦計之遂心。猶陰邪而未已。數聞奏報。背請兵師。欲結禍階。自爲戎首。所以東川相公。慮其稔惡。須議摧兇。連興魏武之師。共破豺狼之窟。自今月二十九日酉時。得東川相公來書云。二十五日夜三更三點。親領兩川大軍。四面圍襲。攻打閬州城池。至其日平明打破。斫到李仁矩首級。并活捉到都指揮使姚洪。馬軍指揮使王景。步軍指揮使賈暉等。訖餘城下。見機來投。指揮使都頭已下。便與賞給安存。兼本城軍人百姓。竝不傷動。外餘拒敵黨類。殺戮無餘。此則天贊兵威。人叶勇力。遂至元兇斬首。同惡就擒。我師四合。以環圍逆壘。一攻而瓦解。捷書雷迅。喜氣山橫。想與士民。同多慶快。見便乘勝前進。攻收利州。只期反掌之閒。更俟克敵之捷。冬十月辛卯朔辛亥。左廂馬步都指揮使張業。收下夔州。并黔南。榜示曰。今月二十一日。據峽路行討伐。招收使狀報。黔南節度使去今月二十七日。將手下元戎兵士。拋本州下水。奔竄。尋差衙隊指揮使朱偓。部領左右飛掉。并諸指揮兵士。乘戰船十五隻。往黔南安慰。至今月二日午。

時回其黔南節度使。今見在渠溪。團點元隨兵士及旋添水軍。卻有五百餘人。排比小戰船。候寧江應接。兵士到。卻欲歸復本州。其朱偓當日辰時。部領戰船往渠溪襲逐。至午時與賊軍相見交戰。趁下水約百餘里。至鄂都埧頭。殺獲賊軍一百餘人。斬黔南內外都指揮使郭太尉、吳近思、張瓊等三十餘人。奪得衣甲器械不少。收獲牌印四副。其黔南節度使。則攜餘黨乘小舟沿流直下忠州者。竊以大舉舟師遠征峽路。旗鼓纔聞其下瀨。寒檣尋指於上游。連降郡城。繼收營監。勢且疾於破竹。聲有類於燕蓬。今則更閱捷書。屢聞勝策。況寧江軍以黔南爲肘臂之地。以渝合爲饋運之衢。我已斷之。彼何望矣。節帥弃城而竄遁。裨將兼隊而追擒。數俘馘以旣多。收鎧甲而亦衆。指期蕩定。以固封隅。凡曰軍民。攸同快慰。十一月左廂馬步都指揮使趙廷隱收下利州。十二月左右廂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打破遂州。殺節度使夏魯奇。於是朝廷夷東川董相公一族。

二年。天子歸罪安重誨。後川主卻修職貢。

三年。夏四月辛巳。東川董相公擁兵來襲我。至漢州。昭武軍節度使趙廷隱討平之。榜示曰。蓋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明神不昧。稔惡則亡。逆賊東川節度使董璋。包藏禍心。良背盟約。暴興士馬。急寇封圻。迎鋒而尋沒全軍。單馬而竄歸本府。昭武司徒統領大衆。追襲餘妖。則有前陵州刺史王暉。覩其將亡。因圖轉禍。梟斬董璋父子。雙獻其元。口保軍城。待余旌旆。念其智勇。足可嘉稱。且謀不自於衆人。罪止歸於元惡。旣除心腹之患。永固邦國之基。某見親往東川。慰諭軍民。次。六月。軍府將吏等詣衙陳狀。請川主令

## 公通押兩川公事

四年春。觀察判官元溥上疏。請行墨制曰。伏以我蜀被山帶江。足食足兵。實天下之強國也。我公本仁祖義。允武允文。乃天下之賢主也。以我公之賢。拓土開封。取威定霸。固得其宜矣。而況內則有紅蓮上客。參帷幄之謀。外則仗細柳將軍。專斧鉞之任。率土之內。足可保磐石之固。太山之安。顧惟穴賤。何補高明。但念智者百慮。必有一失。愚者百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之。樵童之歌。哲王聽之。敢罄蕝詞。誠慙管見。仰干朗鑒。伏切怔忡。竊以惟賞與刑。國之利器。懲惡勸善。君之要權。不可偏行。猶須具舉。歷觀往典。備考前規。或王命而不通。或公室以多難。列國率聞於專制。諸侯或可以從權。苟有利於生靈。又何辭於通變。昔來欽鄧禹。擅命於征伐之間。蜀主岐王。承制於隔絕之間。際俱非已。實欲安仁。一昨隣近諸藩。開謀上國。有虎視狼貪之意。阻君臣魚水之歡。添益兵師。動搖生聚。況我公恒修職貢。不虧楚子之茅。遽構讒邪。竟擲曾參之杵。以至兩川。歃血合從。連衡列校。齊心奉辭。伐罪。今則旋平狄穴。漸拓鴻基。立功者。悉望昇榮。向化者。皆思敘進。方屬途路有阻。恩信未通。二星不見於雲霄。三蜀久僊於雨雪。將期勸善。切在報功。疇庸合議於策勳。列爵宜遵於故事。自今以後。若且行墨制。以布鴻恩。式副羣情。無虧大體。先宜曉諭。後可施行。所冀設爵待功。免授踰時之賞。允宜稱霸之口。秋七月。唐國進封蜀王。册曰。朕祗膺天啓。虔荷帝圖。敷大信而仰法昊穹。秉至公而俯臨億兆。彰善殫惡。必分涇渭之流。崇德報功。敢忘山河之誓。其有榮聯戚里。任重侯藩。佐白水而中興。爲皇家而盡節。雖旁緣註誤。而竟保忠貞。疏鑿未通。潮海之波。

瀾整阻。風霾既定。拱辰之光耀如初。表章皆驗於推誠。琛贐遠修於述職。得不顯其丹赤。懋以旌酬。益敦魚水之歡。永契君臣之道。爰求吉日。乃降徽章。具官孟某。五緯佐天。三山鎮地。七年乃辨。真爲梁棟之材。十德俱全。信是琮璜之器。先皇帝經綸八極。濟活兆人。李通首述其緯。書鄧禹常參於霸。乘同心同德。竟扶歸馬之朝。不伐不矜。罔恃濯龍之寵。洎朕纂承鳳紀。繫爾鎮守寇城。鐵石彌堅。菁茅不匱。山川險絕。每虔向日之心。玉帛駿奔。來助郊天之禮。有臣若此。當代何加。董璋久作厲階。終萌逆節。旣辜恩於覆載。欲嫁禍於勳賢。疊以封章。疏其隣道。虔劉我生聚。離間我忠良。爾外示叶同。潛懷憤激。嚮衷言而誘諭。彼旣不回。俟良便以誅鋤。乃期自雪。以至敢驅叛黨。徑逼仁封。吹虺毒以傷人。奮豺牙而暴物。爾則妙施成算。徑出全師。鼙鼓纔鳴。旋聞落爪。窠巢自潰。已致噬臍。梓州之妖霧風驅。涪水之狂波鏡淨。解吾宵旰。賴爾韜鈴。固當銘在景節。豈止光於信史。況復備輸懇款。益驗傾虔。敍魯館之寅緣。述沛中之舊事。深心可見。亮節期彰。不有疾風。焉知勁艸。儻無異數。曷報崇庸。由是竝築將壇。顯昇王爵。兼兩藩之奧壤。啓一宇之真封。仍循益地之通規。別改旌功之懿號。賜之旌鉞。冊以輅車。雖加等之寵光。爾皆不忝。在睦親之義分。予亦無慙於戲。天鑒甚明。爲善者降之福祉。君恩不黨。立勳者厚以獎酬。唯敬慎以始終。可延長於富貴。勉承兌澤。來鎮坤維。可授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川兩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二百戶。改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散官勳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秋八月下教曰。取威定霸。乃諸侯。

權變之方。捨爵策勳。乃皇王敍酬之典。其或兵屯萬旅。地廣三川。周環列國之山河。奄有全蜀之封部。儻不從權而徇衆。則稽錄効以報功。今稟命於中朝。得專制而行賞。但念承世家之餘慶。受旄鉞之殊榮。窮奢極侈。固斷意而不爲。講武教民。在安邊而有作。往歲方勤。述職務保永圖。不幸諸藩。構成深隙。此際主兵將帥。爭陳排難之功。連策賓僚。咸展出奇之略。因興武旅。分蕩渠魁。累破竹以焚枯。連開疆而拓土。其次諸司奉職。庶吏推誠。咸著勳勞。豈忘獎荅。一昨聖上以顯分忠。佞遂降冊封。礪岳帶河。銘大君之異寵。輅車珠冕。表列國之殊榮。仍示優崇。俾行墨制。上自藩方之任。下及州縣之官。凡陟幽明。許先□而後奏。自可保不僭不濫之典。賞立功立事之人。必無患於不均。庶有觀於允當。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長興五年夏四月。文武勸進卽皇帝位。大赦國內。改唐長興五年爲明德元年。以副使趙季良爲相。掌書記母昭裔爲御使中丞。掌書記李昊。觀察判官徐光溥。爲翰林學士。左右馬步軍都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侯洪實。分掌軍權。夏四月庚午朔。地震。興元節度使張虔劉。武定節度使孫漢韶。率部來歸。由是盡得山南土宇兵甲。秋七月己亥朔甲子。帝寢疾而崩。葬和陵。號高祖。遺制冊元子昶。於柩前卽皇帝位。年十四。翌日殺李仁罕。并其左右佞者宋讓等數人。初仁罕入蜀後。充馬步軍都指揮使。恣爲奢豪。前蜀主元妃有國色。欲娶之。又懼高祖。至是乃有跋扈之意。樞密使王處回。左廂馬步都指揮使趙廷隱。慮其難作。遂請殺之。

三年春三月地震。

四年晉高祖發兵侵昭武至劍門保寧軍節度使趙廷隱領兵拒退之是歲改廣政元年 秋八月大水  
二年三年邊陲無擾百姓豐肥以輔相得人也

四年夏四月蝗

五年春閏三月甲申西域胡僧來朝

六年至九年大有

十年秋七月殺宰臣張業以其判度支虐徵商稅於是籍沒其家樞密使侍中王處回免官致仕上以翰林學士李昊徐元溥爲相伊審徵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上始親臨庶政是月秦州節度使何重建鳳州刺史石奉稹率所部來歸

十一年十二年時平俗阜

十三年春始置貢舉

十五年夏六月大水入京城漂蕩五門以其城內溺死者衆於是大赦境內 秋九月東川兵馬都監王承丕反殺知府刑部侍郎郭延鈞并家族於是都指揮使孫欽率手下兵士斬王承丕首級奏送宣差客省使趙季札往梓州安慰夷王承丕家族

十八年冬上國舉兵攻秦州蜀失之

十九年戎瀘州獠賊羅駐雍反左街都巡檢使趙季文討降之

二十一年昌州獠反。殺巡檢使趙漢瓊等。於是左界巡檢使申彥瑭討平之。  
二十四年册皇太子。  
二十五年行用鐵錢。



# 錦里耆舊傳卷第八

起僞蜀廣政二十八年冬。至乾德四年春。

國朝收蜀。十二月癸亥。僞蜀太子秦王元詰。統領兵士至劍門。時昭武諸路兵馬。竝已奔退。遂回入城。正月癸酉。□路前軍都部署王太傅全斌。統領大軍。至漢州界。蜀主差僞通奏使伊審徵。走馬送降款。十七日。前軍都部署尋請先鋒都監康延澤。入城安撫。十九日。大軍至昇遷。蜀主具禮降。二月四日。南路戰棹都部署劉太傅光又。收峽路至府。是歲大宋乾德三年也。十七日。蜀主與僞太后妃嬪。發離成都。水路下峽朝天。先差弟僞雅王仁贊。北路走馬奉表曰。臣聞三皇御宇。萬邦歸有道之君。五帝垂衣。六合順無爲之化。其或未知歷數。猶昧存亡。致興天討之師。實懼霆臨之罪。敢祈英容。俯聽哀鳴。臣誠驚誠懼。頓首頓首。伏念生自井門。長於蜀地。幸以先君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以推遷。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盛德居乾。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凝旒玉殿之始。闕以小事大之儀。洎告類圓丘已來。稽執玉持帛之敬。蓋屬地途遐僻。阻隔徽猷。已慙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赫怒。聖略風行。干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纒施而自駭。山河郡縣。半入於華封。將卒倉儲。幸歸於文籍。但念臣中外二百餘口。慈母七十餘年。日承訓撫之恩。竊効孝愛之道。實願克終甘旨。冀保衰年。其次則□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若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輒敢微其故實。上瀆宸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背恩歸款。得獲生全。願眇昧之餘魂。得保

全而爲幸。庶使先君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且有問安之便。見今保全府庫。巡遏軍城。不使毀傷。終期臨照。車書混其文軌。正朔奉於靈臺。敢布腹心。恭聽赦宥。臣謹率文武見仕職員。望闕拜首。上表歸命。披瀝肺肝以聞。又上宰臣樞密使狀。竊念頃自北京。卽隨先父。洎臨西蜀。嗣守餘基。自量小國之封疆。常阻大朝之正朔。伏自皇帝位登宸極。禮盛郊禋。令預梯航。願同臨照。而以阻遠。障險稍易。歲時。今則遠勞王師。恭行天討。有征無戰。詎可抗威。棄甲倒戈。尋皆效順。具陳降款。上達冕旒。所希者存濟活於蒼生。報劬勞於老母。忠惟奉主。孝則養親。回於生平。無所覬望。許男銜璧。已蒙解釋之儀。虞舜垂衣。佇保安全之望。丹誠備寫。雪涕難勝。伏惟某官叶贊萬機。懷柔八表。迴敷恩信。竝及幽遐。願垂前席之言。特加敷奏。冀遂保家之懇。終養晨昏。烏反哺以知恩。竊將比喻。雀銜環而報德。以荷生成。倚賴感銘。陳詞罔盡。遐瞻德宇。但瀝虔誠。今專遣親弟仁贊。詣闕上表待罪。敕蜀主。省上表率。文武見任官等。望闕瀝懇。歸命事具悉。朕自皇天降命。率土樂推。將期德服萬方。不特威加四海。乃晷益部。僻處一隅。苟黎庶之獲安。非經營之在意。一昨災纏蜀地。豐自并門。旣興王者之師。遂授將軍之鉞。事非獲已。須用至兵。我具真詞。彼衆自敗。下劍門而賈勇。指井絡以長驅。中宵火燃。兆庶何罪。徑馳駟騎。嚴戒前鋒。廣宣來者之懷。徧諭弔民之意。果能率官屬而效順。拜表疏以祈恩。託我慈親。述乃寢廟。封府庫而待罪。保生聚以輸誠。朕方示信懷來。不逼人險。保無他慮。當體優隆。國有舊章。不遠來請。所宜悉也。春寒。想比清休。書旨不多及。四月一日。殺西川兵士三萬人。初。前軍都部署琅琊公受降入城後。應是西川歸降兵士。竝皆安撫。相以點

覬要起發赴京，衆軍動搖，將謀作亂，乃引就夾城內點揀，俾其不意，遂盡殺之。參政呂侍郎餘慶知成都府軍府事，僞蜀指揮使全師雄反，自稱王，據漢州金堂縣三學山，聚徒數萬人，攻成都并諸縣，與官軍格鬪。又陵州賊袁廷裕反，資州黃承浦、普州劉澤時人號之劉梗弓，昌州趙令等反，各據本州，與全師雄應接。所在州郡道路不通。又嘉州馬承逸反，屯犍爲山，進攻州城，前軍戰棹副部署武懷節擊破之。盡戮徒黨。夏五月十六日，蜀主到京朝，見皇帝，卯時御大明殿，蜀主見左右金吾六軍儀仗，殿中省法物，竝於殿前卓立三軍，於明德門外著隊排立。蜀主并弟仁贊、男元喆等，宰臣李昊已下三十二人，五更三點，自玉津園乘馬，到明德門西廊於幕次下馬。至寅時，著白衫小帽子，勒帛，詣明德門立班，閣門使李廷憲至。蜀主遣官屬一員持表侍罪，將入大內，奉傳宣旨釋放，敕示諭竝俯伏於地，令通事舍人持起，有敕取法上天，廣覆下土，旣叶混同之慶，永乘臨照之光，方喜來朝，何勞俟罪，體茲睦待，無至兢憂。蜀主以下謝恩，訖奉宣賜衣服、幘、頭、鞞、笏等，謝恩却歸幕次，換衣服冠帶，各乘馬入厚載門，右銀臺門下馬，閣門使李廷憲引蜀主入明德殿外幕次，祇候見蜀主進。

金器八百兩。

玉腰帶二條。

銀鈿一萬兩。

集賢相公參知政事侍郎及文武官已下，江南兩浙進奉使竝立班陪位稱賀，宣徽使承旨奉禮畢，索屬下簾，皇帝歸內，皇帝自大內乘逍遙子，上明德樓宣詔，蜀主已下上樓立班，奉宣慰諭，諸軍於樓前逐隊

安歸營後，却乘逍遙子，赴大明殿宴，奉宣宰臣蜀主已下，竝赴宴，動教坊樂，蜀主進

金酒器一副，重一百六十兩。

通龍犀犀腰帶一條。

宰臣節相已下進賀。

蜀主朝見，宣賜蜀主。

衣一副，六件。

玉腰帶一條。

金鞍轡馬一匹。

散馬五匹。

絹五千匹。

錦綺綾羅紗縠衣著一千匹。

錢三千貫文。

金鍍銀稜瓷器四百事。

銀稜漆器一千六百事。

素漆器五百事。

錦繡被氈褥二副。

宅一院，四百八十間。

鋪陳舊用什物全。

又賜國母李氏。

衣一對。

金器三百兩。

絹一千匹。

舊用銀器一千兩。

錦被氈褥鋪陳全。

蜀主弟仁贊、仁裕、仁操、男元詰、元珪各賜

衣一襲。

玉腰帶。

衣著各五百匹。

散馬各一匹。

錦被氍毹鋪陳全。

雅主孟仁贇別賞賜

交倚水罐子銀大燎爐，并銀器二百五十兩。

尋有除目。

李吳工部尚書。

張元倣工部郎中。

胡韞司天少監。

韓保昇殿中監。

尹文舉駕部郎中。

劉嵩少府少監。

襪頭鞵笏等。

銀器各七百五十兩。

絹各二百匹。

金鍍銀鞍轡馬各一匹。

歐陽炯左散騎常侍。

毋守素工部侍郎。

郭微膳部郎中。

高諷太府卿。

范禹偁鴻臚卿。

韓嶼庫部郎中。

鮮于操祠部員外郎。

趙元拱虞部員外郎。

丘世隆比部員外郎。

孟仁贊右神武軍統軍。

孟仁操左監門衛上將軍。

孟仁裕右監門衛上將軍。

孟元珏左千牛衛上將軍。

王昭遠右千牛衛上將軍。

李進右千牛衛大將軍。

景處瑋左羽林衛大將軍。

袁可鈞左屯衛大將軍。

高延昭左驍銳大將軍。

蘇廷超清道率府率。

李遵皓左監門率府率。

授蜀王秦國公制

門下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城。河圖括象。岷山真非絡之墟。考臧方之地圖。比劍南之微道。屬中原多事。遠服未賓。山河既限於侯封。車服遂踰於王制。朕削平屬縣。重正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採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載于茲。百揆時敘。禮樂征伐之柄。出自朕躬。蠻夷戎狄之鄉。咸修職貢。一昨順先庚而受律。法時雨以興師。舜干曾舞於兩階。湯網罟開於三面。弔民之罪。朕無愧焉。咨爾僞蜀王孟昶。挺生公族。稟慶侯門。值唐朝將季之辰。襲蜀士已成之業。撫彼郡邑。久歷歲華。而能察天地之惡。盈知人神之助。順盡率羣吏。來降大君。望北闕以拜章。折南陔而請命。得不開懷禮遇。撫弱流恩。官班特越於彝章。保護彌光於大信。豈比夫魏封劉禪。纔升驃騎之班。隋待蕭瑄。惟列莒公之號。今茲示寵。以欲從人。命作

帝師俾榮開府。帶漢相專車之貴。列秦川萬戶之封。併而授之。斯爲異數。仍加祿俸。用表優隆。爾宜思前代之命官。體我朝之加等。勉荷非常之澤。無忘匪懈之心。佩服恩光。往踐厥位。可封秦國公。

授孟元喆兗州節度使制。

門下。朕聞魏將降蜀。君臣俱列於散官。隋帝平陳。子弟不聞於封爵。皇家順景風而行賞。同時雨以濟師。當敵境未賓。靈下戒嚴之令。暨危邦請命。雲垂利澤之恩。矧復降婁。古封掌武。崇秋曲阜。是伯禽之國。太尉乃周勃之官。山河距九州之雄。紱冕冠三公之貴。舉爲賞典。斯實異恩。僞國長子孟元喆。禮法於莊。神采英秀。駛脩途於早歲。播令聞於蜀川。正朔未同於列國。而人稱世子。車書既混於大朝。而自是良臣。以爾昔在三川。常居二職。贊厥父之效順。保祖母之高年。予嘉乃心。豈限繫制。是命陟將壇於東夏。整武事於南宮。憲秩封侯。用光殊渥。將表臨戎之寄。更增光祿之勳。爾其分天子之憂勤。出將軍之法令。與其改弦而易調。不若從容以安民。布政頒條。予誠有望。榮家奉國。爾宜勉之。

夏六月蜀主薨。遣表曰。

臣聞大教有限。萬化無窮。歷觀今古。以攸同。在賢愚而不免。將啓手而歸土。再瀝懇而聞天。臣誠悲誠戀。頓首頓首。伏念臣繆承父業。竊據坤維。數千里之山河。四十年之統攝。雖有臨深之懼。且無事大之規。是以遠勞王師。恭行天討。上思老母。下念生民。潛收拒轍之心。旋露投戈之請。伏惟皇帝陛下。納汗道廣。來遠恩寬。遐頒彩鳳之書。遽釋牽羊之罪。伏自遠辭錦里。獲覲瑤墀。帝澤天恩。曾無虛日。皇華駟騎。長是盈

門仍賜官勳。方圖朝謝，不謂偶染疾疹，遽專沈微。伏蒙皇帝陛下軫睿念以殊深，降國醫而荐至，比冀稱聞，瘳損何期。漸見彌留，將別聖朝，卽歸幽壤。祀拜章於雙闕，一息雖存，命易簣於病躬。五神已耗，伏惟皇帝陛下長新鳳歷，永結鴻圖，鎮居四海之尊，永作兆民之慶。臣之老母，臣之孤遺，仰荷聖恩，復何憂慮。臣無任瞻天戀聖，涕泗悲哽，激切屏營之至。

夏六月十九日，榮州賊楊德暉等反。陵州袁廷裕助五千餘人，圍逼州城。是月二十六日，南路都部署彭城公討平陵州賊袁廷裕。二十九日，楊德暉潰散，所在縣鎮遮截，梟略盡。秋九月，嘉州指揮使呂翰反，殺前軍戰棹副部署武懷節。據州城，自稱相府。是月，漢州山，普賊全師雄死，徒黨潰散。冬十一月，彭城公擊呂翰，破之，收下嘉州。

四年春三月，資州賊黃承浦、榮州賊楊德暉等歸投，起遣上京。自楊德暉、趙令等脇從夷獠，依附山林，擁衆叛離，不順朝化。南路都部署彭城公命偏將討平之。今則汚萊之囚盡闕，舊付之盜漸除，萬民知歸，兩蜀寧靜，觀堯湯之代，懽億兆之心矣。



錦里耆舊傳八卷。自洪武五年壬子歲秋七月十五日庚申寫起。至廿八日癸酉錄畢於華亭集賢泗北村居之映雪齋。且喫茶處在家道人誌七十有六。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攷云。陳直齋書錄解題曰。前應靈縣令平陽勾延慶昌裔撰。開寶三年祕書丞劉蔚知榮州。得此傳。其詞蕪穢。請延慶脩之。改曰成都理亂記。天成之後。別加編次。起咸通九載。迄乾德四年。百餘年蜀事。大略具矣。續傳蜀人張緒所撰。起乾德乙丑。迄祥符己酉。自平蜀之後。朝廷命令官僚姓名及政事因革。以至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之迹。皆略載之。知新繁縣太常博士張約爲之序。七月廿九日甲戌白露節記。

是編得之門人秦汝操氏。汝操又得之沈辨之氏。惜乎祇後四卷。闕前四卷。未得爲全書。大抵古書之存於世者。多殘缺不全。先達邵文莊公嘗云。鱗角鳳毛。奚以多爲。愚於是編亦云。

嘉靖戊午冬十一月月幾望。勾吳皇山人姚咨舜咨甫識。時年六十有四。



蜀 檣 杙

張唐英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歷代小史學海類編藝海  
珠塵函海皆收有此書藝  
海本較佳故據以排印並  
附學海本所載陸昭迴後  
序於後

# 自序

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瞶之夕。至於白晝皎然。則無能爲也。且韋臯守蜀二十餘年。其材智機權。過于王孟遠矣。止欲求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劉闢惑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月就檻車之縛。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修舉。賢智在位。紀綱整齊。彼雖欲不臣。勢不能爲也。使臯闢在五代時。其爲惡必有過於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爲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當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莊宗總制失馭。中外繼叛。蒲禹卿慟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爾。洎知祥入蜀之後。明宗頗以蜀人爲疑。凡高貲有力者。盡令東徙。張丕立歎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爲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爲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善乎田龍游之論曰。僭僞之主。改廳堂爲宮殿。改紫綬爲赭袍。改僚佐爲卿相。改前驅爲警蹕。改妻妾爲后妃。何如常稱成都尹。永無滅族之禍耶。茲可謂玉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九八十年。比之公孫述輩。最爲久遠。其間善惡之跡。亦可爲世之鑒戒。然編錄者如耆舊傳。鑑戒錄。野人閑話之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真宗時。知制誥路公振修九國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傳。然而煩簡失當。尙多疎略。如張扶馮涓。張士喬。段融。蒲禹卿。張雲。陳及田淳之徒。諫草章疏。皆有益于世教。盡棄而不錄。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備也。予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蜀實

錄凡三十六卷。嘗欲焚棄而不忍。今因檢閱始終。削去煩冗。編年敘事。分爲二卷。其間事實未顯。如髯須肥遺遠望續長禹糧蒲騷之類。各爲解。其失誤。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歷所載者。皆略而不書。名曰蜀檮杌。蓋取楚史之名。以爲記惡之戒。非徒衍其小說。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云耳。張唐英汝功撰。

# 蜀檮杌卷上

宋 張唐英纂

唐英字汝功。宋史作次功。自號黃松子。蜀州新津人。宋丞相商英之兄。第進士。爲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神宗卽位。推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尙衣綠對曰。前者固得之。同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唐英有史料。晉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川鄆城人。後徙居項城。隆眉廣額。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爲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爲盜。建感其言。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爲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于心間。私自異之。秦宗權據淮西。募建補軍虞候。廣明中。僖宗幸蜀。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光啓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闕。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堂塗驛。而邠寧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于烟焰中。夜宿坡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券。至褒中。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孜悔禍。求爲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己。出爲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疑其圖己。遂招豪猾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刺史。十一月。昭宗卽位。陳敬瑄叛于成都。盧建與東川顧彥朗膠固爲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簡召之。

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儉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敬瑄參謀李又謂曰。建今之奸雄。狼顧久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朗亦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爲成都尹。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于邛州。以建爲節度使。建發兵迎昭度于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爲衙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垂敗。心冀全蜀。乃結謂昭度曰。相公與數萬之衆。未有討賊之效。而饋運不繼。大衆囂然。今關東藩鎮相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爲國大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劍外之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士擗昭度帳下吏駱保蒼頭保祿。樹食之。昭度大懼。乃以符節付建。卽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建罷兵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孜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爲相扼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其父令孜持符印。卽建營授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表成其事。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副使。仍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旣行。建造殺于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擗下獄。餓死。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琅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

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弑昭宗。建率將吏百姓。

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人見青城山。鳳皇見萬歲。左右勸進。三遷而後從。九月。僧卽僞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爲樞密使。任知元。藩峭爲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爲太傅。王宗侃爲太保。兼侍中。以唐觀軍容嚴遵美爲內侍監。授唐軍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僞詔。改堂宇。廳館爲宮殿。其略曰。帝君之居。上應神象。朝貢臻集。華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宏壯。頒分名號。以正觀瞻。況我肇啓丕圖。數有嘉瑞。允協上元之貺。式光萬世之基。至于廚廡之標。則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永維新。

大衙門爲宣德門。獅子門爲神獸門。大廳爲會同殿。毬場門爲神武門。毬場廳爲神武殿。蜀王殿爲承乾殿。清風樓爲壽光閣。西亭子廳爲成宜殿。九頂堂爲承乾殿。會仙樓爲龍飛閣。西亭門爲東上閣門。亭子西門爲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爲日華門。行庫角門爲月華門。萬里橋門爲光夏門。竿橋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春門。小東門爲瑞鼎門。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秋門。北門依舊大元門。子城南門爲崇禮門。中隔爲神雀門。東門爲神政門。西門爲興義門。鼓角樓爲大定門。北門爲大安門。中隔爲元武門。昌橋爲應聖橋。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華殿。摩訶池爲龍躍池。設廳爲韶光殿。軍資庫爲劍計庫。衙庫爲內藏庫。衙內麴佑庫爲齊天庫。衙內雜庫爲廣潤庫。賞設庫爲常盈庫。賞設行庫爲殿前庫。南倉爲天宮倉。贍軍東庫爲左金藏庫。北倉爲大倉。甲仗庫爲天武庫。舊三使院爲彰信門。尙書省。于舊使院置御史臺。于府司置府城。爲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爲左右街使。廂漢候爲衙巡使。



後稍爲飛龍廐。客司爲客省使。樂營爲教坊使。廚爲御食廚。戟門添置三十六戟。神策營爲糧料司。六軍爲支計院。成都府移在子城外。遂穩使處署立府所司。新西宅爲天啓宮。堂爲玉華殿。

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赦。以韋莊爲吏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正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進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補闕徵。由蜀赴闕。陳田之變。乃變姓名。賣卜于溫江。建聞其名。奏爲節度判官。又上建詩序二亂五危七事。爲同僚所嫉。送茂州安置。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今須召還。必須再貶于此。死之日。葬吾于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至蜀。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卒于路。五月。立周氏爲皇后。宗懿爲太子。十月。講武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于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雖不才。自願可驅策。兵部郎中張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略。尙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士。宗佶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爲意。宗佶憾之。諭庖人置藥而殺之。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牋檄。皆屬之。贈諫議大夫。制封諸子爲王。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仁。白姬生宗懿。宋姬生宗輅。陳姬生宗智。宗時。喬姬生宗傑。褚姬生宗鼎。宗平。宗澤。徐姬生宗衍。撲殺晉國公王宗佶。宗佶本姓甘氏。建未有子。錄爲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特位隆。功高。所爲不法。連上表求爲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去。言詞甚悖。因叱衛士撲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關息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猥眇托于  
人上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  
侵無擾使吾赤子樂于南畝而有幽風七月之詠焉八月吏部侍郎平章事韋莊卒莊字端己杜陵人見  
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爲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卽位遣使宣諭興元節度王宗綰馳驛白建建謀  
興復莊以兵者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答宗綰教其略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  
詔之中山泪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進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  
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谷水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  
內糜潰今兩川銳旅誓雪國恥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勅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  
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有浣  
花集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旣篡德權上  
表曰按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兌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于西方也逢字如殿下  
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  
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卽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正月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朔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

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因作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鵝，閒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皆不知。五帝三王爲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玉璞于田，令攷之，故第以爲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八月，什邡縣獲銅碑石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爲通計縣，改太子名爲元膺。

三年七月，大昌軍使徐瑤等脅太子元膺，舉宮中以叛。諸軍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衍爲太子。瑤字伯玉，長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鬪。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黥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爲鬼兵。稱瑤爲鬼魁。建克成都，瑤多污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有異色，瑤虜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夙嘗爲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吾尙以非吾匹爾。健兒也，焉得無禮于吾。瑤杖劍謂曰：爾畏此乎？俞氏曰：吾寧死，必不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城中婦人無限，何必逞暴釋之。

四年二月，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爲崇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寶歷寺，妃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于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于龜化橋。十月，內樞密使潘炕卒。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于美妾，解愁遂夙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喜爲新聲。及工小詞，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實，斯之弟峭謂曰：緣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耶？人皆服其有守。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隴成之信，大赦，改元。

通正時大霖雨禱于奇相之祠。

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元珠沉江而死化爲此神卽今江濱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後周義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啓運錄二十卷青字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宏農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誰是也暉曰八哥狀貌有異于人必有非常之事建嘗與飲絃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弔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大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爲戶部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爲靈應王鄧艾爲彰順王張儀爲昌化王五月祀黃帝于南郊翌日祀地祇于方丘六月賜百官飛雪九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闔丘大風拔木幕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光天二年四月有狐嘯于寢室鶴鳴于帳中鷄鷓集于摩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撫有神器兢兢業業懼不克負荷幸托天地之靈廟社之貺方隅底定民黎樂康二氣叶暢五穀豐稔然以萬機之大不免勤勞于夙夜感此疾恙藥石弗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固請于外后妃亦甚篤愛朕不能違立爲儲貳勉力輔戴無負吾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俸祿以豐其家。

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月，建薨，年七十二。僞諡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水陵。

黃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奸猾亡命之徒，攘袂誓衆于萑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于此時，乃與晉暉器攘竊于許蔡之郊，藏匿于墟墓之間，其暴不足以警動郡縣，及抵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彥暉縱之使去，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抑天爲之耶？遂能奮跡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披銳，翼衛乘輿于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閹猜忌，自璧遷利，遂舉兵橫閩，止謀自全之計，泊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韋昭度章句書生，柔雅醞藉，非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誓師雪恥，而爲岐隴所阻，自視才略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俯首而爲之臣耶？因僭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託，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愧。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全忠不篡，昭宗尙克享國，必不忍爲鼎足之勢，此予所以不深罪之也。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爲左奉駕軍使。元膺死，建以淮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明敏有才，欲選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爲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實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頗好經詩賦。卽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

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于南郊改明年爲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爲宣華池卽摩訶池也。

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鐸判六軍諸衛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后妃餞于昇仙橋以宮人二十人從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日九月駐軍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閩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緡其夫一慟而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爲長夜之飲嬪御雜坐烏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切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顧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恠也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卽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衍宮詞曰輝輝赤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八月衍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爲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寓居處州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與鄭雲叟應百篇舉不中入天台爲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游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衆以爲尸解有文十餘卷皆本無爲之旨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

理。識洞兵機。沈滯耶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十月。以韓昭爲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狗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又嘲曰。嘉眉耶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吳閩二州。侍郎自留。巴蓬築壁。侍郎不惜。衍召而問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默然。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爲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珣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入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辟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梟其首。命馬坊百姓皆溺之。

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奸諛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三月。禁百姓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于娼家。飲于酒樓。索筆題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帶大帽。四月。流軍使王承綱于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悅其女色美。欲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適人。衍不從。遂取入宮。潘昭與承綱有隙。奏其怨言。故被貶。女聞承綱得罪。剪髮求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自五月不雨。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肥遺見紅樓。

後蜀幸寅。遜修王氏開國記。以肥遺爲旱魃。唐英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也。出山海經外傳。華山亦有此蛇。

五年三月上巳。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帝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四月。遊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游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去。是日溺者數千人。帝懼。即時還宮。重陽。宴羣臣于宣華苑。夜分未罷。帝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惟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浦詠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帝聞之不樂。于是罷宴。七月。太富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曳之而行。十月。彗星見。長丈餘。在井鬼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大災。宜修德以禳之。詔于玉局建置道場。以答天變。右補闕張雲上疏言。此是百姓怨氣。怨氣上徹于天。成此彗星。慧者除舊布新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禳之可引。帝怒。流于黎州。雲。唐安人。立朝塞謬。自雲在廟。權倖多疾之。宣徽使景潤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腰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潤澄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邛。卒。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制狹中。俛首卽墜。在位者惡之。九月。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珍玩錦繡。帝不許。以馬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

咸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太赦改元。三月。衍朝永陵。自爲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道服。蓮花冠。鬢髻爲樂。夾臉連額。渥以朱粉。曰。醉粧。國人皆效之。四月朔。從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洵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旣不能弔伐。又不



爲臣子。此所以憂也。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著十臣文以進。曰。只如興土木于禁中。選饒雄于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維。飾宮殿于遐方。命鑿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繆處腹心。斷性命于戲玩之間。戮仇讎于樞機之下。有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勢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塞謬。興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奸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尙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忒貪殘。焚爇軍營。要寬私第。不顧喧騰于衆口。惟思自任于忿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井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于陽安。蒙蔽尙憑于密勿。有田魯僖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于上苑。金珠求滿于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崇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數對惟誇于便捷。佐時不識于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月在。唱亡國之音。銜趨時之侈。每爲巫覡。以玩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封開府。在珣以綵之半遺罕。罕字仲絨。溫江人。博通經史。獻車駕還都賦。除溫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大用。而卒。四月。唐遣容省使李巖來聘。以覘虛實。笏書記敘興亡。其略曰。伏自朱溫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于西秦。一旦遷遷于東洛。誅夷宗室。焚爇宮闈。雖列藩悉是唐臣。無一處不從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

宗之業。條爾墮。憤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機迅發。心鼎獨然。錫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兇。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于生靈。乃選棟其死士。纔過汶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劍霜未匝。槍雪猶揮。段凝領八萬雄兵。倒戈伏死。趙岳知一人應運。引領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日。救塗炭遂定四維。備闡王猷。咸遵帝力。今則三秦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述職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干戈。未順梟兇。方議除翦。豈謂蜀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危。嘉吾帝祚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王迴感于蜀王。國禮遠酬于厚禮。宣徽使宋光葆召嚴宴飲。與語終日。伏其機辨。料嚴東還。必有鄧艾之謀。乃謂衍曰。吾先皇承天正命。惠養全蜀。有鼎足勢。今以奸雄相喻。是鄙吾也。可斬其使。以威天下。衍不從。既還。言衍荒淫失政。可一鼓而下。光葆聞之。又上疏。時衍荒于游宴。不能悉用其策。光葆字季正。內樞密使。光嗣之從弟。隨光嗣爲閣。給事黃門。累遷東川節度使。及衍敗。托疾留閬中。爲刺史安重霸所殺。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于得賢門。是日有暴風摧之。翌日雷震應聖堂。摧二柱。太常少卿楊玢上言。其略曰。陛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驚不崩之義也。在于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衍不以爲意。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至青城。住旬日。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謁建鑄像。及丈人觀元都觀金華宮。丹景山。至德寺。各有唱和詩。刻于石。次至彭州。幸陽平化。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亦各賦詩。回至天回驛。各又賦詩。太后詩曰。周游靈景散幽情。

千里江山喜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太妃詩曰。驛江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非久貧。當大富貴。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當作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于後房。姊生彭玉妹。生衍。建卽位。姊爲淑妃。妹爲貴妃。耕爲驃騎大將軍。衍卽位。册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妃。兄延瓊。弟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旣荒于酒色。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倖臣。不能相規。正至于失國。皆其致也。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興慶宮使魏王繼岌。樞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皇駭。衍有所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秦州。以巡邊爲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闕蒲禹卿上疏。衍不納。禹卿成都人。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乃題詩于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衍離成都日。天地冥晦。兵不成列。有羣鴉泊于旗杆上。其鳴甚哀。次梓。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趙廷乂言曰。此貪狼風。千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衍親禱張亞子廟。抽籤得逆大者殃四字。不悅。次綿谷。唐將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勳。宗昱。宗儼爲三招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諸將皆棄城寨遁。衍令斷桔栢津梁。自綿谷還。留王宗弼以兵固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芬。與三將同謀。納款于魏王。十一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官迎謁于七里亭。衍入妓妾中。作回紇隊。以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旣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諸子。遷于天啓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

陽衍報曰。比與將校謀歸朝廷。爲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周輅。歐陽晃等異謀。熒惑各已處斬。謹函首以獻。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爲托。因上表曰。臣先人受鉞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室挺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狗輿情。止王三蜀。逮臣纂紹。罔敢怠遑。自保土疆。以休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區。奄征下國。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爲王土。冀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輿榷有歸。負荆俟罪。望回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顯佇德音。以安反側。謹奉表歸命。翌日。魏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魏王入居東內。崇韜止天府。十二月。魏王斬宗弼。宗勳宗儼於東內。夷其族。宗弼姓魏。名洪夫。隸忠武軍。隨建有功。賜姓名。莊宗下詔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曰。不失爲安樂公。乃率其宗屬及僞宰相王鐸等。將佐家族上下及數千人。東赴洛陽。四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衍至長安。延嗣至。與留守張筠誅衍于秦州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臨刑呼曰。冤哉。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爾禍不旋踵矣。建自唐光啓三年冬入蜀。父子相承。凡四十年而亡。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下詔追封爲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于長安南三趙村。

黃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于綺紈富貴之中。及元膺被誅。次當以輅傑爲嗣。而衍母尊寵。大臣表裏叶謀。遂得嗣立。襲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惟宮苑是務。惟宴遊是好。惟儉巧是近。惟聲色

是尙闔官執政于外。母后司晨于內。張士喬輩以諫諍而得罪。王宗壽輩以鯁忠而見侮。旣不卑詞厚禮以睦鄰。又不選將練武而守國。唐師壓境。尙謀宣淫于藩臣之家。而不采光葆之義。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宗之才。非司馬文王之比。崇韜繼岌。庸兒繆將。非鍾會鄧艾之比。是天下郡國十未得五六。藩鎮跋扈。經略未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計。止于求金帛錦繡。以自足其所欲。衍誠能昭之以利。結之以好。勤勞竊政。勇于爲治。尙可延數十年。俟真主應運。納土歸命。不失爲寶融。而以鄙吝招禍。不免面縛。及拜裂土之詔。忻然自得。以不失爲劉禪。屬天未厭亂。中外有變。非辜殞命。可哀也哉。

# 蜀檮杌卷下

張唐英纂

孟知祥字保胤。荊州隴岡人。爲郡衙吏。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鄰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曰。此五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衙內都指揮使。李克用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爲中門使。莊宗與梁祖夾河領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爲副。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卽位于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魏王繼岌與崇韜伐蜀。崇韜素德于知祥。臨行奏曰。西川平。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司出內府幘幘珍玩。館于宮中。莊宗旣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必無二心。俟臣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卽遣歸闕。知祥之石壕。中使馬彥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日。時天成元年正月。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惱惱。知祥承制宣慰。人心稍定。初蜀人擊拂。以初入爲孟入。又王氏宮殿皆題匠人孟德姓名。及知祥至。人以爲先兆。時魏王尙駐于府舍。知祥乃館于徐延璠之第。延璠卽衍之舅。衍嘗幸其第。悅其華麗。于壁上書孟字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爲不佳故也。延璠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疎狂霸豎。亦預知與我。殆知吾居此耶。四月。明宗卽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

書令改封其妻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三年長公主薨。朝廷遣使來歸殯。並贈晉國雍順長公主。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九月葬長公主于星宿山。四年二月命修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于王氏宣華苑。因謂左右曰。使衍不荒于政。有賢臣輔之。繼岌小子豈能遽取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九月立三廟。十一月明宗崩。制服大臨。五年正月黃龍見。麋爲白鵲。集玉局苑。白龜遊于宣華苑。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于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于殿下。止望攀鱗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之心。閏正月二十八日。遂僭卽位。其日大風。晝暝。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李仁宰爲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趙廷隱。張業爲左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三月。追尊曾祖佚爲孝元皇帝。廟號太祖。祖察爲孝景皇帝。廟號世祖。考獻爲孝武皇帝。廟號顯宗。遣宗使持書至洛。稱爲大蜀皇帝。四月受玉寶玉册。追册長公主爲皇后。册夫人李氏爲貴妃。御得賢門。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于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于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昶監國。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爲真王。食蜀中二十年祿。既登九五。于壽無益。季良曰。可爲金滕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年六十一。僞諡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初有丐者自號醜頭。手攜一燈架。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便倒。至是人以爲應。知祥好學問。性寬厚。撫民以仁惠。馭卒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禮。薨之日。蜀人甚哀之。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順公主之媵。生昶于太原。天成初。知祥迎入蜀。累遷西川節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寢疾。以昶監國。翌日册爲太子。知祥薨于柩前。卽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副使。張業檢校太尉。李肇兼侍中。十月。仁罕伏誅。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十一月。李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汝陰人。二年二月。尊母李氏爲皇太后。李氏長公主之媵。嘗夢大星自天墜落其懷。以告公主。公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祥幸之。遂生昶。六月。江原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羣鳥銜土置于墳上。賜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七月。閬州大雨雹。如雞子。烏雀皆死。暴風飄船。上民屋。女巫云。灌口神與閬州神交戰之所致。三年四月。吳越遣使來聘。十月。遣使報聘。十二月。晉高祖卽位。改元天福。四年三月。晉高祖遣使來聘。敍姻親之舊。其書略曰。大晉皇帝奏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黷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鄰好之講睦。況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十月。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于城市。疑虎旅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爲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號爲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卽其驗也。十二月。昶耀兵大元門。翌日大赦。改元廣政。

廣政元年上巳。游太慈寺。宴從官于玉溪院。賦詩俳優。以玉衍爲戲。命斬之。三月。民訛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食。百姓驚恐。踰月方止。十月。地震。屋柱皆搖。三日而後止。



二年六月地震。惱惱有聲。

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舞媚李豔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五月地震。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頻震。此何祥也。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強臣陰謀之事。願以爲慮。六月。教坊部頭孫廷應。王彥洪等謀爲逆。廷應。趙廷隱之優人。以能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言。至是謂其徒胡圭曰。今苦竹開花。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槍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搆得十二人。期以宴日。因持仗爲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爲其黨趙廷規所告。盡擒而誅之。九月。眉州刺史申貴。責授維州司戶。貴。潞州人。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問曰。此吾家錢壚。被訴下獄。責于維州。至率浦賜死。民家相賀。十月。地震從西北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頒于郡國曰。朕念赤子。盱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毋使瘡夷。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爲爾戒。體朕深思。昶好學。凡爲文皆本于理。嘗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詭之辭。朕不爲也。

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其花雙開者十。黃者三。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從官皆賦詩。十月。地震。摧民居者數百。

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歲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昶嘉其言。

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于是後宮位號十有四品。

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躍、安情、修容、修媛、修娟等。秩比公卿大夫士。

八年九月，保寧軍節度使張公鐸卒。鐸，太原平樂人。涉獵文史，爲政清嚴，民受其賜。及卒，昶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虐，張公而已。」

九年八月，司徒趙季良卒。季良字德彰，濟陰人。諡文肅。十年八月，諸王宮侍讀劉保乂卒。乂，青州人。治尙書左氏，性嚴急。日施櫃楚于諸王及昶諸子。乳媪密令諭之。保乂曰：「膏梁之性，不撻之則他日爲豚犬耳。」八月，漢州奏西水縣令范羲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羲冢，羣虎逐之。文通廬于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是歲，漢高祖卽位，改元天福。

十一年十二月，宋王趙廷隱卒。廷隱，開封人。

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溪。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剏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尙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昶稱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此花青城山中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

十三年五月，昶第三子元寶卒。年七歲。昶因此乃封弟仁殷爲夔王，仁資爲雅王，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

王子元詰爲秦王判六軍諸衛事。元珪爲褒王。元寶幼而奇異。既亂。誦詩書萬言。昶悲悼不已。乃下詔封爲遂王。贈青城大都督。九月。令城上植芙蓉。盡以帷幙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間巷之間。絃管歌聲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櫺開望之。皆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齊美。衡山人。博學能文。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十四年春。周高祖卽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士庶人觀。時俳優有唱康老子者。昶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制此曲。

唐英按老子卽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拓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窮悴而卒。樂工歎之。因爲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寶。光溥不知而妄對。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桃椎謁之于堦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愛養士。家資巨萬。初幼時。相者周元豹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處回積銀比內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爲崇勳園。幅員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六月朔。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鬪之象。須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鎖塞龍處。鐵柱頻撼。其

夕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擢司天監及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瀘州下詔罪己。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

十六年三月地震。五月端午。昶侍其母游凌波殿。競渡。前蜀宣華苑也。八月以翰林學士范禹偁兼簡州刺史。偁

九隴人。父虔爲衛吏。禹偁少落拓。鬪雞走狗。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有道士謂曰。子骨法異常。若讀書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帝悞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知祥以爲榮。陽令召入侍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學士。性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昶不欲其出。令兼簡州刺史。乃召陽安白直。至成都。歲令輸錢。以千緡三堂貢舉。賄厚者登高科。面評其直。無有愧色。馮贊美爲布衣交。家貧無資。終不放登第。後從昶歸朝。爲鴻臚卿。有門生白陽城至。相見甚歡。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杯。竟不設具。其鄙嗇如此。九月有鷓鴣集瑞鼎門。觀者以爲不祥。

十七年周世宗卽位。改元顯德。

十九年正月大赦。賜民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吾秦鳳之俘。昶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十二月旌表蓬州孝子程崇雅門。以割股啗父。及泣竹林而得冬笋。以療母疾也。

三十一年十二月天雨血。

二十三年正月人日昶謁和陵。正月龍見玉壘關。時藝祖皇帝建隆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請對。言曰。臣觀大宋啓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昶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昊字穹佐。唐相紳後。王師來伐。昊勸封府庫以降。太祖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尙書。賜宅一區。其妻劉氏至夷陵卒。昊追感亦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王衍及昶降表皆昊爲之。蜀人鄙其所爲。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官中衛聖龍神。乞出居于外。乃于招覺寺廡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識者以爲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昶書兆民賴之四字。悞以兆爲趙。十一月。民訛言國東遷于天水。皆不祥也。

二十五年正月。以元喆爲太子。元喆字道聖。昶長子。歸朝受秦寧節度。知貝州。封滕國公。知滑州。滁州卒。年二十九。弟元珪入朝爲統軍卒。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丈餘。徑八九尺。三月。王師平荆湘。昶懼。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飛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昶遣使賫帛書通好于太原。尊劉鈞爲天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太祖命王全斌、顧彥進等六將由鳳州路。劉光乂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遣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昶謂昭遠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爲朕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餞于城外。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領此驩而惡少數萬人。取中原如反掌。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諸將。自比孔明。人竊笑之。十二月。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免胄而逃。爲追騎所獲。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元喆統之。守劍門。成都震恐。皆怨昭遠召禍。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成都人。依東郭院僧爲小沙彌。知祥飯僧。見其黠。留給侍。昶左右。累遷捲簾使。通奏使。知樞密院。未幾。卽至山南巡邊。至汝州。見古冢有屍如生。誌云。大中年。汝州步軍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夢文和謂曰。吾已爲太乙真人侍者。子當有兵刀之厄。旣能葬吾。可以免禍。至是。爲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曰。汝何誘昶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于本國耳。太祖釋之。以爲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

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彥儔。太原人。是月。劍門不守。元喆奔還。問計于左右。老將石贇曰。北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昶沉吟久之。乃彈指歎曰。吾父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無一人爲吾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效命。乃遣通奏使伊審微賫表詣魏城。乞降。其表略曰。臣生自并州。長于蜀土。幸以先人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于遐荒。慶澤流于中夏。當凝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曠執

贊奉琛之禮。蓋蜀地居遐僻。路阻關庭。已慚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無前。擊鼓纒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于提封。將卒倉儲。盡歸于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也。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敢輒敘故事。上瀆嚴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因歸款。盡獲全生。顧眇昧之餘魂。得保家而爲幸。庶使先人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尙有問安之所。見今保全府庫。巡邊軍城。不使毀傷。將期臨照。臣昶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全贊至昇仙橋。昶備亡國之禮。見于軍門。全贊承制釋罪。翌日舉族并其官屬詣闕。自眉陽乘舟至荊州。出安陸。太祖遣使迎勞。并遣其母湯藥。五月至京。素服待罪。赦之。封秦國公。時乾德三年也。錄其子弟舊臣僅百人。頒皇朝日曆。是歲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諡恭惠。葬洛陽。昶幼聰悟材辨。自襲位。頗勤于政。邊境不聳。國內阜安。其後用王昭遠。韓保正掌軍國事。其母謂曰。如昭遠者。始以微賤。事汝左右。保正世祿。素不知兵。一旦邊境有急。此輩制敵。必先敗衄。惟高彥儔是汝父故人。可以委任。昶不能用。及卒。其母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用吾言。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汝旣死。吾何用生爲。因不食。亦卒。先是蜀人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書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先欲平蜀而不果。至太祖始克之。蜀未亡前一年歲除日。昶令學士幸寅遜題桃符板于寢門。以其詞工。昶命筆自題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賀長春。蜀平朝廷以呂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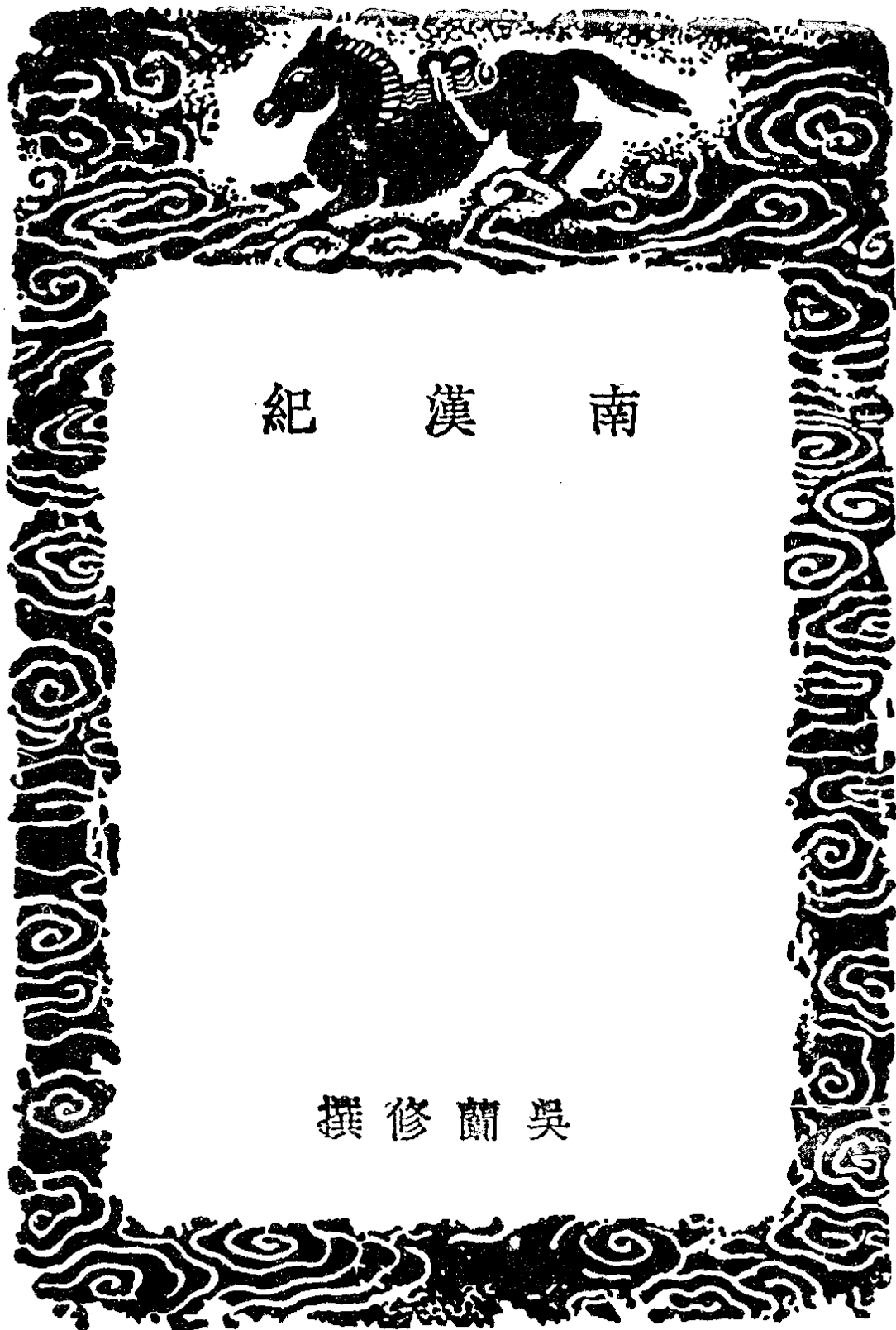
符合如此。昶之行，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蓋與王衍不同耳。

黃松子曰：知祥以戚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宮中，宴居臥內，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卽位，重誨專政，始構疑貳，遂變誠節，擅誅李嚴，專留季良，遂結董璋，攻遂闕，其跋扈之心著矣。議者以王孟僭竊，其惡均一，予以建之不臣，猶有可恕，嘗論之于前矣。知祥使未臣于後唐，托葭葦之援，階將相之貴，故當勤王戮力，爲國藩輔，而乃倜然自帝，不復顧忌，躋其素心，真亂臣賊子也。昶戒王衍驕淫荒佚之失，孜孜求治，與民休息，雖刑罰稍峻，而不致酷虐，人頗安之，然不識天時，用庸臣之謀，結并州之援，此至愚極昏者之所不爲，而昶爲之，固宜誅之無赦。及王師弔伐，能翻然束手歸命，生享大國之封，死有真王之贈，子孫俱享厚祿，太祖皇帝真有恩于降虜哉。



## 後序

治平四年夏六月，兩當縣鄧君惟良顯甫自京師歸，傳殿中侍御史裏行張唐英汝功前在閩中監征時所編蜀檮杌二卷，予嘗得而觀之。其編年敘事之體，若荀悅漢紀之例，至於褒貶善惡，本末貫穿，駸駸乎馳於漢魏作者之間。有古良史風。英召試祕閣，在仁宗時上大水災異書時政十四事，又在英宗朝上慎始書水災封事二道，皆究極乎治亂之變，而探索乎天人之際。今天子特排羣議，而擢爲御史，以其勇於敢言也。汝功舊有國體論十卷，唐史誅姦發潛論五卷，總要監今論五卷，滄南集十卷，補楚書十三篇，樂府歌詩千餘篇，皆祕而不傳於人，而是編後出，顯甫好事，密購以歸，予因以刊行之。昔人得王充論衡，藏之以自衛其辯，豈予之志哉。陸昭迴。（據學海類編本補）



紀 漢 南

撰 修 蘭 吳

南  
漢  
紀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唐之末造。亂賊竊攘。隨地蠶涌。大抵莫正於北漢。莫強於南唐。莫狡於吳越。餘皆瑣細不足數。而莫穢於南漢。劉氏建國。非有恩德要結斯民也。非有奇功偉略震動一時也。其臣盡庸駑。雖文學士避地廣南者。多有徒文詞相矜爲夸美而已。龔、鉞、繼跡。奢僭逾滋。淫刑無藝。奄人之禍。亙古所無。救此一方。宋祖以之興歎。牲牢視民。歐陽所爲深尤也。地僻朝陋。私史闕如。宋人紀載。則有新舊五代史。九國志。隆平集。東都事略。皆隨所聞見。不能賅備。彼此乖舛。靡所折衷。國朝吳志伊十國春秋。則又徒爲稗販。都無別擇。治絲而棼。抑又甚焉。吾友石華博士。自以桑梓之邦。數典宜覈。乃博綜諸家。尋其條貫。鎔裁就理。識鑿居宗。義必深嚴。事求翔實。勒成五卷。體雖約少。亦荀、袁兩漢之儔矣。爲附錄考異。注其下。以期囊括無遺。卮當不漏。別爲地理志。以補諸家之遺舛。爲金石志。以搜當時之軼聞。皆詳而有體。核而不華。夫珍裘以集腋而成。大廈以羣材合構。雖財用資於都料。而良苦辨於國能。徒以博聚爲工。孟浪勦說。虛張卷軸。罔別乖濫。則亦何關典則。奚取重儻。至乃因文成格。無所抒其跌宕之辭。述事省煩。不足見其恢奇之美。是則劉子元所云。言媿者史亦拙。事美者書亦工。時無奇卓。人乏英雄。區區碌碌。抑惟恆理者也。其爲之也。十年乃成。其成之也。諸家可廢。於心彌苦。於義抑甘。兆洛曩在番禺。與聞商榷。今覩殺青。曠若發矇矣。道光十五年十一月。武進李兆洛序。

# 南漢紀卷一

清 嘉應吳蘭修石華撰

## 烈宗紀

烈宗、姓劉名隱。路振九國志

其先蔡州上蔡人。

王禹偁東都事略劉鋹傳宋史南漢世家同。〔考異〕唐書劉知謙傳云壽州上蔡人。隨修按唐書地理志上蔡屬蔡州。隸河南道。下蔡屬壽州。隸淮南道。傳誤也。薛居

正五代史册府元龜並云彭城人蓋稱族望耳。

祖安仁。

歐陽修五代史南漢世家司馬光資治通鑑馬端臨文獻通考王象之輿地紀勝同。〔考異〕薛史册府元龜宋史並作仁安。

仕唐為潮州長史。因家嶺表。

薛史劉陔傳册府元龜二百一十九同。〔考異〕東都事略陸平集宋史並作潮州刺史。歐史通考上蔡人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五國故事上蔡人徙閩之仙遊復遷番禺。因家焉。輿地紀勝泉州下引清源志云劉王慈在南安縣地名劉店馬舖之西。即廣州僞漢劉龔之祖葬於此。龔任臣十國春秋上蔡人後徙閩中家泉州之馬舖死遂葬焉。諸說互異。

父謙字德光。

劉恕十國紀年。〔考異〕唐書本傳作劉知謙。章丹傳作劉謙。關修按十國紀年云劉謙字德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諸書皆作劉謙是也。唐書

兩傳不應互異。

素有才識。咸通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為牙校。職級甚卑。

薛史劉陔傳。〔考異〕唐書劉知謙傳作清海牙將。關修按唐書方鎮表乾寧二年始賜清海

軍額傳誤也。

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

〔考異〕薛史云宙妻以弟某姬。娶止之。孫光憲北夢瑣言云其內以弟某族類。慮招物議。風憲倭諫止之。

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

孫託之。

（考異）爾修按唐書章丹傳以此為章岫語。岫宙之弟也。兩傳不應互異。又按東都事略云章宙以其兄之子妻安仁之子生謙謙生隱。上生字當是誤衍與諸書不合。

乾符六年黃巢自嶺表北還。

湖湘間羣盜蟻結。

唐書劉知謙傳（考異）爾修按唐書通鑑皆作乾符六年事。歐史作乾符五年誤也。

謙擊之屢有功。

（考異）唐書云知謙因據封州今不從。

中和三年六月辛

丑授封州刺史。

通鑑

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謙撫納流亡。

（考異）原書作知謙今改從本書通例。

愛嗇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

人多具戰艦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

唐書劉知謙傳

乾寧元年冬謙卒。

通鑑共推其子隱為嗣。

唐書劉知謙傳 大清一統志劉謙墓在封州縣北十里劉王岡。

隱即韋氏女所生也幼而奇特。

薛史劉陟傳

及居喪於賀江。

（胡三省注）賀水源出賀州富川縣石龍至州城合桂嶺水謂之賀江。

土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

召補右都押牙。

（考異）薛史册府元龜作右都校。

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為封州刺史。

通鑑

用法清肅威望頗振。

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二十三同。

二年七月以薛王知柔為清海節度使。

（胡三省注）是年賜嶺南節度使軍額曰清海。

同平章事仍權京兆尹俟反正日赴鎮三年

十二月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瑒譚宏玘。

（考異）唐書通考有盧瑒無譚宏玘薛史册府元龜九國志作譚玘去上一字避宋宣祖諱也歐史作瑗玘。

據境拒

之使宏玘守端州。宏玘結隱許妻以女。隱僞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宏玘。遂襲廣州。斬瑒。

〔胡三省注〕按九域志。自封州東南。歷康州界。而後至端州。自端州東至廣州。二百四十里。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通鑑知柔至深德之。辟為行軍司馬。委以兵賦。

薛史劉彥傳。府元龜二百二十三同。光化元年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衰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考異〕十國春秋作王愷。帥戰艦為應。隱一

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瀘。洽。〔胡三省注〕瀘。洽。當在韶州瀘昌縣界。或曰。劉潼據瀘。洽。二縣之間。隱討斬之。三年九月乙巳。〔考異〕舊唐書徐彥若傳。作二年九月。

以徐彥若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通鑑〔附錄〕〔通鑑〕崔胤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位在己上。表隱

為節度副使。宋史南漢世家。天復元年十二月。彥若薨。遺表薦隱權爾後。〔附錄〕〔宋史南漢世家〕彥若卒。遺表薦隱自代。昭宗不從。〔考異〕唐書。隱自稱留後。歐史。通考。

軍中推隱為留後。二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胡三省注〕韶。虔。二州。相去雖六百餘里。特以大庾嶺為阻。而實鄰境也。〔通鑑考異〕新紀。是歲光稠卒。牙將李國自稱知州事。按十國紀年。

歐史光稠傳。開平五年。卒。新紀誤也。使其子延昌守之。通鑑〔考異〕九國志作天復三年事。又遺其弟光睦攻潮州。〔考異〕九國志作光牧。光睦好勇而輕進。

譚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

歐史盧光稠傳，錦鑑萬花谷前集十五同。

擒其首將鄭廉，遂從光睦圍潮州。

九國志譚全播傳。

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巖以為

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

（胡三省注）自廣州運糧以餽韶州行營，當泝流而上。江漲則水湍急，不可以泝。餽運由此不繼。

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通鑑隱與戰屢敗。

九國志蘇章傳（附錄）（九國志）蘇章，封州人，少事隱為牙將，性忠敢有勇力，從征譚玘，玘瑤有功，薛王奏署衛內馬步軍都指揮使，從隱討盧廷昌於韶州。隱

率舟師出石會天大霧，昏暝如夜，韶人四出，以鐵纜繫巨鉤投隱艦中，士卒驚擾，章引弓射殺數人，以巨斧擊鉤，鉤皆斷折，獲不能施。韶人乃退。翌日，進逼其城。城上望樓中有人罵隱，言所殺數人，甚不敢視左右。章伏船樓中，引弓射罵者，應弦而斃。舟中皆鼓譟，時江水暴漲，自清潭峽以北，湍瀨尤急，糧運不繼。會光稠自虔州擁兵來援，隱與戰屢敗。乃班師，韶人以兵襲我後，遂舍舟而徒。士卒不成列，隱馬斃，章以所乘馬授隱，因徒行為後殿。韶人不敢逼，以功遷封州刺史，充左右街使。乃令巖以兵數萬

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

（考異）本作虔，潮按九國志改正。

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

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巖急追之，伏兵發。

巖遂大敗。歐史盧光稠傳。單騎遁免。

九國志譚全播傳（考異）闕修按唐書劉知諫傳，九國志譚全播傳，並與歐史合。今從之。通鑑以城南之敗為韶州，無攻虔州事，誤也。又按唐書云：隱攻虔州，九國志云：隱與巖攻虔州，與歐史小異。

天祐元年正月己亥，以崔遠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劉昫唐書昭宗紀（考異）唐書宰相表作正月乙巳。

初，徐彥若臨薨，表隱為兩



使爾後昭宗未許命宰相崔遠為節度使遠行及江陵聞嶺表多盜懼隱違詔遲爾不進會遠復入相薛史

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二十三同考異爾修按薛史劉陟傳云會遠復入相乃詔以隱為留後據新

唐書遠復相在天祐元年正月與劉知謙傳天祐初始詔隱權留後正合今從之册府元龜二年冬隱以重賂結

朱全忠乃奏以隱為清海節度使尋加同平章事通鑑考異歐史隱為節度在天祐二年不著月日薛史册府元

梁祖即表其事送降旌節爾修按朱全忠為元帥在天祐二年十月朔奏隱為節度使當在是冬之末矣通鑑為節度使在元年之末加

同平章事在二年三月與兩史不合今並移入又按舊唐書昭宗紀天祐二年三月乙未制新除清海軍節度使獨孤損賜一子八品正

員官五月壬申制新除靜海軍節度使兼安南都護獨孤損實授棗州刺史足證是時劉隱尚未授清海節度使也天祐四年三月唐遣使奉册寶如梁四月梁

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趙師淵通鑑綱目戊辰大赦改元國號梁歐史梁太祖五月己卯通鑑加隱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

彭郡王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二十三同考異薛史册府元龜不紀月日通鑑云五月己卯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兼侍中為大彭王不稱檢校太尉今兩著之十國春秋云初隱屢上書勸進至是以擁戴功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未知何據

附錄胡三省通鑑注自宋武帝以彭城之裔興於江南後多以彭城之劉為名族劉隱封大彭王意蓋取此陳用拙勸隱仍奉天祐年號隱是其言而不能遂以用

拙掌書記攝觀察推官

黃佐嘉靖廣東通志（附錄）（嘉靖廣東通志）陳拙字用拙以字顯連州人唐天祐元年擢進士第授著作郎見朱溫弑逆遂假使節南歸加清海軍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隱遂留用之（考異）十國

春秋作親察判官

是月改潘州茂名縣為越裳縣（考異）王溥五代會要作茂明蓋聲近之誤隱進奇寶名藥十月獻助軍錢二十萬又進龍

腦腰帶珍珠枕瑋瑁香藥等十一月進龍形通犀腰帶金托裏合棧玳瑁器百餘副香藥珍巧甚多

薛史梁太

祖祀册府元龜一百九十七同

又獲白鹿並圖形獻之耳有兩缺

薛史梁太祖祀册府元龜二百二同（附錄）（薛史梁太祖祀）按符瑞圖鹿壽千歲變白耳一缺今驗此鹿耳有二缺其獸與色皆應金行實表

嘉瑞（考異）十國春秋以隱獻白鹿為乾化元年事誤也

二年九月楚王馬殷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侵嶺南與隱十餘戰陷昭

賀、梧、蒙、龔、富、六州

（考異）歐史楚世家云馬殷遣呂師周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與通鑑合九國志呂師周傳云率兵攻韶賀梧象龔富等州與劉隱十餘戰而克之奏授韶州刺史嗣修按象州早屬湖南韶

州尚為盧延昌所據與隱無涉謂當作昭象當作蒙皆傳寫之誤

十月辛酉以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

（胡三省注）兼交、廣、二鎮也然劉氏終不能有安南（考異）歐史開平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

薛史册府元龜兼安南都護在加檢校太師之後

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

通鑑（胡三省注）二史言羣雜割據各收拾衣冠之冒以為用

（考異）傳唐書趙隱傳季遜廢立之後光裔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為副使因家嶺外與通鑑不合

三年正月郊禋禮畢加隱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

百二十三同。〔考異〕歐史事在三年，不著月日。今據薛史繫於正月。十國春秋加中書令在乾化元年，誤也。  
四月甲寅封南平王。薛史梁太祖紀。〔考異〕通鑑作四月庚子。四年四月進封隱爲

南海王。五代會要。〔考異〕開修按宋史云開平初封南海王，無封大彭、南平事。東都事略通考、隆平集並云開平初封南平王，無封大彭、南海事。通鑑開平元年五月封大彭王，三年四月封南平王，無封南海事。册府元龜開平初封大彭王，梁祖郊禮禮畢

進封南海王，無封南平事。歐史開平三年封南平王，乾化元年封南海王，五代會要開平三年四月封南平王，四年四月封南海王，俱無封大彭事。惟九國志開平元年封大彭王，三年改封南平王，四年進封南海王，三者備載，今從之。又按薛史梁太祖紀與劉陟傳異，紀云

開平三年四月甲寅封南平王，傳云開平初封大彭郡王，梁祖郊禮禮畢，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領安南都護，充清海、靜海兩軍節度使。進封南海王，殆詳略互見與。七月隱貢犀玉及舶上薔薇水。薛史梁太祖紀

册府元龜一百九十七同。黃巢之寇嶺南也。龐巨昭爲容管觀察使。〔考異〕薛史作龐巨源，唐書劉建鋒傳、曹衍湖湘故事並作巨昭。劉昌魯爲高州刺史，帥羣

蠻據險以拒之，巢衆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寧遠軍於容州，以巨昭爲節度使。〔胡三省注〕按通鑑唐昭宗乾寧四年置寧遠軍於容州，以李克

用大將蓋寓領節度使，考之新書方鎮表，容州置節鎮亦在是年。龐巨昭建節當在是年之後。以昌魯爲高州防禦使，及隱據嶺南二州不從，隱遣弟巖攻高州，昌

魯大破之，又攻容州，亦不克。〔考異〕十國春秋作二月事。昌魯自度終非隱敵，是歲致書請自歸於楚，楚王殷大喜，遣橫

州刺史姚彥章將兵迎之，彥章至容州，裨將莫彥昭說巨昭曰：湖南兵遠來疲乏，宜撤儲備棄城，潛於山

谷以待之。彼必入城。我以全軍掩之。彼外無繼援。可擒也。巨昭曰。馬氏方興。今雖勝之。後將何如。不若具

牛酒迎之。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舉州迎降。彥章進至高州。

〔胡三省注〕九域志。容州東南至高州二百八十二里。

以兵援送巨昭。昌魯

之族及士卒千餘人歸長沙。楚王殷以彥章知容州事。以昌魯為永順節度副使。

〔附錄〕〔湖湘故事〕天復末。甲子十有二月。

容南。巨昭深慮。廣南劉巖不道。加害於已。遂差小吏間路。密持書款歸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彥章領馬步軍八千。徑往容南。巨昭遂帥萬餘衆歸於馬氏。〔又〕高州防禦使劉昌魯。以廣南先主劉巖欲并吞嶺外。致召昌魯。欲籍沒其家族。昌魯知之。乃刺血

寫書投馬氏。具述懇急。湖南遂遣捉生指揮使張可求。部轄兵馬。於外首應接。一行三千餘口。歸於馬氏。〔九國志。龐巨昭傳〕巨昭唐末為容州觀察使。精天文緯候之學。黃巢入廣南。巨昭括部內諸蠻。得數千人。親自選練。分屯險隘。巢寇憚之。不敢犯其境。以功加寧遠

軍節度使。開平初。高州劉昌魯率衆歸附。殷遣姚彥章。李瓊。率兵迎之。長驅而南。前鋒至容州。巨昭大享將士。而謂之曰。李瓊甲馬雄盛。乘席掩之。必來侵我。何策以禦之。裨將莫彥昭對曰。瓊軍遠來。士卒疲乏。請盡徹儲糧。潛兵山谷。空城以待之。瓊至。當據吾城外。無救

援。我以全師掩其不備。決旬之間。瓊可擒也。巨昭曰。吾觀楚氣甚銳。未易破也。不知以牛酒犒其軍。爾輩不失為富家翁足矣。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迎勞瓊。瓊以軍徑赴城中。俄而廣南劉隱率衆來。我師不能守。於是盡撤其府寶。驅其人民以歸。巨昭聚其族數百口。隨歸長

沙。殷久聞巨昭之名。遣使慰勞。即日奏授檢校太傅。鎮容管。經略使。巨昭在嶺南。嘗占翼軫間。有善星。因謂所親曰。劉隱兄弟不道。殘害良善。吾終當遷難於長沙。至是果歸附。貞明中卒。年七十六。〔劉昌魯傳〕昌魯字安國。相州鄴縣人。唐末明經登第。釋褐項城主簿。累

遷至尚書郎。乾符中。出為高州刺史。黃巢寇嶺南。郡縣離析。昌魯使其居民據保障。以自守。一境獲安。就選防禦使。劉隱入廣州。遣其弟巖領兵攻高州。昌魯奮勵。丁壯。進戰於城外。大破巖軍。自以地小力寡。終慮為隱所吞。開平初。乃致書於殷曰。僕昔占籍鄴中。受恩唐室。

苻高三叔，遇黃巢之亂，收合生齒，墜於涼山，因深爲誓，恐高作孽，攻苦食淡，以勵士卒，洎盜賊平定，一境獨全，高涼之民，至今相載，而中原多故，嶺南不賓，劉隱亂常，僭興師律，舉蠻貊之衆，成吞噬之心，僕常訓勵甲兵，射常矢石，掃壘一戰，劉隱遁走，雖仗義者必勝，恃力者必亡，然而山越之人，疥癩衆矣，殘民以時，所不忍爲，昔古公去幽，寶融歸漢，千古之下，迭爲推美，僕雖頑愚，景慕前烈，竊惟明公，資江湖之固，有桓文之業，土宇至廣，仁風素厚，願以所部歸款於執事，謹刺血染翰，上達誠悃，惟明公圖之，殷覽書甚喜，卽遣指揮使張球率兵迎之，昌魯肅箠其帑庫及士卒千餘人，歸於湖南，授永順節度副使，兼行軍司馬，天成中卒，（考異）開修按湖湘故事，九國志，與通鑑略同，惟湖湘故事巨噴先歸款於楚，九國志作開平初事，且云劉隱率衆攻容州，楚師不能守，爲少異耳，今附載之，唐書劉建鋒傳，馬殷攻容管，執巨噴，歐史云，龔殺昌魯等，更置刺史，與諸書皆不合。

乾化元年

五月朔 改元

三月 隱病急，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軍後，丁亥薨。

通鑑（考異）

九國志云，三月丁亥薨，與通鑑合，薛史梁太祖紀，五代會要，尹洙五代春秋，俱作乾化元年五月，據聞赴之日也，薛史劉陟傳云，開平四年三月卒，與本紀自相矛盾，册府元龜從之，誤矣，錢鏐吳越備史云，是冬廣帥劉隱別，亦誤。

九國志同，赴聞，梁帝輟朝三日，百官詣閣門奉慰。

薛史梁太祖紀，五代會要同。

閩遣使來致祭。

黃滔御史集，（附錄）祭文曰，惟靈五羊奧區，番禺巨壤，漢爲列郡，唐作雄藩，總

百蠻五嶺之殷，有出將入相之盛，是故地啓嘉數，天生大賢，潘六韜三略之才，謀擅五袴二天之政術，俾其於家受詔，衣錦禡牙，控二十四州之繁雜，當二十八齒之美茂，光揚千古，冠絕一時，鍾其明靈，其昭昭矣，至若恢張霸業，揚簸清波，壑陟九層，臨嶺郭隗，劍提三尺，授自呂虔，爰持副貳之雄姿，遂領節旄之重寄，鑿是澤旌甘露，令肅秋霜，抵文房武庫，以連雲，騰逸氣英風，而偃草，上樹則阮瑀，下賢則左車，從善則式閭，宣威則斷案，故得越伏波之銅柱，獻款而來，感郭公之鐵轡，呈祥以見，火山改色，瓊浦生光，無煩處默之酌泉，大鄙趙佗之累土，然後鳴鑼出入，調鼎升聞，致交趾之封疆，歸石門之教化，九遷渥澤，克居浴風之池，雙立節旄，遠過踏薦之水，雖士節列弟兄三地，山簡兼荆，湘，四州，語未同年，事推曠世，嗚呼，是何才德之若彼，功業之如此，而彼穹蒼者，天不奪其齒，舉雲龍之契會，與鸞龜而等倫，矧

天子方欲使降皇華，恩寬金册，表襄東周之盛，旌崇南越之隆，胡二豎之極致，竟三醫之莫救，泰山頽壤，俄與孔氏之歎，漢水淒涼，遽絕羊公之市，實國家之不幸，實藩鎮之不幸，蕃知早慶興國，旋忝睦鄰，雖瓊樹之未親，若銅盤之已接，方定金蘭之至分，豈期幽顯之驟殊，况以幸結良姻，累交專介，幕下崔員外，昨馳禮幣，常詣門牆，爰蒙執手之儀，宏敘親仁之旨，今則遽悲存沒，益嘆彭殤，故將薦舉，征塵躬申，薄奠，九泉注切，於歎逝以難勝，五月指期，表同盟之必至，嗚呼哀哉，曩馳羔雁，今遺蘋蘩，伊人事之有茲，願痛仰而何極，然則苟龍賈虎，大馮小馮，雖嗟松髓之長歸，終慶荆枝而繼茂，永言歡好，寧意初終，幸明瘞之一臨，鑒此丹赤，嗚呼哀哉，（考異）開修按右見黃滔文集，較十國春秋所載多鍾其明，顯其昭昭矣，畢雲龍之契會，與鶴龜而等倫，二十字，諡曰襄，乾亨元年。

追尊曰襄皇帝，廟號烈宗，陵曰德陵。九國志 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

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

仕官，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殷衡。（考異）原作李衡，開修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並作李衡，歐史去上一字，避宋官祖諱也，今改從本書通例。周

傑、楊洞潛、趙光裔之徒。（考異）原作趙光胤，開修按趙隱，京兆奉天人，子光逢，光裔、光胤，皆第進士，舊唐書趙隱傳，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乾寧中，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光胤、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

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梁，歷顯位，中興用為宰輔，通鑑云：梁開平二年十二月，以劉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充官告使，又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以趙光胤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舊唐書合，薛史、南部新書，以相後唐為光裔，歐史以使嶺南為光胤，並

誤也，今 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附錄）（陳振孫書錄解題）隱言十五卷，唐王定保撰，專記 曙、唐太學博士。（附錄）

〔十國春秋倪曙傳〕曙，字孟曦，福州侯官人。唐中和時及第，有賦名。官太學博士。黃巢之亂，避歸故鄉。會閩王從子延彬刺泉州，雅好賓客，曙與徐寅、陳郊等賦詩飲酒爲樂。未幾遊嶺表。烈宗招禮之，辟置幕中。〔附錄〕唐書

秋劉潛傳〕潛，字伯深，其先滑州胙人也。父崇望，相唐昭宗。世父崇龜，大順時出爲清海軍節度使。潛從崇龜流寓廣州，因占籍焉。烈宗據番禺，辟居幕府，議論多所商定。以避亂至，殷衡、德裕之孫。〔附錄〕唐書

裕生燁，燁生殷衡。唐右補闕，以奉使至，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厯，唐司農少卿，因避亂至，隱數問以災變。

傑恥以星術事人，常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常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

使，及巖僭號，爲陳吉凶禮法，爲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歐史〕南漢世家。





# 南漢紀卷二

## 高祖紀

高祖名巖，初名巖，又名陟。九國志謙庶子也。母段氏，生巖於外舍。〔考異〕歐史皆〔考異〕歐史皆〔考異〕謙妻韋氏素妬，聞之怒，拔劍

而出，命持巖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巖為己子。〔考異〕開修按

胡資王劉氏與亡錄，九國志並云謙三子，曰隱、台、巖。與歐史合。唐書韋丹傳云：劉謙生二子，即隱、巖，誤也。又按五國故事云：巖之正母韋氏，頗妬，聞其生，乃伏劍於中門，使其兒至，將殺之。家人不敢匿，乃持去。既見之後，劍輒墮地，乃跪而抱之，曰：此我家之寶也。取為己子。與歐史合。北夢瑣言以巖為韋氏所生，亦誤也。又方信孺南海百詠云：首藩觀今名碧虛，中有劉氏碑，東坡題名其上。郡人歲以正月二十五日為蒲澗節，帥使而下，傾城來遊。南征錄云：正月二十五日乃劉王生日。按劉王不知何屬，附載於此。及長，善騎

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為行軍司馬，巖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巖為副使。是時交州曲顛

〔考異〕本有桂州劉士政五字，開修〔考異〕本有桂州劉士政五字，開修按時桂州已屬馬殷，歐史誤也。今刪。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考異〕歐史南漢世家云：巖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士政、巖取容管，遂巨昭。開修按歐史楚

世宗，唐乾寧三年，馬殷取桂管，士政，距天祐二年，劉隱鎮南海，凡十年，距開平四年，龐巨昭歸楚，凡十五年，距乾化元年，劉巖取容州，凡十六年，併合為一誤也。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考異〕本有其弟光睦，據潮州七字，開

修按歐史虛光稱傳遺其弟光睦攻潮州取之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九國志譚全播傳從光牧圍潮州番禺救之乃引還並與通鑑合無據潮州事今刪

其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

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巖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

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

〔考異〕闕修按事在天復二年已見烈宗紀

因盡以兵事付巖巖悉平諸寨

歐史南漢世家乾

化元年五月甲申朔梁大赦改元

歐史梁太祖紀

詔隱賜一子六品正員官

薛史梁太祖紀〔考異〕時隱已薨梁尚未開赴也

甲辰以巖為節

度使

〔考異〕通鑑考異云胡質王劉氏與亡錄高祖巖皇考葬段氏得石版有篆文曰隱台巖因名其三子是先名巖後名陟也十國紀年甲辰太祖授陟清海節度使陟復名巖太祖實錄乾化元年五月以清海節度使劉陟為節度使二年四月以韋戩為潭

廣和協使云廣守淪謝其母弟巖為軍情所載七月友珪加劉巖檢校太傅吳錄天祐十四年南海王劉巖自立為漢薛史梁末帝紀貞明五年九月削奪廣州節度使劉巖官爵吳越備史載制詞亦云彭城巖蓋嗣節度使後復名巖也惟莊宗實錄同光三年二月廣南劉陟遣何詞來使莊宗列傳自嗣立至建號皆云劉陟衆說不同未知孰是今以其首尾名巖但稱劉巖云闕修按通鑑考異原文失次今正如左薛史東都事略宋史並云陟僭位後始改名巖與諸說互異薛史首尾皆稱陟歐史皆稱巖通鑑未僭號以前皆稱巖今從通鑑又按吳長元五國故事跋云此書傳鈔多誤如漢先主名巖後名翼注云後又名翼傳本脫去翼字又誤注文後字為俊十國春秋据其本送云一名俊復注云無考不知為後字之譌惟明代鈔光閣鈔本不誤

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

幕府出為刺史由是刺史無武人

通鑑

十二月貢犀象奇珍及金銀其估數千萬

薛史梁太祖紀尉府元龜一百九十七同

巖聞譚全

播病發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奔楚。

〔胡三省注〕唐天復二年虔人取韶州至是復為劉氏。〔考異〕歐史云攻敗盧氏取潮韶謂光睦已據潮州也今不從又周羽翀三楚新錄云嶺外廖光圖自

韶陽領舉族來奔其部曲隨而至者數千人命光圖為永州刺史光圖具陳南越可取之狀言其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聞其所陳甚善使其步將李勳將數萬衆擊南越未數月拔桂管十八城劉襲懼而乞盟勳即李老虎也勇壯絕倫每一殮費肉十數斤皆割為大醬而啖之故時人號曰李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勳拔桂管論者以為應開修按新錄有三誤奔楚者廖爽非其子光圖其誤一也李勳當作李瓊西鑑光化三年馬殷遣李瓊等擊劉士政取桂管九國志李瓊魁岸多力每食肉十餘斤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林兒童聚衢路中忽相驚走曰大蟲來大蟲來至是果應云云此事與劉巖毫不相涉其誤二也士政降楚在廖爽奔楚之前十有一年前後顛倒其誤三也

復遣兵攻容州楚王殷遣都指揮使

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姚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奔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通鑑〔胡三省注〕開平

四年楚取容管及高州至是盡之。又取邕管。歐史南漢世家。〔考異〕開修按薛史劉陟傳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源或自擅兵賦數侵廣之西鄙陟舉兵討之邕容皆敗因附庸於陟云云以諸書考之皆不合。二年四月梁帝

開嶺南與楚相攻甲戌以右散騎常侍韋戩等為潭廣和協使來解之。通鑑除巖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歐史南漢世家

巖獻金銀犀牙雜寶貨及名香合估數千萬。〔考異〕十國春秋作數十萬。詔客省使引進使韋堅報之迴以銀茶上獻其

估五百餘萬。册府元龜一百九十七。六月郢王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綱目七月加巖檢校太傅。通鑑考異引梁太祖實錄〔考異〕歐史作三年事十

國春秋作三年正月。八月，廣州白龍見，圖形進於梁。冊府元龜三年正月，封巖南平王。九國志二月，東京留守均王友貞與

宿衛將趙巖等殺友珪即帝位。司馬光稽古錄三月丁未，梁帝更名鏗，久之又更名頊。通鑑悉以隱官爵授巖，襲封南

海王。歐史南漢世家（考異）薛史劉陟傳云：末帝嗣位，盡以隱之官爵授陟，與歐史合。九國志稱正月封南平王，殆先封南平王，而未帝進封南海王也。今並著之。十月，巖求昏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

通鑑四年五月，巖遣供軍巡官陳用拙使吳越。吳越備史（考異）闕修按吳越備史書至於七月，約計遣使當在五月，今移入。凡各國書聘問者，做此十國春秋著於二月誤。（附錄）（嘉靖廣東通

志）吳越王錢鏐與用拙語，稱其專對，資以金幣，用拙遜謝，歸悉以獻巖。迎寶圭洞石室中玉宸道君及葛真人石像至南海。鄭露赤雅（附錄）（輿地紀勝）賴真親在容州，據觀中

礪，僞漢時中官陳君所經始，當句漏洞之中，旁鄰玉虛，面揖玉田，東望寶圭，西抵普照巖。（考異）闕修按南海百詠，清異錄，輿地紀勝，赤雅等書，所載南漢事，類無年月，十國春秋以意編次，今姑從之。貞明元年八月，巖逆婦於

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十一月乙丑，梁改元。通鑑（胡三省注）此書梁改元貞明也。巖聞錢鏐冊封吳越王，恥稱南

海之號。薛史劉陟傳（考異）通鑑巖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已獨為南平王云云。闕修按吳錄云：天祐十四年，南海王劉巖自立為漢，與薛史正合。今從之。吳越國王南海郡王，是以恥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

梁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偽庭乎？自是貢使遂絕。通鑑

乾亨元年梁末帝貞明三年八月癸巳九國巖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考異）通鑑載於是年八月不著日今據九國志

補吳越備史云貞明四年夏四月廣帥劉巖僭稱大漢皇帝年號大有又云進士王翹之在南海著昭陽殿賦序曰皇帝基構乾坤十有八載矣甲子春始作茲殿計其甲子則巖本年僭號或云前年丁丑僭號其誤明矣云云（考異）歐史按甲子春當作甲午春以甲午上推之實

貞明三年丁丑與諸書正合備史反以為四年何也其云僭稱大漢皇帝年號大有並誤以梁使趙光裔為兵部尙書（考異）歐史節度副使楊洞潛為兵部侍郎（附錄）嘉靖廣東通志楊洞潛字昭元始興人先世自唐祭酒潤生遂寧太守回回生勉自蜀險嶺因家焉勉生垂垂生軫軫

郎（附錄）嘉靖廣東通志楊洞潛字昭元始興人先世自唐祭酒潤生遂寧太守回回生勉自蜀險嶺因家焉勉生垂垂生軫軫生洞潛少好經史有權略劉隱為試大理評事清海建武節度判官及巖繼立洞潛首言刺史不宜用武夫宜廣延中國士人於

幕府出為刺史俾宣政教則民受其福巖悅從之尋表為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及建國攝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考異）蘭修按歐史止云洞潛初為巡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常師事之後以為節度副使不知遁志所采何書姑存備考遁志又稱洞潛嘗為隱董策取湖

南容管及巖與楚王馬殷爭嶺南西道歷戰皆捷遂盡有五管以功表洞潛為節度副使云云十國春秋從之按節度判官李殷衡

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通陳用拙為吏部郎中知制誥嘉靖廣東通志附錄嘉靖廣東通志用拙明悟音律著大唐正聲琴籍十卷裁琴家論議操名及古帝王名

士善琴者古調無徵音又補新徵音譜其法以四絃中徵統會極極黃鐘正宮合南呂宮無射商即徵音也知音者皆秘之其書遂不傳（唐書藝文志）陳用拙大唐正聲新徵音譜十卷（考異）蘭修按郊樵通志藝文略與唐志合嘉靖志以新徵譜別為一書未知何據

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為興王府通

南海為常康、咸寧二縣。樂史太平寰宇記

以擬長安。

郭棻萬曆廣東通志。〔附錄〕永樂大典引宋會要，劉氏割據嶺表，建僞都於廣州，乃分南海縣地為常康、咸寧二縣，以為京邑，且就美名。

移循州

於雷鄉縣，分循州之歸善、博羅、海豐、河源四縣為禎州。

輿地紀勝

析合浦置常樂州，兼置博電、零緣、鹽場三縣。

歐陽忞與地廣記。

境內置五嶽。

輿地紀勝。〔附錄〕

〔輿地紀勝〕南嶽行宮在賀州城朝天門外三十五里，楠山之上，僞漢據二廣，境內置五嶽，此其一也。〔又〕唐李衛公廟在高州，僞漢劉陟封光政侯。〔又〕潮水神廟在貴州潮水鄉，僞漢封澄湖公。〔又〕三王廟在龍川縣北八十里，霍山記感應傳云：霍山有神號羅王、魏王、霍王，曾經文殊受記，祭以蔬食，僞劉時封國清公，後封昌國、祐化、永清王，僞國籍使狄昭嘗謂霍山有書堂石三教聖賢，並萃於此。〔又〕資福靈讚侯廟在鐔津縣西，威靈致福夫

人廟在鐔津縣西北，皆僞漢劉氏封。〔明一統志〕射木神廟在陽春縣射木山，南漢封儲林侯。〔載瓊廣東通志初稿〕南漢劉襲封昌化縣靈峻山為鎮海廣德王。〔嘉靖廣東通志〕南漢封禎州水東廟二神曰興祚王、泰民王，封博泉神曰龍母夫人。〔又〕陳孝女

祠在博羅縣沙河驛東龍華寺內，蕭梁時沙河民陳志年八十，獨有一女，志卒，女哀毀過甚，葬華亦卒，唐州刺史蕭譽為立祠，曰孝女，南漢封昌福夫人。〔考異〕蕭梁按南詔野史云：南詔吳牟尋封點蒼山為中嶽，烏龍山為東嶽，蒙樂山為南嶽，高黎貢山為西嶽，雪山為北嶽，劉氏於境內置五嶽，所由昉與，僭竊之世，祀典不經，大率類此。今以南漢所封無年可繫者，並附於此。又十國春秋，乾亨元年，封峻靈山為峻靈王，儋州昌化縣山為廣德王，按峻靈山即昌化縣山，十國春秋誤分為二。又按蘇軾碑記，元豐五年，詔封山神為峻靈王，今

以為南漢封，亦誤。

十月，遣客省使劉瑋使於吳，告即位，且勸吳王稱帝。是歲，閩王審知為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

求昏，以清遠公主妻之。

通鑑。〔考異〕蕭梁按通鑑，但云娶越主女，而於清泰二年稱清遠公主，今補。又按延鈞後改名鑄，於唐長興六年僭號，歐史閩世家云：鑄妻早死，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陳金鳳，鑄壁之，遂立為后，所

云初娶早卒者。即清遠公主也。〔附錄〕〔張端義貴耳集〕韶州南華寺有達摩衣鉢。鉢有一痕。偽劉公主所觸。今寺補鉢。莊即公主捨也。蘭修按公主不知誰屬。姑附於此。靜海節度使曲顥遺子承美爲歡好。

使來聘。黎則安南志略。大越史記同。〔考異〕二書並云遺承美至廣州。視虛實。是年顥卒。承美襲位。蘭修按諸書不載此事。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四引南方異物狀云。余寓番禺。曾遊新會。遇安南歡好使。總將軍。自注云。名承美。見代交趾歸也。與二書合。魏

即曲之異文。越主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已。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

國自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越主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

歐史南漢世家。〔考異〕蘭修按遣使月日不著。其復命在八月以後。則遣使當在夏間矣。十國春秋荆南世家。書使至於貞明二年。誤也。鑄乾亨重寶錢。重三銖六參。洪遵泉志。〔考異〕李孝美錢譜。此錢文曰乾亨。

重寶。徑七分。重六銖。疑當時所鑄。陳萊孝鍾。宜圖徑引董道錢譜。乾亨重寶。偽漢劉巖鑄。悉聚南海珍寶爲玉堂珠殿。歐史南漢世家。孔傳樹六帖同。飾以金碧翠羽。東都事略。

二年。梁末帝貞明四年。十一月。祀南郊。〔附錄〕〔南海百詠〕劉氏郊壇在城西。硬步平地。突起數十尺。八陟宛然。土人至今猶呼拜郊臺。大赦。改國號曰漢。通鑑。以國用不

足。鑄鉛錢。十當銅錢。一。十國紀年。〔附錄〕〔泉志〕鉛錢有二品。恒郭鏤。薄。文曰乾亨重寶。大者徑寸。重三銖。九參。重寶二字。傳形小者。徑九分。重三銖九參。余抵嶺外。始獲此品。若銅錢。今世所存至多。是歲漢主

幸韶州雲門山。聽僧文偃說法。賜以章服。陳守中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考異〕蘭修按碑云。戊寅高祖天皇大帝親幸韶陽。至於靈樹。即乾亨二年也。碑文具金石志。

三年 梁末帝貞明五年吳武義元年約乾德元年 正月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般之女也九月丙寅 通鑑 梁以南海僭號 吳越備史 命吳

越王鏐討之 （胡三省注）以劉巖稱大號而賤賈不入也 鏐雖受命不行 通鑑（胡三省注）受命者不逆梁之意不行者不肯自弊其力以伐與國此割據者之常計也（附錄）（吳越備史）九月朝廷以南海僭號詔

我師伐之制曰朕聞越紀亂常前王無教惡惡勸善有國不私苟罪惡以顯彰在刑名而何道其有身當闕寄世受國恩敢行不軌之心其驗速辜之迹須行賞典仍命誅夷清海建武等軍節度使嶺南東西道觀察處置供軍糧料市舶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中

書令持節都督廣州刺史上柱國南平王食邑五千戶劉巖頃因乃父發跡本藩尋賴其兄置身賓席受先朝之拔擢極上將之寵極念其尊獎之誠許繼濫宣之任乃自行軍之職繼膺推轂之恩秩進三司位同四輔自朕獲承大寶累進崇資一門無比其超榮百世豈儻

其寵耀而敢飛章不紀希寵無厭始求都統口鄰後請封王南越貪婪斯甚險僭無階朕每含容再申優渥授之東鎮加以南平比因思止足益恣兇狂妄稱漢室遺宗欲繼尉佗醜跡結連淮海阻乘梯航徒惑遠方僭稱大號在人情而共棄豈天道以能容宜命討除用清

逆亂爾天下兵馬都元帥錢鏐志扶廟社任總兵師每興憤激之辭願舉誅夷之令長用傳予元老平彼叛臣先行奪爵之文爰舉摧兇之典其劉巖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委指揮征討於巖將相重任子孫殊榮不能常守於藩修而乃自干於國典指兇發而必取念汗染

以將新非我無終始之恩蓋彼有盈滿之罪凡百珍重悉體朕懷王雖受命而山川隔越地方擾攘請以事疑 （考異）薛史梁末帝紀貞明五年八月丙寅制削奪廣州節度使南平王劉巖在身官爵以其將謀僭號故也幽修按是日巖已僭號三年矣薛史誤也

四年 梁末帝貞明六年 三月楊洞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從之 通鑑 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為常 歐

南漢世家 十二月遣使通好於蜀 通鑑 是歲文德殿成著作郎陳光父獻賦賜珠數升 萬麻廣東通志



五年，梁末帝龍德元年，以尙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通鑑（考異）歐史乾亨元年，以倪曙兼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錢易南部新書劉氏僭號，以曙爲翰林學士，並與通鑑共。

六年，梁末帝龍德二年，漢主用術者言，遊梅口鎮避災，其地近閩之西部。（胡三省注）九域志，梅州程鄉縣有梅口鎮，與閩之汀漳接境。（考異）開修按梅口鎮

在梅州東南百里，與閩之汀州接境。梅溪所經松江合之，今稱松口鎮矣。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漢王道逃僅免。通鑑乃作平頂

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一變，皆以安豐頂爲尙。陶穀清異錄是歲改雷鄉縣爲龍川縣。太平寰宇記

七年，唐莊宗同光元年，晉王李存勳稱皇帝於魏州，國號唐。綱目十月戊寅，唐滅梁。五代春秋是歲長和驛信鄭文。（考異）

開修按本作雲南驛信，據通鑑以胡三省通鑑文辨誤云：唐末南詔改國號曰長和，其君曰驃信，王溥唐會要云：驃信，華言君上也，南詔野史云：蒙舜化貞時，鄭買嗣爲相，舜化貞卒，買嗣賊殺其子篡國，於唐天復二年即位，國號大長和，仍都大理，梁同平四年卒，子仁文立，年二十一歲，後唐天成元年，僞金丹暴卒，子應重立，天成三年，爲楊干貞所滅，傳二世二十六年，通鑑續六帖，楊慎源載記，並作鄭文。遣使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

布發，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考異）開修按唐書南詔傳，布發，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

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漢主與游燕賦詩，漢主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烈宗女增城縣主妻之。歐史南漢世家

〔考異〕通鑑作九年事。又云漢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南詔野史亦云同光三年。文以朱儔曰馬求婚於南漢劉巖。巖以增城公主妻之。並與歐史異。〔附錄〕〔孫逢吉職官分紀〕南詔獻朱儔馬。中書舍人王翺獻賦。改越裳縣復為茂

名縣。太平寰宇記。

八年唐莊宗同光二年。四月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上。〔胡三省注〕閩之汀漳二州皆與漢之潮州接壤。閩人擊之。漢主敗歸。通鑑作南宮王

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歐史南漢世家。〔附錄〕〔廣東通志初稿〕宮在仙湖其前為藥洲。

九年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問莊宗平梁。遣宮苑使何詞通聘。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三十二同。〔考異〕詞修按書詞用敵國體。未具貢物。通鑑云入貢。誤。備史云入賀。且覘中

國強弱。二月甲申。詞至魏。通鑑。楫大漢國主。〔考異〕本作國王。據歐史改。致書上大唐皇帝。莊宗召見於鄴宮。問南海事狀。

且言本國已發使臣大陳物貢。期今秋即至。薛史劉陟傳。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

通中國。通鑑〔胡三省注〕無敵國外患者國直亡。漢主既知唐之不足畏。誇虐亦由是滋矣。〔考異〕唐莊宗實錄同。光三年。唐南劉陟遣何詞來使。與通鑑同。即乾亨九年。歐史作乾亨七年。八月。白虹入三清殿。

〔考異〕歐史作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漢主憂畏。中外震懼。會詞臣王宏以為白龍見。上賦以賀之。漢主悅。乃改元白龍。五國故事。〔考異〕

蘭修按本白虹見王宏上賦遂以爲白龍耳薛史歐史通鑑並云白龍見據所聞也十國春秋云白虹化爲白龍見於南宮則失辭矣遷鑑在十二月非虹見之時且以梁嵩舉白龍元年進士證之非十二月改元明矣又按五國故事止稱宏爲詞臣十國春秋云乾亨時由進士官翰林學士又更名襲以應龍見之祥歐史南漢世家賜梁嵩等進士出身有差汪森粵西文載〔附錄〕〔粵西文載〕承旨不知何據

歷翰林學士見時多苛政遂求去嘗獻倚門望子賦曰蒼蒼茫茫道遠倚倚望望情傷念遊子之久別役慈心於遠方渺渺何之動幽懷於眷戀酒酒不返向上國以觀光當其截髮投師操心托跡遙望帝都俯登紫陌留臂於衛國門前題柱於昇仙橋側擔簦日久希寸祿以資榮負米程遙伏何人而請益征輪蓬斷別騎塵飛睇盼瞻瞻凝思依依欲歷而既升雲路遙憐而獨倚柴扉泪沒難明我則每晨昏而悵望宗支有托汝曷無早晚以言歸常曠望於烟霄每淒涼於蓬華杳杳兮故鄉寂寂兮舊室幾行雁陣空來萬里家書難述水聲遽驚懷古之思別恨惟對秋風之夕眷戀徘徊愁心驟開抑鬱之情恆自切湮淪之事有誰哀篤一葦於津涯誠難去矣聽孤鴻於碧落能不悲哉想彼淹留傷予離索踟躕兮不止優游乎何托盈庭之萱草徒榮滿眼之蘆花自落楊朱陌上蕭條而恨淚潛潛漢武臺邊宛轉而殘段漠漠俱陸海之水深念行役以難尋憶昔伯俞之志寧無泣杖之心見月而常憐獨坐陶蛋而每憶寒吟動茲懷土之思惟恐蜀魄觸爾還鄉之計暗托秋砧嗟夫峨峨仲邱殷勤士子獻書之致復何如干祿之心幾時止遣我日日望紅塵未見此心終未已漢主乃命歸奉母錫資皆不受請錫一郡丁賦從之〔考異〕輿地紀勝云近年郡守劉敏文錫丁奏云平南二稅舊無身丁錢獨桂平有之則是平南縣爲柳州時梁公嵩奏免也明矣蘭修按文載與紀勝合十國春秋云請錫本州一歲丁賦誤也又按宋會要紹興七年始廢賜州以平南屬潯州十國春秋云潯州平南人亦誤

白龍二年唐明宗天成元年  
吳越寶正元年

三年唐明宗天成二年吳乾元元年十二月漢主如康州通鑑（胡三省注）九域志廣州南至康州一百九十里

大有元年唐明宗天成三年春行籍田禮薛史劉陟傳三月楚大舉水軍圍封州通鑑封州兵敗於賀江（附錄）（九國志蘇章傳）敗我師於賀江溺死

者千漢主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大有遣左右街使蘇章（考異）本作遣將蘇章（通鑑補）（附錄）（胡三省通鑑注）漢都番禺做唐

上京（置左右街使）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為巨輪於岸上築隄隄之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輪挽索鎖楚

舟以強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歐史南漢世家（考異）通鑑云楚兵大敗解圍遁去以章為封州團練使通鑑欽州羅浮山民掘得古劍

以獻有篆文曰丁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軸護重重文獻通考（附錄）（嘉靖廣東通志）初國人莫之辨及平廣南競傳其言知者云宋太

羅以丁亥年降誕是丁水同宮也於文耳口王為聖尹口為君重山為出說丁亥年聖君出也（考異）嘉靖通志云通考作已與水同宮謂太宗以已亥降誕非是據陳樞羅浮山志作丁與水同宮謂太祖丁亥年生平嶺南乃太祖之世故知者以丁亥聖君出言斷非

亥云云關修按此說是也今據改正又按嘉靖通志云欽州羅浮山本名安京後人以形似惠州羅浮故改陳樞作惠州羅浮山志未免牽混

二年唐明宗天成四年吳太和元年

三年唐明宗長興元年九月遣將梁克貞、李守鄜〔考異〕歐史馭交記與通鑑同。薛史宋史作李知順。通鑑作李和順。安南志略作梁克正。越史記作李克正。攻交州拔之。執靜海

節度使曲承美以歸。〔河鑑〕〔胡三省注〕唐末曲頰據交州。至承美而敗。〔考異〕五代會要作曲美。漢主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為偽廷。

今反而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歐史南漢世家。〔考異〕蘭修按通鑑交州曲承裕子頰。頰子承美。凡三世皆為靜海節度使。越史記云。曲氏洪州人。世為巨族。其先承裕寬相愛人。為衆所服。唐曾

襲棄城。承裕自稱節度使。請命於朝。唐帝因授之。頰憑藉舊業。始據羅城稱節度。分定各處路府州社。置令長正佐。均田租。頰力役。政尙寬簡。民獲蘇息。曲氏三世。起庚子。終庚寅。共五十一年。與通鑑合。安南志略祇有頰承美二世。誤也。以李進為交

州刺史。漢主謂左右曰。交趾民好亂。但可羈縻而已。安南志略。越史記同。〔考異〕安南志略作大有三年。與歐史。通鑑合。薛史作劉陟。未僭號以前事。誤也。十月克

貞入占城。取其寶貨而歸。通鑑。〔胡三省注〕占城國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河南。鄰真臘。北抵羅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四年唐明宗長興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交州刺史李進知之。〔考異〕本作交州守將。歐史。安南志略。越史記。並作交州刺史。今據改。

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胡三省注〕傳唐書地理志。交州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漢主遣承旨程寶救之。〔考異〕越史記作

陳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通鑑。〔胡三省注〕去年漢取交州。今復失之。

五年唐明宗長興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為雍王。龜圖為康王。洪度為賓王。洪熙為晉王。洪昌為越王。洪弼為齊王。

洪雅為韶王。洪澤為鎮王。洪操為萬王。洪杲為循王。洪暉為恩王。洪邈為高王。洪簡為同王。洪建為益王。

洪濟為辨王。洪道為貴王。洪照為宣王。洪政為通王。洪益為定王。未幾，徙洪度為秦王。通鑑（胡三省注）漢諸王皆以州為名。（考

異）門修按諸名通鑑本作宏。歐史九國志皆避宋宣祖諱作洪。今改從之。歐史封樞樞為漢王。洪度為秦王。洪暉為息王。與通鑑異。又按歐史通鑑俱封十九人。五國故事封其子十有八人。誤也。

六年唐明宗長興四年閏龍啓元年五月遣左僕射何瑱致祭吳越王。吳越備史（考異）備史至於長興四年七月。即大有六年十國春秋載於大有七年七月。誤也。

七年唐愍帝應順元年四月唐廢帝改元清泰對明德元年春作昭陽殿。（考異）五國故事無年月。據王詡之昭陽殿賦序當在此年春。說見乾亨元年注。以金為仰陽。銀為地面。簷楹椳

栿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真珠。又琢水精琥珀為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之上。（考異）一本作東西二樓之上。漢主

親書其榜。五國故事（原注）已上見進士王宏昭陽殿賦。詢之越人。皆非虛也。（附錄）（五國故事）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進士王詡之上昭陽殿賦。吳越備史（考異）吳

國故事作進士王宏。即上白龍見賦者。闕修按爾雅。宏。大也。說文。詡。大言也。義本相因。當是王宏字詡之。宋人避諱或稱字耳。十國春秋以王詡之為王詡。與王宏為二人矣。又職官分紀載中書舍人王翺。獻朱鬣馬賦。胡與宏聲同。與詡形近。亦疑是一人。十國春秋云。王詡

一作初乾亨初舉進士拜中書舍人是也

十二月辛巳皇后馬氏殂漢主命判六軍秦王洪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

洪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况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

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洪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嘆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

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通鑑〔附錄〕〔通鑑注引九國志〕南漢楊洞潛為相海水令梁愚堂謝洞潛見之謂同列曰愚

從永樂大典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至三十七卷內錄出殘缺不全南漢止有劉洪操洪杲蘇章吳懷恩陳道庠邵廷瑁潘崇徹郭崇岳八傳此條當是楊洞潛傳中語今本無之其散佚多矣

八年唐廢帝清泰二年吳天祐元年閩永和元年

九年唐廢帝清泰三年晉高祖天福元年閩通文元年

四月遣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考異〕歐史云遣將軍孫德威攻蒙州

楚王希範自將步騎五千如桂

州漢兵自蒙州引還

〔附錄〕〔通鑑〕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吳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

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徒希杲知朗州

十月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通鑑

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皇帝。綱目。

十年晉高祖天福二年，南唐昇元元年。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通鑑。〔考異〕安南志略、越史記。

並作矯公羨是也。十二月，南唐遣使來告即位。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遣使在十月庚子，十國春秋書使至於十月誤也。封州團練使蘇章卒。章子五人，俱

為中郎將，豪俠任氣，所為不軌，號為五郎將。章年老不能教訓，會有告其謀叛者，逮捕下獄，悉斬之。章以

功得不坐，慚恚成疾卒。九國志蘇章傳。〔考異〕爾修按蘇章傳止稱大有十年卒，不著月日，今附是年之末。

十一年晉高祖天福三年，南唐廣政元年。三月，遣集賢殿學士鄒禹謨如南唐賀即位。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五月已未。十月，楊廷藝故將吳

權〔考異〕本作楊廷藝，據胡注改。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胡三省注〕劉昫曰：愛州東至小黃江口四百六十里入交州界。公羨遣使以賂求救於漢，漢

主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洪操為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附錄〕〔九國志劉洪操傳〕洪操字貞度，嬰第九子，洪澤之母弟也，幼知書，及長有識量，大有

中封萬王。將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於海門，為之聲援。〔考異〕九國志劉洪操傳：遣大將梁克貞率兵南下，與自護其軍。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



〔附錄〕〔通鑑〕益傲之孫也。〔胡三省注〕蕭傲相唐懿宗。〔考異〕開修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傲相  
僖宗胡注云相懿宗誤也。按表傲子虞給事中。虞子益商州團練推官。商州隸關內道。殆益未入南漢時官耳。益曰。今霖雨積旬。

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洪操帥戰艦自白藤江趨交州。

〔胡三省注〕白藤江當在峽州界。自此進至花步。抵峽州。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檄。銳其首。冒之以鐵。〔通鑑〕〔考異〕本作大

檄。因歐史改。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檣櫂者皆覆。洪操戰死。〔考異〕九國志檢洪操殺之。漢主收餘衆而還。〔歐史〕

家。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通鑑〕〔考異〕通考宋史交趾傳並云梁貞明中交趾土豪曲承

美專有其地。送款於末帝。因授節鉞。時劉陞擅命嶺表。遣將李和順伐承美執之。乃并其土宇。後有楊廷恭。紹洪皆受廣南僞署。繼爲交趾節度使。紹洪卒。州將吳昌岌遂居其位。與歐史通鑑不合。

十二年。晉高祖天福四年。閏永隆元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

忘也。〔胡三省注〕劉馬通婚故。日親潭。廣接境故曰鄰好。因薦諫議大夫李紆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通鑑〕初光裔自以唐

甲族。〔考異〕本作光裔。今改正。既見烈宗紀注。恥事僞國。常快快思歸。漢主乃習爲光裔手書。遣使問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

并其家屬皆至。光裔驚喜，為盡心焉。歐史南漢世家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復以其子翰林學

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通鑑

十三年晉高祖天福五年正月，遣使聘於南唐。〔考異〕原書九月，遣都官郎中鄭勣如南唐賀仁壽節。〔考異〕原書

至於十一月，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通鑑建南薰殿，雕沈

香為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匠者。前後十餘人。尚書左僕射黃損諫曰：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逮

荆楚，北阻彭蠡之波，南負滄溟之險，蓋舉五嶺而有之，犀玉珠貝果布之富，甲於天下。所謂金城湯池，用

武之地也。今民庶窮落，而工役繁興，天災人怨，兵家所忌，苟或不虞，其何所恃以為戰？且汴洛未平，荆吳

獷狡，正宜務農息民，以宏聖基。庶遏強敵，乃縱耳目之好，盡生民之膏，興土木之工，傷樸素之化，供一己

逸欲，而失天下心，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附錄〕〔清異錄〕殿晚年益事奢靡，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然，香有氣無形，願謂左右曰：隋帝論車燒沈水香，却成粗疏，爭似我二十四箇藏用仙。

人縱不及堯舜禹湯，漢主不說會宰相缺，羣下多推損。漢主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久之病卒。〔考異〕廣州人物傳

陶岳五代史補云黃損連州人少有大志其爲學務於該通嘗著三書號曰三要大約類陰符鬼谷同光初應進士以此書投於公卿間議者以爲有王佐才消登第歸會南海王稱勳損因獻十策求入幕府其言多指斥權要由是衆嫉之然以其投朝廷名第不可坐廢踰年始授永州團練判官未幾又得足疾遂退居於永州北滄塘湖上以詩酒自娛先是損嘗學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邱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同遊五老峯路遇磐石因憩歇頃之有叟長嘯而至指桑維翰宋齊邱曰公等皆至將相然不得其死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名宦不過一方州從事爾其後皆然關修按此條有二誤唐同光元年卽漢乾亨七年時建國已久云會南海王稱勳求人幕府其誤一也永州不屬南漢云授永州團練判官其誤二也又廣州人物傳云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築室於靜福山讀書吟嘯其中罕與浮俗接以績學聞於時尤善爲詩自謂所學未廣乃扁舟遊遊洞庭匡廬諸名勝納交天下士都官員外郎鄭谷爲湖海騷人所宗一見亟稱揚之嘗相與定近體詩格世多傳之登龍德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廣州與梁絕乃仕南漢主襲襲納損謀因事多所咨詢稍親任之累遷至尙書左僕射取湖南數州皆其策也所撰有桂香集行世損爲人該博多能輕利重義嘗捐貲築高良之邪陔灌田鄉邦賴之按此條亦有二誤梁龍德二年卽漢乾亨六年時與梁絕八年矣云歸自京師適廣州與梁絕其誤一也乾亨以後終喪之世未嘗得楚地云取湖南諸州皆出其策其誤二也又按零陵總記云淡塘在永州北三十里其水有九十九源長興初黃損爲永州團練副使求爲別業據此損在後唐長興初官永州大有中始仕南漢是時連州雖未屬劉龔或者如龔州梁嵩舉白龍元年進士不待既入版圖之後與又東坡志林云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重象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按損墓在連州高良梅花嶺見連州志遁去之說尤不足信也（附錄）（崇文總目）射法一卷黃損撰

十四年

晉高祖天福六年

四月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通鑑遣攝太尉工部侍郎盧膺尙儀謝宜清尙

衣高素清，如吳越。逆故王弟傅璠之室，馬氏不克。馬氏楚王殷之女也。先是，馬后既卒，遂求其弟，是行也。

楚王希範亦遣中軍使歐陽練俱往。馬氏誓不許，故不克。

吳越備史：（考異）備史至於五月，十國春秋書遣使於五月，誤也。又十國春秋錢俶璠傳，天寶十四年，娶楚武穆王

女馬氏未幾傳璠死，馬氏誓不欲生，嗣修按薛史，備史武肅不稱年號，容齋隨筆，梁開平二年，武肅改元天寶，備史載俶璠娶馬氏事，在梁龍德元年，即天寶十四年也。

十二月，漢主寢疾，通鑑有胡僧言識書滅

劉氏者，龔也。漢主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儼，以名焉。

歐史南漢世家：（附錄）（宋史龔澄福傳）後鑿用澄福，以其姓，卒亡其國。

十二

月，遣使區延保聘於南唐。

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昇元六年閏正月庚寅，即晉天福七年。漢之大有十五年也。闕修按通鑑目錄，天福七年閏三月，此云閏正月，不奉晉正朔也。是月甲申朔庚寅，為初七日，十國春秋書

遣使於十四年，末是也，今從之。

是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定保卒。

（考異）酌修按通鑑天福五年，漢主以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驗年卒，是定保為相在十三年，卒於十四年，今據移入。

十五年

晉高祖天福七年

四月，長星見，漢主避暑於甘泉宮。

五國故事

寢疾，以秦王洪度、晉王洪熙皆驕恣，少子越王洪

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勣謀出洪度鎮邕州，而立洪昌，制命將行，會崇文

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考異）歐史云：龔病臥，寢中召右僕射王勣與訴，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尚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

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肯。後世如入牛角。勢漸小爾。泣下數滴。翻爲謀出。洪度於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翼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與通鑑詳略互異。丁丑。漢主

通鑑。考異。九國志三月丁丑。應通鑑作四月丁丑。開修按通鑑目錄。是年閏三月甲申朔。則三月四月均有丁丑日。據康陵碑。云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薛史五國故事。並作四月。與通鑑合。今從之。十國春秋較五國故事。反云從通

鑑作三月。年五十四。謚曰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薛史劉陟傳。歐史南漢世家。册府元龜二百二十四。九國志同。附錄。黎遂球蓮鬚閣集。子家菴橋對岸有洲名北亭。當

五羊城之東。先人有田在焉。嶽積丙子秋。田間有雷出。奮而成穴。耕者梁父過而見之。投以巨石。空空有聲。乃內一椎。疑其中。至夜靜聞雞鳴無恙。於是率子弟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凡數。各重十五六斤。其正處二金像。冕而坐。若王者。與后之儀。各五六十斤。地皆金蠶珠

貝藥之。有鏡一。光照暗中如白日。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動。其他異物不可指說。先攜鏡歸家。光動鄰舍。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其地。搜獲無餘。今其穴故在。碑文隱隱可讀。蓋劉氏冢也。朱學尊曝書亭集。陳元孝請于南漢主劉巖。葬番禺治東二

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土人發其墓。隧道深五尺。深三丈。有金像十二。一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人。以白金鑄。其他珍異物甚夥。有婢一。具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魚袋。臣盧應奉勅撰文曰。惟大有十

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感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云云。亡友仁和吳志伊撰十國春秋。盧應更作膺。謂事變爲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大尉。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惜其已逝。未得此

異聞也。考異。開修按所載碑文。光天元年與廣語同。而王士正皇華紀開作光天五年。又盧應奉勅撰。廣語作盧應勅撰。皇華紀開作盧應初撰。或傳寫脫誤。或拓本殘缺。視之未審也。至盧膺。吳越備史稱攝太尉工部侍郎。在天福六年五月。卽大有十四年。碑刻於光

天元年五月。而結銜互異。疑非一人矣。又按南漢百詠。陵山劉氏之墓也。在郡東北二十里。漫山皆荔子樹。龜趺石獸。歷歷具存。昔有發其墓者。其中皆以鐵鑄之。予嘗至此地。摩挲斷碑。不見船末。但見其詞。皆是葬婦人墓誌。考之僞史。疑是懿陵也。他尙有數處。如南海縣

宜風鄉及番禺黃陂新會上臺玉環等山等皆有之。據此則孚若所見在郡東北，非北亭之康陵可知。且其文漫山皆荔子樹為句，十國春秋謂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尤誤也。

高祖初生時，有日者視之，謂

代祖曰：公諸子惟少者貴耳。

五國故事

為人辨察多權數。

通鑑

僭位之後，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

奢極侈。

薛史劉陟傳

城中番禺兩山相屬，命鑿平之，就番山積石為朝元洞，後更名清虛洞，而以沈香為臺觀。

於禺山。

南海百詠引鄭熊番禺雜志

（附錄）（南海百詠）藥洲在子城之西北，漕臺之北界，舊居水中，積石如林，今西偏墮，水尚灌其東，幾百餘丈，穴城而導於海，綠淨如染，圖經云：僞劉聚方士習丹鼎之地。（又）九曜石在藥洲水中，圖經云：石太

湖產也，僞劉時有富民負罪者，每運實此以自贖，遂成勝景矣。（鄭陞番禺縣志）粵秀山半，劉襲時鑿石為呼鸞道，折而北有歌舞岡，襲時夾道栽菊，建樓觀於其上。

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瑰麗。

五國故事

（附錄）（南海百詠）甘溪在郡東北五里北山脚下，東晉太守陸胤所鑿，引泉以給廣民，亦呼甘泉，唐會昌間，節度盧公遂疏導其源，以濟舟楫，更飾廣廈為踏青避暑之地，僞劉時復鑿山為甘泉苑，中有泛杯池，灌足渠，避暑亭之類，其下流為甘溪，夾溪三四里，皆種刺桐木棉，旁則坦平大道，圖經及番禺志云：甘溪即薛謠水也，水在北山脚，岸高水自石而下，其聲謠謠然，故以為名。（又）越臺井在州北，越王臺下，深百尺，趙佗所鑿，水味清甘，劉氏呼為玉龍泉，民莫得汲，潘美克平後，方與衆共之，今在悟性寺前。（黃諫廣州水記）登粵秀山，轉而西行，憇悟性寺中，東苑一井，視九眼井殊勝，僞劉玉龍泉也。（輿地紀勝）荔支洲在南海東四十五里，周迴五十里，劉氏創昌華苑於其上。（考異）闕修按通鑑云：乾和二年，命越王洪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則昌華為劉襲所作，南海東當從海錄碎事作番禺東耳，廣語以今城西六里荔支灣為昌華苑址，非是。

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

王蠻夷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歐史南漢世家其妄自尊大皆此類也。薛史劉陟傳册府元龜二百三十三同。考素性嚴

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人於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脍之。五國故事有灌鼻割舌

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通鑑（附錄）（通鑑）或繫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五國故事）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肌體腐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鏹鋸互

作血肉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其脣吻必垂涎及頤頷若噲膏血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

有司俟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蜮毒龍之類非可復以人論也。五國故事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

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國中宦者大盛。通鑑





# 南漢紀卷三

## 殤帝紀

殤帝名玠，高祖第三子。

九國志：「考異」闕修按稽古錄又稱七年夏漢主曷弼子昂嗣。八年漢主曷弼弟曷自自立。是玠亦名昂也。又按歐史云曷子權權，曷圖皆早死。玠次當立。是玠為第三子。薛史云長子諫也。初名

洪度。歐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封賓王，又封秦王。薛史劉瑋傳九國志同。四月，即皇帝位，更名玠。以洪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

曰皇太妃。通鑑：「考異」十國春秋作三月。月事蓋誤以高祖為三月殤也。遣使蕭規如南唐告哀。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六月。唐主廢朝三日。五月丙申葬天皇大

帝於康陵。盧應康陵碑：「考異」通鑑作八月。六月，遣法物使公孫惠如南唐告即位。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八月甲申。十國春秋作孫惠誤也。有神降於

博羅縣民家。「胡三省注」博羅漢古縣，唐屬循州，時為漢土，郡國志循州有羅浮山，浮海而來，傳著羅山，故名博羅。宋朝博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接境於羅山，故曰博羅。東接龍州，南接西平，西接增城，界與人

言而不見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過賢事之甚謹。「考異」馬令南唐書張過賢傳：過賢秦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鎮有神降云云。闕修按當云循州博羅縣

小吏，秦後擊近，又脫博字也。陸游南唐書過賢傳云：循州人張過賢，本羅縣小吏，亦脫博字。又按輿地紀勝乾亨初移循州於雷鄉縣，時博羅已屬順州。二書蓋沿舊稱也。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

禱於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百官，攻掠海隅。遇賢年

少，無他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以越王洪昌為都統，循王洪杲為副以討之。

通鑑（附錄）（九國志劉洪杲傳）洪杲字曰

宣，襲第十子。母南儀謝氏，名宜，清有寵。洪杲十歲封循王，好步騎，復便弓馬，以膽勇聞。諸兄皆尚儒學，或勸令讀書。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經乎？襲以兵書教之，遂略通大義。光天初，循州賊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擁衆攻下郡邑。洪杲請統衆討賊，玠以其尚幼不許。洪杲曰：兵法尚變，不尚齒也。因令越王為都統，洪杲副之。（考異）剛修按南儀謝氏當從吳越備史作尚儀謝氏傳寫之誤。

次錢帛館，軍士方食，賊衆奄至。洪杲率親信數

百人介甲躍馬，徑入賊中，殺賊數十人，賊為少却。俄而越王領衆繼至，與賊大戰。自辰及午，賊衆益盛，圍

我師數重，矢下如雨，軍士多死。洪杲矢盡，挺劍力戰，流血滿袖，指揮使陳道庠

（考異）此六字據通鑑補

裨將萬景忻

等，蒙以大柎翼二王以出。

九國志劉洪杲傳（附錄）（九國志陳道庠傳）道庠，穎川人，父瑤，唐末避亂於封州，膂力絕人，隱聞其忠勇，召至帳下，隨隱入廣州，遷雄虎將軍卒。道庠幼俊爽，起家為虎賁郎，朝杲有父風，大有末

給事晉王府，襲疾，亟命以道庠為元帥，府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天初，張遇賢起循州，大掠郡邑。道庠與萬景忻從越王、循王東征，遇賊錢帛館，賊圍之數重。自辰及午，我師殆盡。道庠與景忻奮劍大呼，殺十餘人，賊衆披靡。於是披二王而出。（考異）剛修按九國志洪杲以戰功授桂州觀察使，諸史未見，今不取。又按通鑑道庠，端州人，當是其父仕南漢後，遂居端州也。

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刺史劉傳。

通鑑使滕紹英如南唐，賀仁

壽節。陸游南唐書。〔考異〕原書至於十二月。

二年。晉出帝稱天福八年南唐保大元年。閏天德元年。三月丙戌，漢主遇弒。九國志。〔考異〕馬令南唐書作四月。據聞赴之日也。漢主性庸昧，即位之後，大恣荒淫。薛

劉玢傳。高祖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為樂，或衣墨縷與娼女夜行。歐史南漢世家續六帖同。東西兩教坊伶

官千餘人，常晝夜出入宮中。內常侍吳懷恩屢言於漢主曰：禁中簫韶府內樂百餘人，皆善音律，夜宴用

此足矣。焉用教坊？若夜雜入禁中，不拘閑籍，恐姦人竊發，不可不慎。漢主不聽。九國志吳懷恩傳。〔附錄〕〔通鑑〕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

越王洪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考異〕關修按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聰慧者數十人，於教坊習樂，名簫韶部，改曰雲韶部，內燕則用之。云云。簫韶部即南漢舊稱。通考謂賜名簫韶部，雍熙初改曰雲韶部，誤也。常猜忌諸

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胡三省注〕露體而搜索之，恐其挾懷兵刃也。晉王洪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

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洪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

〔考異〕歐史云：洪熙、洪杲、洪昌、陰道陳道庠、養勇士史作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胡三省注〕晉府，洪熙所居第也。〔考異〕歐史云：洪熙、洪杲、洪昌、陰道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等習為角觝。薛史云：晟與其弟越王洪昌等同謀弒玢。關修按通鑑云：洪昌屢諫不聽。

又云洪景請斬思潮等則謀逆之舉  
洪景洪昌必不與聞矣今從通鑑

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洪熙

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

(胡三省注)因扶掖而拉其脅殺之

盡殺其左右

通鑑(考異)九國志左右皆散走

立二年年二十四諡曰殤

歐史南漢世家

# 南漢紀卷四

## 中宗紀

中宗名晟。

九國志。考異。十國春秋注云。五國故事。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諱去之。據此則名宏晟矣。闕修按五國故事。謂晟本名宏熙。以上一字犯宣祖諱。故去之而不書。其於劉龔諸子十餘人皆不書。無去上一字而得單名者。可證也。若謂宏熙。必不然矣。

熙嗣位之後。改名宏晟。必不然矣。

初名洪熙。封晉王。

考異。薛史云。初封勳王。又封晉王。與諸書異。又云。陵第二子。闕修按當云第四子。

既弒殤帝。

歐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

明日。百官諸王。

莫敢入宮。越王洪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洪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洪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

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

考異。歐史云。以洪昌為兵馬元帥。知政事。無太尉兼中書令。

循王洪杲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

受賞賜甚厚。

考異。歐史劉思潮等封功臣。九國志晟立。以道庠為功臣。領英州刺史。出入宮中。賞賜優厚。

漢主既立。國中議論詢詢。循王洪杲請斬思潮等。以

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洪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同之。洪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禪帥衛兵突

入。斬洪杲。

考異。闕修按九國志。洪杲與親信飲酒第中。思潮與譚令禪領衛兵排闥而入。斬其首以徇。與通鑑合。歐史云。晟使使者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

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

後赴召至則殺之。今不從。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洪昌賢而得衆。尤忌之。建武節度使

〔考異〕本作雄武。胡三省云。當作

建武是也。今據

改建武軍邕州。齊王洪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七月。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遇賢告於

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率衆踰嶺。趨虔州。

〔附錄〕〔馬令南唐書張遇賢傳〕遇賢竊南唐百勝軍節度使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衆連陷諸州。縣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守城。遇

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羣盜四出攻劫。未幾。通事舍人邊鎮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數千。出援虔州。賊衆大敗。焚其營。走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困窘。復告於神。神不復語。遂棄營潛遁。賊帥李台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於建康市。

十月。命詔王洪雅致仕。十一月丁亥。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通鑑。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元德大明至道

大廣孝皇帝。〔考異〕歐史作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廟修按以雲門山碑後主尊號證之。似雲華御室記爲可據也。

乾和二年。晉出帝開運元年。三月。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洪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考異〕歐史作是夏事。以

戶部侍郎陳偃同平章事。六月乙巳。幽齊王洪弼於私第。十月丙午。毒殺鎮王洪澤於邕州。通鑑。鎮王居邕

州有善政。是歲鳳凰見邕州。漢主怒。故使人酖殺之。

歐史南漢世家。〔附錄〕〔赤雅〕南漢時。邕州有六鳳凰。高五尺。金冠五彩。飛入城中。衆鳥朝之。文若布錦。其鳴節節足足。〔考異〕

蔡條茂園山叢談云博自有遠村號綠舍皆高山大木人跡所弗及斗米一二錢蓋山險不可上有小江號龍潭魚大者動長六七尺皆  
變而飛所過則羣鳥舉爲之斂翼俛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吾歎曰此真鳳凰也古人謂南方丹  
山產鳳爲信關修按赤雅亦載此事並不涉南漢十國春秋載於乾和十三年無謂也附正於此

三年晉出帝開八月殺韶王洪雅九月殺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譚令禮考異歐史云殺劉思潮等五  
人而通鑑不及譚令禮殆誤脫也

補今據以右僕射王翹考異關修按通鑑天福七年稱右僕射  
於此稱左僕射歐史則俱稱右僕射今據改管與高祖謀立洪昌出爲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

外皆懼不自保通鑑是歲於程鄉縣置敬州太平寰宇記考異通考作恭州  
避宋徽祖諱也十國春秋在乾和四年誤

四年晉出帝開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特進鄧仲遺之漢紀胡三省注路振九國志陳道庠父璠與鄧  
仲有舊故然考異十國春秋以璠爲鄧

仲父誤也道庠問其故仲曰愍獠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仲通鑑考異歐  
史作三年事九國志

云道庠大懼遂謀亂事未及發而晨覺之乃收道庠仲下獄翼日同斬於市悉夷其族五國故事云晨既懼道庠欲其自退乃賜之漢  
紀一部庠受賜莫知其由因以問內侍鄧申申曰殺韓信醢彭越之謂也庠因稱疾晨聞之反怒申以漏洩乃兼誅之與通鑑互異是

歲析韶州始興、浚昌、二縣置雄州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同考  
異十國春秋在乾亨四年誤也

五年晉出帝開運四年漢高祖稱天福十二年二月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更稱天福十二年六月戊辰改國號曰漢九月漢主恐

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洪弼貴王洪道定王洪益辨王洪濟同王洪簡益王洪建恩王洪暉宜王洪照

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通鑑胡三省注劉晟殘同氣而漢天倫桀紂之虐不如是之甚也

六年漢高祖乾祐元年八月遣知制誥鍾允章考異歐史作工部郎中知制誥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

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

吾進取之秋也十二月辛巳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西北兩招討使通鑑與巨象指揮使吳珣

歐史南漢世家考異關修按九國志吳懷恩傳云與指揮使吳珣領兵侵楚與歐史合通鑑失載也今據補粵西文載十國春秋並作吳珣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

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懷恩已拔賀州鑿大穿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穿

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

漢兵復取昭州通鑑胡三省注賀州西至昭州三百餘里考異關修按通鑑於後三年始取蒙桂連宜嚴梧等州歐史云乾和六年珣等攻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國志云吳懷恩與吳珣侵楚中歲間取梧州



六州之邑皆

與通鑑異

七年漢隱帝乾十二月漢主如英州通鑑胡三省注南漢以唐廣州道陽縣之地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受神丹於野人隨御雲華石室以

藏焉十國春秋附錄廣語英德縣南約五里一石壁高千餘仞上有洞曰碧落南漢命為雲華御室有記鍾九章碧落洞天雲華御室記大漢享國之三十有三祀龍集己酉季冬癸開十四葉上以萬機有暇四海無波時屬新寒節當冬狩九卿

扈駕百司隨鑾巡英州舍於閃石翼日排僊仗簪翠華羽衛星羅旗幟雲布嶽靈警蹕風伯清塵上衣龍章絳袍曳鳳文翠綬佩流黃鑲金之劍御飛輦凌崖之輿幸茲盤龍石室者也伏惟大聖文武元德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陛下聖惟天縱功格帝慈味道探元奉真元之化增拱垂表返淳朴之風百度惟貞九圍承式因訪清虛之景爰追汗漫之遊斯山之勝槩也得非元化興機巨靈運智丹臺瑤室真為上帝之居乳竇芝房宛是長生之境白犬吠而壺天盡水禽語而洞壑雲深神草含華元泉瀉瑞於是拂石牀而設御停玉盤以凝旒送紫龜呈祥河宗效器俄頃有一道流衣短褐斂容而至自稱野人本無姓名云昔時葛先生於此石室煉丹砂藥成息烟騰雲而舉令野人且伏火延神祕丹於寢府并云後五百載當有真人降此子宜以其還丹呈獻昨略算之起重光單觀之歲迄屠維作噩之年將四百七十九祀吳合金德主來幸驗真君之言明矣野人因匍匐而來上喜問所陳問仙者寢丹何在野人曰咫尺耳遂捫蘿於峭壁中取出一小石函函上有金書古篆題九龍之丹四字內有神丹七粒大如黍粟光彩射人僊者閉函取丹躬自持獻野人遽旋踵隱入石縫間罔知厥止時有近臣奏曰聖上德契元微慈茲靈異尚以兆民係念四海為心雖獲還丹未宜輕服上然所奏遂屏去左右迺召從臣吳璽恩捧丹隨御於石室深窅處擊石之聲莫知矣揮日亟命道衆設壇場陳齋醮以申告謝寢殿由是龍顏開豁圓蓋舒情緩舞瑤琴弄流泉之激越親灑宸翰潛睿思之縱橫奏九成之簫韶烟霞繚繞感百獸之率舞洞府喧闐羣后子來皆別於禹會衆僊萃至載祝於堯齡微臣榮列紫垣獲隨鑾轡紀僊靈神奧之事媿乏好辭頌聖朝煥赫之功慙無麗藻拜承綸旨伏積兢惶

八年。漢隱帝乾祐二年。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

等用事。（道鑑）（胡三省注）史言南漢終以宦官女寵亡國，而南漢主所以能終其世者，以僻處海隅，而中國未有真主耳。十一月，漢郭威弒其主承祐。綱目

九年。周太祖廣順元年。北漢稱乾祐四年。正月，郭威稱皇帝。綱目國號曰周。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

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漢主以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考異）本作以內侍吳懷恩為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云云。簡修按通鑑乾祐元年十二月，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

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與九國志乾和六年除官正合，則此年當書以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

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胡三省注）桂州溪南有白龍洞，在平地牛山上。（考異）簡修按希廣於上年十二月為希萼所殺，此云希廣遣彭彥暉備南漢者，追敘之辭也。又按寰宇記南

溪山在臨桂縣南五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白龍洞在南溪平地半山，胡注溪南二字倒誤。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

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胡三省注）蒙州，桂州去四百餘里。與彥

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

相與飲酒對泣。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胡三省注〕三十五舅謂希廣、三十舅謂希夢、漢主翼、娶楚王殷女，故呼希廣等爲舅。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胡三省注〕言舉國臣唐也。今聞唐兵已舉長沙。

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婚姻，觀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元珪以爲不可，十一月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

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胡三省注〕九域志桂州北至全州一百六十三里。桂州遂拔，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柳、鬱、

象等州，始盡有嶺南之地。通鑑〔考異〕本作宜、連、梧、嚴、富、昭、柳、鬱、象等州。蘭修按通鑑於前三年已取昭州，此處重出，今刪。加懷恩濮陽縣公。九國志吳懷恩傳。十二月，遣

內侍丞潘崇徹。〔胡三省注〕唐內侍省有監，有少監，未嘗有丞，此南漢創置也。〔附錄〕〔九國志潘崇徹傳〕崇徹南海人，事襲爲內侍省局丞，頗知書，有幹略。〔考異〕蘭修按宋史潘崇徹傳亦云南海人，蓋以南海

分置成寧。臆度之也。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南唐邊鎬發兵救之。通鑑遇於義章。〔考異〕本作宜章。蘭修按李攸宋朝事，太平興國元年始改義章縣爲宜章，避宋太宗景諱也。

今改正。崇徹令步將康崇保分兵爲兩翼以掩之，南唐兵大敗，遂克郴州。九國志潘崇徹傳。邊鎬除全道、二州刺史，以

備漢丙辰，南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繼知全州。通鑑〔胡三省注〕全道、二州與南漢賀、昭、桂三州接界。

十年。周大觀殿南唐主既克湖南，以知全州張榘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四月，遣統軍使侯

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趣全州，與張榘合兵攻桂州。漢伏兵於山谷，榘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

兵夾擊之，南唐兵大敗，訓死，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附錄）五國故事：江南李氏因湖湘之勢，遂以兵侵其境，為最

異。馬令南唐書云：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榘爭之不克，讓合上年為一事。十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考異）附修按：時王逵已陷長沙，自稱武

潘崇微救之，遇於螺石。（胡三省注）螺石在柳州義章縣。崇微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

里。（通鑑）（考異）歐史云：斬首萬餘級。九國志云：逵僅以身免。

十一年。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遣兵侵全道永州。朗州劉言以何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朱全瑋為先鋒，使將牙

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之。（附錄）通鑑敬真、全瑋二人至長沙，王逵出郊迎，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因淹留不遣，逵乘敬真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真不亟排禦，因收繫獄。全瑋逃去，二月辛亥朔斬敬真以徇。

未幾，全瑋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考異）附修按：敬真與逵不協，與全瑋謀作亂，故逵以計殺之。通鑑不言漢兵下落，殆楚兵已出，遂引還矣。九月，漢主立其子繼興為衛王，璇興為桂王，慶

興為荆王，保興為禎王，崇興為梅王。（考異）隨修按歐史以禎王為祥王，避宋仁宗諱也。

十二年周世宗顯德元年春，漢主親耕籍田。歐史南漢世家初，靜海節度使吳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至是始請

命於漢。漢主以昌文為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通鑑（考異）關修按漢書，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凡三世。歐史權卒，

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下文無昌濬事。惟於大寶八年，書交州吳昌文卒，則昌濬、昌文當是一人。安南志略云：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昌濬卒，弟昌文立。凡四世。恐誤也。越史記：權於晉開運元年卒，長子昌岌，第二子昌文，次子南興。乾興尚幼，其姪楊氏篡立事。

近於穆官小說，然足證別無昌濬也。通考宋史亦無昌濬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文使人止璵曰：（考異）本作昌濬。據通鑑改。海賊為亂，

道路不通，璵不果行。歐史南漢世家四月，以高王洪邁為建武節度使。（考異）本作雄武，今改正。鎮邕州。洪邁以齊鎮，二王相繼

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洪邁謀作亂。戊午，遣甘泉宮使林

延遇賜酖殺之。通鑑

十三年周世宗顯德二年六月戊午，殺禎州節度使通王洪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通鑑（考異）關修按洪政為節度，年月無考。十國春秋洪政傳云：乾

和十三年爲禎州節度使。殆臆說也。

十四年 周世宗顯德三年 三月乙未。甘泉宮使林延遇卒。初。閩惠宗娶烈宗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

於番禺。專掌國信。高祖賜以大第。廩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

宮禁。可如是乎。高祖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鈎校諸司事。及聞惠宗遇弑。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

哭。 〔考異〕通鑑載在後唐清泰二年十月。卽高祖大有八年。今併入。 延遇陰險多計數。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及卒。國人相賀。延

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漢主卽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 通鑑〔胡三省注〕龔澄樞繼林延遇用事。南漢遂亡矣。 是歲周遣

使來聘。 十國春秋〔附錄〕〔清異錄〕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嶺海之強。世宗遣使度嶺。館接者。遺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及本朝。銀主面縛。僞臣到闕。見洛陽牡丹。大駭嘆。有籍紳謂曰。此名大北勝。

十五年 周世宗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元年。 漢主聞南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周。爲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旣而

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胡三省注〕此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又古語云。民主偷必死。南漢主將死之徵也。〔考異〕歐史作上年事。 十二月。中書侍

郎同平章專廬膺卒。通鑑

十六年 周世宗顯德五年南唐中興元年三月改元交泰

六月望夜宴於甘泉宮。是夕月有食之。測在牛女之度。漢主自覽占書。既而

投之於地曰。自古豈有長存者乎。因縱長夜之飲。薛史劉晟傳卜葬域於城北。連甃為塲。親臨視

之。歐史南漢世家八月辛巳。漢主殂。通鑑九國志同年三十九。歐史南漢世家諡曰文武光

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薛史劉晟傳中宗率性荒暴。薛史劉晟傳既弑兄不順。懼衆不服。

乃益峻刑法以威衆。歐史南漢世家又造生地獄。凡湯鑊鐵牀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過。咸被其苦。薛史劉晟傳陰遣巨

艦指揮使暨彥質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

凡數百不可悉紀。歐史南漢世家殿側置宮人。望明牕以候曉。謂之候牕監。清異錄每宴會則獨處殿庭間。侍宴臣僚。

皆結彩亭。列坐殿之兩隅。宴酣則有司以檻獸進。兩旁翼以戈戟。漢主親持弓矢下殿。逡巡獸出。移庭而

上引弓射之。兩旁戈戟競進。獸乃斃。其爲樂皆類此。

五國故事

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尙玉樓項。拔劍斬之。

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旣殺之。嘆息而已。

歐史南漢世家



# 南漢紀卷五

後主紀

後主名銀。九國志初名繼興，封衛王。歐史南漢世家、宋史、南漢世家、九國志同中宗長子也。薛史劉瓛傳、九國志同八月辛巳，即帝位，更名銀，改元

大寶。通鑑時年十七。薛史劉瓛傳、五國故事同（考異）通鑑、宋會要長編、宋史、並作年十六。蘭修按後主卒於太平興國五年庚辰年三十九，推至大寶元年戊午十七是也。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

使龔澄樞。（胡三省注）歐史曰：劉氏作離宮以遊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大微，諸宮皆置宮使領之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考異）宋史作才人盧瓊仙。臺省官備位而已。

十一月辛亥，葬文武光聖明孝皇帝於昭陵。通鑑（考異）本作文武光孝皇帝，據薛史、歐史補

大寶二年。周世宗顯德六年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考異）歐史、廣州人物傳、並作左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

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十一月，漢主將祀園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

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

於郊祀日作亂。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為然。乃收允章繫合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為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為我語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漢主曰：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

（附錄）（廣州人物傳）鍾允章番禺人，博學能文辭。

劉龔設科取士，允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尤見知於最，最喜其文思敏捷，營建離宮碑記暨詰勅，多合為之，運筆斯須，華藻眩目，由是名聞於諸國。最遊羅浮山，應制為詩文多稱旨，每曰：允章倚馬才也。拜工部郎中知制誥，被殺之日，天色黯慘，道路以允章素忠鯁，皆為之掩涕。彥真誅後，始收葬焉。弟有章，亦有文學，累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先允章卒，嗚呼！危行言孫，處亂世之大律也。允章一犯其禁，凶於厥家，雖然，脂韋浮沈，萬世猶有腥焉。當銀時，蓋有自宮以求進者，其於允章賢不肖何如也？（梁廷佐廣州貞烈傳）鍾允章妻牟氏有賢行，允章號賢臣，而性吝嗇，歲復賜甚厚，未嘗分遺故人。牟誦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餘資，只用一鉢，猶且款接賓友，今寶貨盈室，而義路榛塞，烏用此富貴為也？乃出鉢示允章，允章大慙。自是稍稍分散矣。（考異）通鑑：允章，宣化人，廣州鄉賢傳，其先邕州人，徙家番禺，開修按唐書地理志，宣化屬邕州。自是宦官益橫，辛亥祀園丘大赦，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隆德高明宏道大光孝皇帝。

陳守中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考異：開修按雲門山碑立於大寶七年，所稱尊號，上於何年，諸書無考，以中宗乾和元年南郊大赦，羣臣上尊號例之大寶之初，惟是年郊祀大赦，上尊號當在此時，今著之。未幾以龔澄樞為

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通鑑：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

任。南史南漢世家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

有免死而宮者。通鑑初高祖雖寵任中官其數裁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中宗時千餘人稍增內

常侍諸謁者之稱至是漸至七千餘。考異通鑑云有為三師三公者但其上加內字諸使名不翅二百

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日百官為門外人。宋史南漢世家弟延錫以捍賊死節嘉靖廣東通志簡文會南海人善詩律為人耿直劉

嬰開進士科場第一人及第累官尚書右丞建事宗劉晟諫其暴酷晟怒謫嶺州刺史盡心民事卒於官又胡資王字時賢曲江

人少力學以博洽知名南漢時進士甲科嘗讀書中宿峽經史皆有發揮累官中書舍人知制誥劉琰淫虐辭官歸乃著南漢國史自劉

謙至錫為五主傳楊洞潛至陸光同等三十三人為純臣傳有具臣亂臣宦官女媧之目凡十二卷銀亡上其書於宋號劉氏興亡錄以

明經授著作郎會詔有官者得與科試遂登咸平庚子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後致仕卒於家曾補昇曾井記曾芳漢廣州刺史之

後五代時尹程鄉縣以清簡仁愛聞邑境民有瘡痍者公給以藥愈由是遠近踵門者日以千百公乃以大劑藥納於井令瘡者飲之是

後邑民祠公飲水愈疾如初宋南冠僂智高叛上命樞密使狄武襄公率大兵五萬由廣東蹈海軍至境感疾瘡武襄公禱之井水溢出

以給軍旅疲濟狄公旋師奏凱首以公井泉為言仁皇降制諡忠孝公且賜飛白書曾氏忠孝祠五大字蘭修按曾井記刻於元延

祐四年七月羅浮山志黃勳南漢大有末官嶺州刺史時馳淫刑峻法庶官入水簾洞左結茅居之時服黃衣繫阜條腰懸玉瓢遇

婦寺之儀。未有如劉氏者。陰陽舛舛。冠履倒置。如鸞、簡、諸臣。皆所謂門外人也。噫。五十五年。亡已晚矣。（考異）輿地紀勝云。陸績井在貴州城內。東偏有橋一林。乃乾和中刺史劉博古所種。顯修按三國陸績曾為鬱林太守。故貴州城有懷橋坊。博古稱橋。亦此意也。當從紀勝作貴州刺史。文載與十國春秋立誤作涪州。（附錄）（清異）

澄樞等既專政。漢主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附錄）（清異）  
歐史南漢世家續六帖  
錄）劉銀昏縱得波斯女。年破瓜。黑  
願而懸點善淫。踐襲之。賜號媚猪。  
自稱蕭開大夫。（清異）  
宦者陳延壽。（考異）宋史作延受。  
引女巫樊胡子。（考異）宋史作樊胡。  
自言玉

皇降胡子身。漢主於內殿設帷幄。陳寶貝。（考異）宋史云。羅列珍玩。設玉皇坐。  
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考異）長。云。衣紫裾。宋史云。紫衣紫霞裾。坐

帳中宣禍福。呼漢主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為漢主言澄樞等

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附錄）（宋史南漢世家）  
歐史南漢世家。（附錄）（宋史南漢世家）  
又有梁山師。馬媪。何擬之徒。出入宮掖。  
又鍾祖父之奢縱。立萬政殿。飾一柱

凡用銀三千兩。以銀為殿衣。間以雲母。（附錄）（南海百詠）  
五國故事。  
鑄鐵柱十二。為乾和殿。（附錄）（南海百詠）  
張錡鐵柱。今府之治事  
應尚植其四。柯公述所致也。二者猶見於相安亭

漆水。餘不知所在。（附錄）（郭紫嶺海名勝記）  
今藩司署鐵柱是也。一  
沒於城東濠。一沒於直司泥濘中。（附錄）（南海百詠）  
今布政司堂存二柱。  
建二十八寺。列布四方。以應二十八宿。（附錄）（南海百詠）  
（附錄）（南海百詠）  
（附錄）（南海百詠）

百詠以寺名為詩。東七寺曰慈度、天王、覺華、普慈、化樂、興聖、覺性。西七寺曰文殊、千佛、真乘、水月、定林、昭瑞、集福。南七寺曰寶光、千秋、古勝、延祥、地藏。其二寺失。北七寺曰國清、尊勝、證果、報恩、地藏、報國、悟性。（考異）顯修按南海百詠。不著年月。嘉靖通志云。慈度寺在州

東南漢大寶間建。又王文鳳慈度寺記。海珠慈度寺。舊在州東。南漢大寶間始創。合定林等二十八寺。列於郡之四方。以應列宿。則皆建於銀時矣。輿地紀勝又云。淨慧寺。劉氏長壽寺也。劉之宗女爲尼居之。按卽今將軍署西六榕寺。在二十八寺之外。起天華

### 宮於羅浮山。

鄒師正羅浮山指掌圖。附錄。蘇軾東坡集。天華宮在羅浮山之西。南漢主建。有甘露。羽蓋。等亭。雲華閣。命巾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廷祥寺西北。有兩峯相壘。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則金沙洞也。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爲黃龍洞。又崑崙清界。南漢立殿。遺址尙存。又銅玉皇像。併二侍從。在冲虛殿。南漢所鑄。宋廣業羅浮山志會編。天華宮故址。左爲含陽門。右爲起雲門。刻石猶存。萬曆戊子。歐大任猶及見之。又長安塘上有橋曰奉宸。南漢主由此往天華宮。故名。考異。闕修按羅浮山志。方輿紀要。並云周顯德六年。越天華宮。卽大寶二年也。今從之。十國春秋載於大寶元年。歐必元羅浮山行記云。最作天華宮。並誤。無名之費。日有千萬。五國故事。

三年宋太祖建正月。宋太祖受周禪。奉周帝爲鄭王。稽古錄宦者陳延壽言於漢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帝

盡殺羣弟故也。漢主以爲然。三月丁巳。殺其弟桂王璇興。李贄續資治通鑑長編。原注。日據司馬光朝記。以四月誕日爲乾德節。

光孝寺東於荔枝熟時設紅雲宴。清異錄。附錄。廣語。城北方春園。東接薛薛之水。可以通舟。其橋曰流花。銀與女侍中盧瓊仙。黃瓊芝。李嬪姬等爲紅雲宴於此。以內府局令邵

廷珪爲內常侍。時漢主春秋已長。而未知稼穡。荒於游宴。人心危懼。廷珪每從容言曰。宗社安危。繫於陛

下。願加檢慎。漢主建禹餘宮。在城東南六十里。山水奇絕。漢主避暑多往焉。廷珪雅所愛尚。因請解兵職。

願為宮使。漢主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廷珪以諸戎器不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鎧銷薄。不可以禦大敵。

乃為式親督工匠造之。

九國志邵廷珪傳。〔附錄〕〔九國志〕廷珪循州人。幼為黃門。給事禁中。言論峭直。與羣閣異。及長。有文武材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玠髮位為內謁者。遷內府局令。總宿衛兵。軍務嚴整。尤重儒士。有自遠

方來者。廷珪必先見之。為具資糧。而後引薦。多被任用。〔考異〕長編云。廷珪循州人。與九國志合。廣州人物傳云。東莞人。殆因廷珪造東莞鎮象塔而誤屬也。輿地紀勝云。一作奚廷珪。

四年。

宋太祖建隆二年。

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為符瑞。諷

羣臣入賀。

歐史南漢世家續六帖同。〔考異〕蘭修按通考所載妖異與諸書同。五國故事云。野獸生於宮殿。御非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

五年。

宋太祖建隆三年。

十二月。漢主納李托二女。長為貴妃。次為美人。皆有寵。拜托為內太師。

〔考異〕錢大昕二十一史考異云。按韶州乳源縣

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大寶七年建。其文云。列聖宮使甘泉宮使。既華宮使。閩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李托。不見有內太師之名。

政事必先稟托而後行。許彥真既殺鍾允章。益恣

橫。惡龔澄樞等居己上。頗侵其權。澄樞怒。會有告彥真與先主麗妃私通者。

〔考異〕十國春秋作麗姬。

澄樞發其事。彥

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遣西班牙將軍王仁遇告彥真父子謀反。下獄族誅之。

長編。乾和後多聚銅錢。城

內用鉛。城外用銅。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祿非特恩不給銅錢。十國紀年引漢史。〔附錄〕〔清異錄〕南漢地狹力弱。事例卑猥。州縣時會僚屬。不設座而分饋。阿堵號

六年。宋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宋以秦州團練使潘美為潭州防禦使。漢兵數侵桂陽及江華。為美所敗。長編。〔考異〕開修按宋史潘

美傳無月日。長編併載於授官時也。十國春秋作大寶七年正月事。未知何據。十月甲午。贈韶州雲門山證真寺僧文偃為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以寺

為大覺禪寺。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附錄〕匡聖宏明大師碑。十月十六日制曰。定水澄源。火蓮熾發。夙悟無生之理。永留不朽之名。萬象都捐。但祕西乾之印。一真不動。惟餘南祖之燈。韶州雲門山證真禪寺匡真大師。早契宗乘。洵超真覺。

雖雙林示滅十七年。願易全軀。隻履遺蹤。數萬年。應迴葱嶺。朕顯膺麻敕。綬嗣丕罔。泊三朝而並切皈依。乃一心而不忘迴向。仰我師而獨登果位。在冲人而良所嘉歎。宜行封賞之文。用示褒崇之典。可贈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證真禪寺宜升為大覺禪寺。重臣將命。亂冥坤儀。太常行禮於天墀。綸誥宣恩於雲陛。固可冥垂慈睨。密運神通。資聖壽於延長。保皇基於廣大。〔開修按〕碑載大寶六年八月特進李托奏請開塔。尋令奉迎入內。供養月餘。十月二十九日下李托部署。却迴山門。文具金石志。

刀山劔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東都事略劉鋹傳。宋史南漢世家同。制大量。重斂於民。凡輸一石。乃為一石八斗。長編陳均九朝編年

同。每石白配百六十錢。長編。〔考異〕開修按以上二事。一見長編開寶四年。一見開寶六年。今類載於此。民入城者輸一錢。〔考異〕宋史世家云。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

稅五錢。東都事略 劉瑛傳

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

〔考異〕南海百詠、陸平集、並云二千人。輿地紀勝、九朝編年、云三千人。湘水燕譚云八千人。蘭修按海門鎮在廉

州合浦縣。宋於此置太平軍者。輿地紀勝云媚川都在合浦縣。今尚有媚川館是矣。而廣州下重出媚川都。云屬東莞。南海百詠亦云。至今東莞縣漸海處。往往猶有遺珠。

凡采珠以石繩索繫於足而沒焉。深

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長編

久之珠璣充積內府。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爲飾。窮極華麗。

湘水燕譚錄

陳延

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

〔考異〕本作陳延受。今改從通鑑。〔附錄〕〔清異錄〕劉瑛宮中有魚英托銀椰子立壺四隻。各受三斗。嶺海人亦以爲罕有。魚英蓋魚腦骨。澆治之可以成器。

宮城左右離

宮數十。

〔附錄〕〔輿地紀勝〕劉王花塢。乃劉氏華林園。又名西御苑。在郡西六里。名半塘。有桃梅菱蓮之屬。〔南海百詠〕劉氏芳華苑在千佛寺側。桃花夾水一二里。可通小舟。〔嘉靖廣東通志〕芳春園在城北。飛橋跨沼。林木擗之如畫。顯德園在荔

枝灣。倚岸四十里。表五十里。今盡爲民居。〔廣語〕城西荔枝灣。南漢昌華苑。顯德園在焉。其在半塘者爲花鴨華林園。踰龍津橋而西。烟水二十餘里。多種菱荷。總名西園。城南有望春園。北有芳春園。東接甘泉苑。大抵銀時三城之地。半爲離宮苑囿。民之得以爲棲止者。無多地也。〔南海百詠〕花田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彌望。皆種素馨花。南征錄云。劉氏時美人死。葬骨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處。〔謝維新合璧事類引龜山志〕素馨花本名那悉若。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其家上生此花。因以得名。〔廣語〕花田南漢內人斜也。劉銀美人字素馨者。葬其中。銀多植素馨以媚之。名素馨斜。〔考異〕蘭修按素馨花。陸賈南越行紀。稱合南方草木狀。稱那悉若花。南漢宮人素馨。豈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家上種此花以媚之。謂家上自生者。傳會也。明一統志。劉王女墓在陽江縣東。女名素馨。葬此。家上生那悉若花。因名素馨。云云。語本龜山志。誤以劉王侍女爲劉王女矣。

漢主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之費。

宋史南漢世家。〔附錄〕〔清異錄〕南海城中蘇



氏園幽竹第一。廣主常與幸姬李蟾妃微行至此，頤酌綠蕉林。廣主命筆大書蕉葉曰：「扇子仙。」蘇氏於廣主幸宴之所起扇子亭。是歲靜海節度使吳昌文卒。長編其參謀吳處珩。長編同歐

史作呂處珩。九羽編年（考異）歐史作喬知祐。長編作橋知佑。越史記作矯知祐。開修按矯爲作吳處珩，皆傳寫之異。峯州刺史矯知護。交州望族。喬橋皆聲近之誤。歐史知祐當是知祐。轉寫爲祐，更爲佑矣。武寧州刺

史揚暉。牙將杜景碩等爭立。管內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起爲寇盜，攻交州。通考、宋史、交趾傳同。（附錄）（越史記）國內大亂所在競起。吳昌熾

據平橋。矯公罕據峯州。阮寬據阮家灣。吳曰慶據唐林。杜景碩據杜洞江。李圭據超類。阮守捷據仙遊。呂唐據細江。阮超據西扶烈。矯順據同湖。范白虎據藤州。陳覽據布海。號十二使君。

七年宋太祖乾德二年三月，令宮人鬪花。凌晨開後苑，各任采擇。少頃，敕還宮，鎖苑門。賭訖，普集角勝負於殿中。宦

者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麻以驗姓名。法制甚嚴，號花禁。負者獻金，要銀買燕。清異錄（考異）開修按清

異錄以樓羅麻三字標題，蓋記名籍也。於城西開池百餘步，列石甚富，爲明月峽、玉液池。其南北曰含珠亭、紫雲閣。每歲端午，

令宮人競渡於此。（考異）宋史太祖紀作九月壬寅，當是奏到之日也。宋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裕與潭州防禦使

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衡州刺史張勳陷郴州。刺史陸光圖及招討使暨彥質戰死。（附錄）（嘉靖廣東通志）陸光圖，四會人。

祖東昇爲劉暉裨將守端州。及擊建國。累遷兵部侍郎。父昂。桂州刺史。領靜江軍節度使。光嗣生長華貴。讀書知大義。仕至開門副使。劉銀時文武百官多入知內侍省。光嗣堅求外郡。遂出爲郴州刺史。張昏愚以郴爲極邊惡地。故徒任之。光嗣至郴。周恤窮民。招輯兵士。高瑛賴以寧謐。民呼陸父。大寶十三年。宋師來伐。光嗣遣兵備騎田嶺。會雨漲。黃溪水溢。宋將潘美順流破其柵。遂取郴州。光嗣與大將彥瓚力戰。收積被執。抗罵不屈。俱死之。（原注）光嗣有故吏龐姓者。常奏事見邊。屢譏之。及瑛降宋。過騎田嶺。龐來迎。瑛驚曰。公亦在此邪。對曰。大王之國。邊境至此而極。非有萬里之遠也。瑛初以郴爲極邊。意必在窮荒之北。故使光嗣居之。宋謝翱作郎吏。見故主曲。（考異）蘭修按此與長編後主行至公安。郎吏龐師進迎。謝事相類。或一事而傳聞失辭也。餘衆退保韶州。

初內常侍禹餘宮使邵廷珪累言於漢主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旂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今聞眞主已出。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請飭兵備。不然。悉內府琛寶。遣使通好。漢主愾然莫以爲慮。惡廷珪言直。深恨之。及是始懼。思廷珪言。乃以廷珪爲招討使。領舟師屯洸口。

長編（原注）九國志廷珪傳。言王師乘勝克連州。劉崇儼始用廷珪。按他書皆不然。今不取。（考異）九國志大寶七年。加廷珪開府儀。

同三司。東南面招討使。蘭修按東莞鎮象塔記。刻於大寶五年十一月。時廷珪結銜已稱東南招討使矣。

八年。宋太祖乾德三年。初邵廷珪屯於洸口。以待宋師。會宋師退舍。廷珪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

有投匿名書。譖廷珪將圖不軌。漢主信之。六月。遣使賜廷珪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珪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祀之。（附錄）（清異錄）南漢貴瑤趙純節。性雅。喜芭蕉。凡軒窗館宇。咸種之。時稱純節爲蕉迷。（十國春光）純節大寶時官內侍監。與龔澄樞。陳延壽。同事。而絕不侵撻朝政。（蘭修

按南溪寺人忠於事者，惟廷瑁耳，以誣殺之，宜其亡矣。若純節者，猶無貶焉，故附之。

八月甲子，宦者莫少璘等七人降宋。是歲，驩州刺史丁部領與其子槿

帥兵三萬人擊破吳處珩等，遂自立為萬勝王。〔考異〕九朝編年安南志略作萬勝王，東都事略、通考、宋史、並作大勝王。越史記初號萬勝王，開寶元年，僭稱大勝明皇帝。以槿為

靜海節度使，遣使來告。漢主因而授之。長編〔原注〕十國紀年，丁部領自稱萬勝王，以其子槿為靜海節度使，告南漢。乃乾德三年事，今併書之。〔考異〕長編併書於乾德元年，今移入九朝編年云。開

寶六年五月，授交州丁槿靜海節度使。初，丁部領與其子槿破吳處珩，自領交州為萬勝王，私署其子槿為節度使。部領立三年，槿襲父位。至是七年矣。聞上平定嶺南，懼而上表求內附，詔以槿為靜海軍節度使。開寶六年，上推七年，槿襲位為乾德五年，又上推三

年，部領自稱萬勝王為乾德三年，與十國紀年正合。十國春秋，大寶三年，部領為大勝王，誤也。又按東都事略，部領卒於太平興國初。十國春秋，大寶八年三月，部領死，詔以子槿為交州節度使，亦誤。

九年，宋太祖乾德四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歐史南漢世家，文獻通考同。〔考異〕十國春秋作常康縣民妻，善以南海析置常康，以臆度之。尊南海神為昭明帝，廟為

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考異〕關修按事載長編開寶四年，云太祖詔削去帝號及宮名，易一品服，今從十國春秋移入於此。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為部下所殺，先

是漢主命懷恩治戰艦於桂州，懷恩督役嚴，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略者，輒行捶撻，執役者皆怨之。於

是作龍舟成。〔附錄〕〔九國志吳懷恩傳〕造龍舟十，以備親征。懷恩躬自臨視，以綿幕其手，徧捫鉤楫，匠區彥希在側，因運斤斫其

首墮船中左右驚散後數日乃擒彥希斬於市懷恩為將數有功及被害國人愈恐漢主命潘崇徹代其

任。長編原注懷恩崇徹皆宦者也九國志世家言懷恩被殺在大寶二年大寶二年顯德六年也據懷恩傳稱王師取郴運後懷恩乃死又潘崇徹傳云崇徹代懷恩歲餘罷兵柄而世家載崇徹之罷在大寶十一年春則懷恩被殺當附此年本也王師取郴州後六

年乃取連州今并言郴運蓋誤耳潘崇徹不知以何官代懷恩當考司馬光朔記載此事於建隆元年四月且云懷恩被害乃是月庚辰龍舟成之日也蓋用十國紀年今不取附錄九國志吳懷恩傳懷恩番禺人舉為內府局丞性謹愿典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小過玆遷內常侍最襲位授宮闈諸衛押番乾和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以功加濮陽縣公大寶中為桂州團練使考吳開修按九國志救區彥希殺懷恩事與長編同宋史潘崇徹傳亦云懷恩為部下所殺十國春秋云懷恩召歸宿衛命崇

徹代其任誤也又按蒼梧縣感報寺銅鐘款懷恩結銜稱萬華宮使桂州管内招討使特送內侍上柱國九國志諸書皆失載

十年宋太祖乾德五年四月勅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於法性寺

光孝寺東城塔記附錄幾塔記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勅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

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躬有慶祈鳳麻無礙萬方咸使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然後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記考吳南海百詠云法性寺劉氏時為乾亨寺後復舊名今為報恩光孝寺乃南越趙建德之宅虞翻之園圃也開修按

即今西城光孝寺塔記闕卯輪躬三字茲據寺有菩提樹一株高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蕭梁時西域僧真諦所

手植蓋四百餘年矣是夏為大風所拔薛史劉瓛傳考吳開修按南海百詠菩提樹在六祖影堂前宋求那支摩三藏所手植天台志菩提樹智樂三歲移植於廣州光孝寺者其樹不花不實經冬不

湖葉之筋脈，細緻如繡，廣人每用此。秋，漢主寢室，屢爲雷震。薛史劉銀傳

十一年宋太祖開寶元年三月，西北面招討使〔考異〕宋史潘崇徹傳作西北面都統潘崇徹以飛語見疑，漢主遣內侍監郭崇岳

往覘其軍。〔考異〕宋史潘崇徹傳云遣薛崇譽使其軍以覘之戒之曰：崇徹果有異志，卽就誅之。崇岳至桂州，崇徹嚴兵衛以見之，崇

岳不敢發。還白漢主曰：崇徹日夕領伶官百餘輩，〔考異〕九國志宋史並云伶人百餘十國春秋云伶人八百餘恐無此事並衣錦繡，吹玉笛，爲長

夜之飲，不恤軍政，非有反謀也。漢主怒，會崇徹單騎來歸，漢主釋不問，但奪其兵權而已。長編〔考異〕開修按九國志潘

崇徹傳與長編悉合宋史潘崇徹傳云銀怒召歸奪其兵柄初，宋師陷郴州，獲南漢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麼，宋太祖見之，問曰：

爾在嶺南爲何官，對曰：爲扈駕弓箭官，乃授以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笑，因問本國政事，延業具

言累世奢侈殘酷之狀，太祖驚駭曰：吾嘗救此一方之民，長編東都事略劉銀傳宋史南漢世家同〔考異〕開修按宋史作乾德中事長編追敘於此於是道

州刺史王繼勳言劉銀肆爲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太祖猶未欲亟加以兵，乃命南唐

主諭意令漢主先歸湖南舊地。九月南唐主遣使致書漢主不從。長編高州大風雨壞廊宇及舍五百區。十

月瓊州颶風壞城門州屋民舍殆盡。宋史五行志漢主及二子各範銅為象少不肖似即殺治工凡再三乃成。

置天慶觀中。南海百詠輿地紀勝同。附錄。嘉靖廣東通志。天慶觀今元妙觀也。人以銀幣為時用物精多不敢顯犯其象嘉靖初提學魏校銷毀為鏡以歸。命鑿增江水口欲通舟道入羅

浮山不果。方輿紀要。考異。東坡集云。本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為狹免之穴命於增江水口鑿

其計窘矣。隨修按羅浮非可守之地直為遊玩計耳。蘇氏所論誤也。羅浮書羅陽水甚淺可筏而不可舟。南漢劉鑑於增江水口穿渠遠羅浮借其未成此渠成則北從增城舟入羅浮之陰南從東莞舟入羅浮之陽無不可矣。

十二年宋太祖開寶二年六月癸未宋以右補闕王明為荆湖轉運使將用兵於嶺南也。長編有兵過蒙州黎明遇獵

師驅黃犬逐鹿過前兵以鎗刺鹿視之一巨石也。已而人大皆化為石。輿地紀勝

十三年宋太祖開寶三年八月南唐主復令知制誥潘佑作書數千言勸漢主歸款於宋遣給事中龔慎儀來使。長編

考異。吳處厚青箱雜記作尚書禮部侍郎。與南唐書不合。東都事略作龔正儀。避孝宗諱也。其書曰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

憂賊之患。曷嘗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概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罄伸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來。遂成罅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黠閹大衆。仍以上秋爲期。令敵邑以書復敍前意。是用奔走在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始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讐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今古之常事也。盈虛消

息取與翁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遠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况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知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禍或修於懷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躬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掉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况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



設矣。其次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願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言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乘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己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泰山哉！何必扼腕肝衡，履腸蹀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爲哉！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遇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

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爲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己，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卽命敝邑速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云。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尙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

宋史南漢世家。〔附錄〕東都事略。陸游南唐書。所載書辭，詳略不同。今並錄之。〔東都事略〕頃者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尊隕。詳觀事勢，深切憂懼。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

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云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我則何苦而伐之。若與興戎而爭，我則必以取爲度矣。見今大振師旅，仍以上秋爲期。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誓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死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誓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善矣。足下之忿，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若一無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奈何，其可憐。煜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陸游南唐書〕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機阻，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繼吏弗靖，遂成尊隕。初爲足下危之，今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

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實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父母宗廟之讎。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逸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不可爭。而況今日之事邪。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強於上黨。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饋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饋道。盡係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爲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太祖皇帝常令江南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辯麗。累數千言。今藏之。太祖寶錄。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常得其全文。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雖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考異》。閣修按。東都事略。長編。並云。兩致銀書。據宋史書詞云。復遣人使。幣伸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衷。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云云。乃第二書也。南唐書。東都事略。所載皆第二書節本。其第一書。今無可徵矣。又按陸游南唐書。遺襲憤懣事。凡兩見。憤懣傳在開寶三年。與稽古錄長編合。而後主紀在乾德四年。誤也。十國春秋。凡三見。南漢後主紀在開寶三年。憤懣傳在開寶三年。並合。而南唐後主紀在乾德四年。與陸書同誤。

漢主得書大怒。遂囚龔慎儀。驛書答南

唐主。甚不遜。南唐主以其書上宋太祖。太祖始決意伐之。九月己亥朔。

《考異》。王應麟玉海作九月八日己亥。自注一云己亥朔。閣修按。錢大昕四史朔閏考。

九月爲己亥。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爲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

《考異》。宋會要。玉海。並作賀州道行營兵馬都總管。宋史王繼勳傳。亦作賀州道。而本紀作貴州道。蓋傳寫之誤。

薛應旂續通鑑 廣州人物傳 並作桂州道又緣貴州而誤也

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

〔考異〕宋會要玉海並作武陵團練使

道州刺史王繼勳為行營馬步軍都

監〔考異〕原作行營馬軍都監據宋史王繼勳傳補

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

〔原注〕舊錄載命潘美等在八月二十二日辛卯今從新錄本紀會要〔考異〕蘭修按永樂大典九百三十一引宋會要作九

月八百李仁甫所據殆別一本也

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城壁壕隍俱飾為宮館池

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宋師次於白霞

〔考異〕宋史南漢世家八月師至白霞誤也

賀州刺史陳守忠

〔考異〕九國志作守志

遣使告急內

外震恐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為必大加賞賚皆喜而澄

樞出空詔撫諭衆皆解體宋師陷馮乘前鋒至芳林

〔考異〕寰宇記馮乘縣在賀州北一百二十里方輿紀要芳林鎮在賀縣東北

澄樞惶懼乘輕舸

遁歸是月癸丑宋師遂圍賀州

〔原注〕九國志五代史及劉鋹傳皆言王師次白霞銀即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韶州費守繫計今考之此時所遣但澄樞耳崇岳為招討乃李承渥敗後而辛延湯勸

銀納款托猶居中沮其議則王師次白霞時托與崇岳決未出也

漢主召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兵拒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怏怏於是辭以

目疾

〔考異〕蘭修按九國志潘崇徹傳亦云辭以目疾于國春秋云諸大臣請起崇徹帝不從誤也

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邪遂使彥柔將兵援

賀州。戊午。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

〔考異〕方輿紀要南鄉鎮在賀縣南百餘里。即今信都鄉。有巡司戍守於此。

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伏兵卒起。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

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於潘美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爲所乘。我師老矣。諸將頗

猶豫。明乃躬擐甲胄。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舂鍤皆作。墮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遂

開門降。〔原注〕十月十二日庚辰。克賀州。奏始到京。故本紀及寶錄並書於十月。據劉錕傳。王師九月圍賀州。尋克之。十月乃攻昭州。又十國紀年克賀州乃九月二十一日己未也。〔考異〕關修按稽古錄。東都事略。長編。宋史太祖紀。潘美傳並云。先克

富州。非是其證有三。據元和郡縣志。富州東北至賀州三百一十里。西北至昭州一百六十里。不與湖南接壤。宋師不能越昭。賀而取富州。明矣。其證一也。賀州西北一百八十里爲馮乘縣。又北一百三十里爲萌渚嶺。卽五嶺之一。與道州江華縣接界。北兵隴嶺卽踰賀州。

故以賀州道行營命官。發十州兵赴賀州城下。其證二也。九月朔日出師。十五日癸丑圍賀州。必無半月前已克富州之事。二十一日己未克賀州。十月十二日庚辰。奏到賀州。距京師三千一百六十里。亦必無遲至二十二日始行奏到之事。其證三也。愚謂本紀九月二十

九日丁卯爲賀州捷奏。十月十二日庚辰爲富州捷奏。記載失檢。前後互錯。致時與地俱不可通耳。今訂正。宋師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

徹爲內太師。〔考異〕關修按九國志作內大司。傳寫之誤也。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考異〕宋史云。將兵五萬。屯賀江。會宋師徑趨富州。崇徹但

擁衆自保而已。〔考異〕原作徑趨昭州。今改。關修按宋師既克賀州。聲言順流趨廣州。謂由賀江下封州以達廣州。及漢兵屯賀江。而宋師已由富州趨昭州矣。擊東擊西。亦兵法也。然則何以不趨廣州。曰。昭桂據其角。連韶扼其背。孤軍深入。三

面受敵非計也。及昭、桂、連、賀已克，并力攻韶州。以取雄州，由滇江乘流而下，如探囊中物矣。

七月，宋師陷富州。

〔考異〕 闕修按陷富州，當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

州刺史李承進亦奔還，遂陷昭州、桂州。

〔原注〕 十一月初四日壬寅，昭、桂捷奏到，當其克時，必在此月末，但未得其日耳。  
〔考異〕 闕修按宋史本紀皆據奏到之日，世家十月陷昭州、桂州，則據克城之

月而潘美傳云，十月下昭、桂、連、三州，誤也。玉海云，十二月壬寅下桂、昭、連、三州，遂下韶州，尤誤。

十一月，宋師破開建寨，殺數千人。

〔考異〕 宋史殺寨卒數百。

擒寨將靳暉。

〔原注〕 本紀於十

一月初書克昭、桂、二州，月末又書潘美破廣南軍二千於封州，開建縣，據新暉。據九國志、十國紀年及劉諤傳，則先破開建，斬靳暉，然後克昭、桂。今從志傳及紀年。〔考異〕 闕修按長編注所引國史本紀是也。今宋史本紀失載，開建在賀州東南，昭州在賀州西境，絕不相屬。宋史世家云，十月次昭州，破開建寨，長編亦書於趨昭州之後，並誤。蓋既克昭、桂，回師東向，仍由賀州遂取連州，其破開建必在此時，故國史書於昭、桂既克之後，連州未陷之前也。今移入。

進攻連州。〔考異〕 招討使盧收。〔考異〕 原作盧枝，長編宋史改。

戊騎田嶺，宋師敗績。叛將李廷珙引兵出春陵屯平陽，去收屯百餘里，開收堅壘以拒。潘美憂

形於色，廷珙進曰：收衆皆廷珙故部曲，願輸忠久矣，招之必下。乃單騎揚旗麾之，果譴諫而降。收燒壘遁

去。廣州人物傳〔附錄〕廣州人物傳：李廷珙，連州人，其祖正唐有功，父遠，顏善屬文。明宗天成間，佐征淮甸，累功爲武安軍節度。度幕府，掌文翰，廷珙猶在襁褓而遠沒，遂寄食母家，幼岐嶷不羣，其舅器之曰：此千里駒也。其齒若長，當追風矣。以勳閭，初調番禺

簿，尋仕南漢爲土軍都知兵馬使。時劉張爲不道，橫征暴斂，民不聊生。廷珙知其必亡，以乾德四年四月，款塞效順。太祖詔授郴州沿邊招收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持節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明年獻平南漢策，開寶三年，詔潘美爲桂州行營都部

署尹崇珂爲副，廷珙鸞導伐之。南漢平，詔爲廣西總管招討使，五管餘逆，望風歸附。詔廷珙入覲，勞賜有加，改其所居鄉爲奉化，官至刑部尙書。

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

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

〔原注〕十二月初五日，連州捷奏到，其克時當在此半月以後，但不得其實日耳。〔考異〕關修按宋史太祖紀十二月壬申下連州，是月己巳朔，當云初四日奏到，注誤也。東都事略十二月庚午克

連州，乃初二日。稽古錄、玉海並云十二月辛亥拔連州，是月不得有辛亥，或辛未之譌也。又歐史云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銀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云云。按韶皆當作昭，蓋傳寫之誤。

初南漢取桂、連、二州，皆徙

其民，毋得居城內。

〔考異〕事在乾和九年。

十二月戊子，宋太祖令長吏招撫，立里閭，給廬舍以處之。宋師長驅至韶州，

都統李承渥領兵十餘萬。

〔考異〕宋史凡三見，太祖紀云萬餘人，南漢世家云兵數萬，潘美傳云衆十餘萬。

陳於蓮華峯下。

〔考異〕宋史世家作蓮葉山，關修按華俗書作華，轉寫作葉耳。輿地紀勝云

蓮花山在韶州東五里，形似蓮花，故名。

初南漢教象爲陳，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陳前，以壯軍威。宋師集勁弩射之，

象奔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

〔原注〕世家言承渥僅免，李托傳言承渥駭死，未知孰是，而國史亦云承渥僅免，今從之。

遂陷韶州。

〔附錄〕〔宋史潘美傳〕韶州廣之北門也。

擒刺史辛延渥。

〔考異〕宋史南漢世家作刺史李托傳作節度副使。

及諫議大夫鄒文遠。

〔原注〕十二月二十四日辛卯，韶州捷奏始至，其捷時當在初旬也。據

十國紀年十二月七日乙亥，王師趨韶州。〔考異〕關修按四史朔閏考，十二月己巳朔，辛卯爲二十三日，注誤也。東都事略十二月戊子克韶州，乃二十日，又按鄒文遠宋史作鄒文遠。

延渥問道遣使勸漢主迎降。六

軍觀軍容使李托深阻其議，國中震恐。漢主始命璽東濠為拒守計，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嬪梁鸞真薦其

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為招討使。〔附錄〕〔九國志郭崇岳傳〕崇岳，番禺人，宮嬪梁鸞真養子也。與大將植廷曉統

乘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拒宋師，距番禺纔百餘里。長編〔考異〕九朝編年，宋史潘美傳，並云錫兵十五萬，阻山截谷，堅壁以待。

十四年宋太祖開寶四年正月，宋師陷英雄、二州，都統潘崇徹降。〔原注〕崇徹傳云：王師過馬徑乃降，今從國史劉錡傳及九國志錡世家，十六日癸丑，二州捷奏到，據十國紀年克二州乃

去年十二月，今附正月初。〔考異〕關修按九域志，雄州在韶州東北二百三十五里，英州在韶州西南二百二十里，蓋先取雄州，乘流而下，復取英州也。宋史太祖紀，玉海並云正月癸丑取英州，雄州正據奏到之日，王宗沐宋元通鑑載於二月，誤也。〔附錄〕〔宋史潘

崇徹傳〕崇徹至京，太祖特敕之，授汝州別駕卒。宋師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使者

速度諸險，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逕。〔原注〕甲子，正月二十七日，此據賸布所言，即郭崇岳列柵處也。傳云去廣州十里，蓋誤。九國志言柵口去廣州才百里，王師所次去柵口又十里，露布言去廣州只一程，又言

八十里，槍旗競進，當得其實也。〔考異〕關修按瀧頭在英州南十里，與滇水合，由此下瀧陽中宿臨，漢諸峽以至柵口，約五百餘里，又按長編，宋史並作馬逕，九國志作馬逕，周去非續外代答云：南人謂水一折為遙，故有七十二遙之名，又載天威遙碑云：陸有川道，頑

石梗斷，據此則馬逕為方言，諸書脫改也。屯雙女山。〔考異〕吳興祚廣東輿圖，雙女山在南海縣西十五里，俗呼鳳山。直瞰郭崇岳柵，游騎數出挑戰，崇岳本無將才，所將



多詔英敗卒鬪志皆盡。植廷曉欲戰，崇岳不從。但墜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漢主取船十餘艘，載金

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其船而去。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灌。（考異）宋史世家作右僕射，太祖紀潘美傳

並作左僕射，又歐史、東都事略、宋會要、宋史南漢世家潘美傳，並作蕭灌是也。祖紀作蕭灌，十國春秋作蕭灌，皆傳寫之誤。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降。潘美即令部送赴闕。

（附錄）宋史潘美傳：二月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灌、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論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美即令殿直冉彥袞部送灌等赴闕。

灌等不反。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二衛禎王保興率國內兵拒宋師。

（原注）此據露布道書。五代史、九國志、言保興率文武官屬來降，王師不納。與露布異。國史錄傳又言保興來降，爲郭崇岳所遏。按崇岳本無圖志，豈敢更遏保興令不降也。傳又言王師進攻崇岳，保興領衆拒戰，然則保興必不以降出。今止從露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帥百官迎王師，潘美以南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南漢主乃使保興拒戰。《考異》闕修按露布云：劉鋹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奸，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仰承睿旨，不敢逗遛。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懸準。因欲改廷，兼於諸處收到新出文榜，皆是會合逆黨，拒敵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云云。據此則遣使在未至柵口之前。潘廷在既至柵口之後，復領舉國軍兵，併力決戰也。長編與露布合。今從之。宋史劉鋹潘美兩傳互異。歐史、東都事略亦與露布異。

植廷曉謂郭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策而

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陳，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

遂死之。

〔附錄〕〔嘉靖廣東通志〕植廷曉，字朗伯，東莞人。南漢之亡，以戰而死，獨於廷曉有取焉。夫當宋受命大，小諸國以次削平，其間竭忠仗節之臣不可多見，而廷曉獨能不避國亡與亡，雖事非其主，君子不沒其節焉。

崇岳奔還

其柵。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

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盆起，南漢軍大敗。

〔考異〕宋史王明傳：是夕大風，發屋折木，衆乃驚懼，明與潘美等謀，命丁夫數千人

持二炬，間道先搗賊壘，大軍摩食，陳以待之。俄而萬炬皆發，焚其柵，賊驚果犯大軍，因逆擊之，賊大敗，斬首數萬。

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崇譽等

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

皆盡。

〔原注〕龔澄樞等傳皆云：師至白田，澄樞等乃縱火焚府庫，世家及十國紀年則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年。

辛未，宋師至白田，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

之，遂入城。

〔考異〕開修按：長編二月丁卯朔，辛未為初五日，薛史云：二月五日，王師歷廣州，擒劉鋹，是也。又南海百詠引劉氏興亡錄：二月辛未，僞劉少主迎大軍於城北七里，潘美令中貴宣赦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六十餘年其業，一旦煨燼云。

云：與二書合，劉氏興亡錄為胡寅王撰，事由目擊，當得其實也，今從之。

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漢主皆縻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

有閹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極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

〔考異〕宋史世家云：斬閹工五百餘人。

美以露

布告捷。

〔附錄〕〔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十二引宋會要〕嶺南道行營劉錕露布嶺南道行營都總管潘美副總管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國家仰稽元象大啓鴻基將復三代之

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數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蠻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偽漢國主劉錕性惟兇忍識本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置火棘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到雖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未快用錐解以恣情樹割封屠窮彼殘害一境告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向明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造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收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錕遺懼傾危尋差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奸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遛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楊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錕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因欲淹延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偽命文榜皆是會合逆黨拒敵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惡此狂迷尋結陳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恐逆寇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鎗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共劉錕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燄連天更甚崑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逐野之誅劉錕則尋便活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霽襟望皇都而稽首此善天威遠被宸算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旣又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共劉錕并傳命列六軍十二衛劉保興太師潘崇徽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龔澄榘列聖宮使六軍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中薛崇譽等助劉錕旅拒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考異〕長編原注云露布當是行營所作而屬聚傳乃云擒劉錕蒙草露布稱旨召對滋福殿賜金紫則似追爲之矣蘭修按宋文鑑玉海並載露布與會要互異二十餘字又闕其劉錕并偽命以下九十八字

己丑至京師。〔考異〕宋史太

庚寅宋羣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

戶十七萬二千六十三

〔原注〕新傳錄與本紀州縣戶數不同今從本紀。〔考異〕續修按歐史云四十七州誤也。又按今宋史本紀云縣二百一十四地理志云縣二百一十四與長編合南漢世家作二百四十傳寫倒誤也。本紀

地理志戶口與長編同。世家止云戶十七萬。

辛卯宋赦廣南管内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官並仍舊。無名賦斂咸蠲除之。除開寶

三年以前逋租。民饑者發廩賑之。諸軍俘獲悉望其主。縱遣劉錕父祖守墳宮人。俊士奇才。所在詢訪。修

辭挺節恥仕偽邦者。長吏以名聞。祠宇邱壠悉加營護。

〔原注〕大定錄稱平廣南用周渭策。然略不見於史。當考。〔附錄〕宋史周渭傳。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養

於諸父。力學工為詩。劉錕據五嶺。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容陵。未至賊起。斷道絕糧。復還恭城。則虛舍燬。遂奔黃州。為盜所襲。渭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為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累遷知桂州。太平興國

二年。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渭始還故里。鄉人以爲榮。渭奏去劉錕時稅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在嶺南凡六年。後官至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違詔市馬。黜爲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

真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聞其貧不克葬。賜錢十萬。以其子建中爲乘氏主簿。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尙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遠難遠適。必能自養。於是親蠶織。確存以給朝夕。二子皆舉婚娶。

凡二十六年。復見渭。時人異之。朱昂著莫節婦傳。紀其事。〔考異〕長編。渭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使人訪求得之。渭時已改娶。欲復迎。荃荃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與婦孫居此久矣。不宜舍去。時人嘉歎。渭亦具奏。詔特爵命之。并其二子皆賜以官。司馬光陳水紀

聞與長編略同。輿地紀勝引皇朝類苑朱昂撰莫節婦傳云。渭還時。夫婦俱已皓首。遂偕老如初。竊修按節婦傳撰於當時。宜得其實。宋史從之是也。惟云夫婦俱已皓首。未免失辭耳。又按長編云。初南漢取昭州。爲政暴酷。民不聊生。周渭率鄉人避地容陵。自注云。周廣順

元年考涓卒於咸平二年己亥年七十七由此推之當生於梁龍德三年癸未至周廣順元年辛亥避地即漢乾和九年二十九宋太平興國二年丁丑爲廣南轉運副使年五十五距避地時實二十六年宋史云劉鋹時避地諫也涑水紀聞又云涓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涓爲廣南所虜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得涓喜以爲平廣南得一人耳後以爲侍御史廣南轉運與語書不合殆傳聞之誤

三月宋詔嶺南諸州長吏察僞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

悉除去

〔附錄〕〔長編〕三月庚子禁嶺南民買良人黥面爲奴婢傭僱取直四月己巳詔嶺南商稅及鹽法並依荆湖例酒麴仍

一石八斗轉運使王明上言故革之八月詔嶺南道僞漢諸宮庫務所有課役戶並還本屬州縣仍給復二年十月知邕州范旻奏劉鋹時自配民物十數辛巳悉命除之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鋹日煩苛賦斂並除之平民爲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嶺南民有遺賦者縣吏或爲代輸或於兼井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爲質知容州母守素表其事五年三月甲申詔所在嚴禁之五月丙寅詔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爲業六年六月禁嶺南諸州民捕象籍其器仗送官廣南諸州民輸稅米劉鋹時每石白配百六十錢七月丙辰詔但取其十

四月壬申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潘美遣使部送

後主及其宗黨官屬獻於京師後主至公安

〔考異〕宋史云銜至江陵

郎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後主後因問師

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後主曰何爲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

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餽運耳後主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

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於玉津園。宋太祖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劾問翻覆及焚府庫之罪。後主歸罪於襄

澄樞、李托、薛崇譽。太祖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考異〕宋史李托傳云。及就擒。至許田。太祖遣使問托等云云。與長編異。 諫議大

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尙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

引伏。五月乙未朔。〔考異〕玉海作己未。傳寫之誤。 有司以帛係後主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遣攝刑部

尙書盧多遜宣詔詰責後主。後主對曰。臣年十七。僭偽號。〔考異〕剛修按原作十六。今改正。說見大寶元年注。 澄樞等皆先朝舊人。每

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臣下。澄樞等却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

托、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附錄〕〔宋史龔澄樞傳〕澄樞。廣州南海人。性廉謹。不妄交遊。幼事龔爲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長

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親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皆決於澄樞與李托。薛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李托傳〕托。封州封川人。少習騎射。以諂風事龔爲內府局令。龔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宮使。銀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

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軍親軍容使。行內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薛崇譽傳〕崇譽。韶州曲江人。善孫子五曹算。龔署爲內門使。兼太倉使。銀嗣位。遷內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檢點司事。 釋後主罪。及其官屬

禎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幣鞍馬。〔附錄〕〔宋會要〕五月一日。帝御明德門樓。所司陳列仗衛及馬步諸軍。分於天街左右。又設文武官位於樓前。如入闈之儀。在京九品以上官。皇親懿親。蕃落諸州進奉使。

並陪位。又設獻俘位於東西階之南。北向。又設獻俘將校位於獻俘位之前。以北爲上。西向。有司率武士以帛係劉錕等及其僞官皆乘馬。持露布前引。原注露布。墨書帛上。將校押入。自景風門。次薰風門。原注並由東偏門入。皆於御路下行。至大廟西南門下。馬入至南神門外。北向。西上立。監押將校。次南立。俟。行告禮畢。於西南門出。乘馬。又押至明德樓南。御路之西。下馬立。俟。皇帝將坐。引至位。其日文武常參官並常服。獻俘將校戎服帶刀。攝侍中孟仁。搥版奏請申殿。百官就位。定獻俘至。攝侍中孟元珪。搥版奏外。辦所司承旨索扇。皇帝常服。卽御座。南向扇門。羣臣合班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起居訖。分東西班序立。通事舍人引錕就獻俘位。將校等詣樓前拜舞。起居訖。次引露布案詣樓前。北向。宣付中書門下。如宣制之儀。宣訖。通事舍人跪授中書門下。轉授攝兵部尙書。次攝刑部尙書。盧多遜。當樓前跪奏。請以所獻俘付所司。帝召錕於樓前。詰錕翻覆之罪。錕對曰。臣年十六。僭僞位。龔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卽是臣下。澄樞等卽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次召僞官內太師潘崇徹。詰訖。立於東廂。次召僞官玉清宮使生龍虎軍觀軍容使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軍觀軍容使李托。內門使侍中薛崇譽。三人立於樓前。西廂東向。攝大理卿高繼申。承制押澄樞等斬於西市。乃詔釋錕。命盧多遜宣制曰。汝殘害遠民。恣行弊政。及王師之問罪。傾臣節以來。降。既露奸欺。自招覆滅。獻俘請命。固合誅夷。就擒無赦。罪之文。釋縛。示伸恩之典。寬爾以必死。賜爾以重生。宥其刑書。屈我國法。所得罪待赦。錕拜舞稱謝。次命閣門使宣制。釋僞官劉保興等罪。自錕而下。各賜襲衣冠帶靴笏器幣鞍馬。咸服其服。列謝於樓前。中書門下文武官進前跪賀。侍中奏禮畢。放仗如儀。初議獻俘之禮。羣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尙書致仕張昭。昭臥病。口占以授使者。咸服其該博。遂用之。

〔附錄〕〔玉壺清話〕張昭以戶部尙書致仕於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昭與寶儀所定。太祖道學士李瀚就問俘廟之儀。昭臥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遺一字。

是日大宴大明殿。

〔附錄〕〔宋史太祖紀〕大宴於大明殿。錕與焉。

丁酉。以潭州防禦使潘美領山南東道節度使。朗州團練使尹崇珂領保信節度使。同知廣州如故。以右

補闕王明為祕書少監。領昭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嶺道險絕。不通舟車。但以

丁夫負荷糗糧。數萬衆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軍畫。太祖嘉其功。故擢

用焉。辛丑。太祖宴後主於崇政殿。六月壬午。長編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

正員。封恩赦侯。朝會班上將軍之下。宋史南漢世家食邑二千戶。宋會要俸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長編吳詔銀月

給增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宋史南漢世家作四年事。以其弟保興為右監門率府率。考異長編作左監門。左僕射蕭灌為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

休為太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附錄長編六月。命學士院試廣南僞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上佐。令錄簿尉。十一月戊戌。罷嶺南諸州司倉司戶參軍縣丞補賦等官。初平嶺南。命太

子中允周仁浚知瓊州。以僭崖振萬安四州屬焉。上謂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浚擇僞官。因其俗治之。五年閏二月乙卯。仁浚列上歸崇瓌等四人。上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觀其效可也。初高祖時嘗召司天監

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高祖問曰。享年幾何。傑曰。二卦皆土為應。土之數五。上下各五。將五百五十乎。考異

唐修按原作五百五十。及後主之敗。果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耳。宋史南漢世家。附錄。宋史周克明傳。周克明字昭文南海人。



繼傑開成中進士解褐獲嘉尉歷宏文館校書郎傳宗幸蜀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精於歷算嘗以大衍歷有差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時天下方亂傑以文占之惟嶺南可避乃遣弟鼎求爲封川錄事參軍天復中樂官攜家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災變自以年老惜策名中朝恥以星歷事僭僞謝病不出襲襲位強起之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五成於十二五相比當五百五十襲大受賞資甚厚襲以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舉成數以避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世其學事襲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卒（考異）爾修按周克明傳比之復爲二土以二卦皆有坤土爲說東都事略隆平集宋史世家並作復之豐曰二卦皆土爲應謂復之應在四爻爲丑豐之應在二爻亦爲丑是二應皆土也今從後說

又高祖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識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吞骨蓋海承

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高祖建國歲在丑也兔絲者中宗襲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滅族弟也越人以天水爲趙爲蓋海指宋朝國姓也承劉者言受劉氏降也乾和中童謠曰羊頭二四白

天雨至解者以羊是未神是歲辛未二月四日國亡天雨猶天水亦宋姓也

青箱雜記（考異）通考宋史五行志南漢世家並解云兩者王

師如時雨之義也爾修按諸書皆作二月五日平南漢惟玉海云二月庚午即初四與童謠合

大寶時令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大桶識者謂宋以火德王房爲宋

分防與房桶與統同音

文獻通考（考異）宋史五行志云桶與宋同音

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衆星皆北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宋

之兆也。

宋史南漢世家。考異。文獻通考云。開寶三年九月庚午。廣州民見衆星皆北流。知星者言劉氏當舉國以歸中原。明年廣南平。開修按宋史太祖紀九月己亥朔。則是月無庚午。據南漢世家九月八日推之。當爲丙午之誤也。十國春秋作大寶十

一年事誤。附錄。青箱雜記。大寶末。有稻田自海中浮來。止魚欄門外。民聚觀之。有番揭布衣林楚材見而嘆曰。水魚湫湫。令當時好事或有記其語者。泊宋師至。潘美爲部署。方悟爲潘字。開修按。水魚一作水急。嶺南既平。遷范旻

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宋史范旻傳。

是年十月南漢知州宦官鄧存忠

考異。長編但云知州宦官。宋史范旻傳云。知廣州誤也。尹崇珂傳又云。容州都指揮使。

劫

土人二萬衆攻圍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與戰。矢集於胸。猶力疾督戰。衆遂少卻。旻創甚。乃堅壁固守。遣

使間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輩始得達。援兵至。圍解。長編。賜璽書獎之。宋史范旻傳。時存忠與南漢開府樂範。韶

州帥周思瓊。春恩道都指揮使麥漢瓊等據五州之地以叛。尹崇珂討之。數月盡平其黨。宋史尹崇珂傳。八年十

二月己未。遷後主左監門衛上將軍。封彰城郡公。九年十一月。進封衛國公。長編。考異。宋史世家云。太平

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太平興國五年三月己丑卒。宋史太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世家。歸葬於韶州。九國志。附錄。輿地紀勝。南漢劉鋹墓。在曲江縣北獅子岡。嘉靖廣東通志。獅子岡。卽漢世家。歸葬於韶州。今日虞寺越王山也。太平寰宇記。王山俗名越王山。二千石初到。皆致虔祠。水旱祈晴。多有應焉。後主

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辨，性絕巧，嘗以真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

〔考異〕五國故事，銀敗燔燕府庫，寶貨之外，其珍珠至美者，尙四十有六，獲焉。及至京，錢乃

自結真珠龍鳳鞍靶以獻太祖。清異錄，劉縱自結珠龍九五鞍獻闕下。宋史世家與長編同。

尤爲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尙方諸工官。

〔考異〕宋史作諸宮官。皆駭伏，給錢

百五十萬償其直。因謂左右曰：「銀好工巧，遂習以成性，儻能移以治國，豈至滅亡哉！」

〔原注〕銀獻鞍轡，實錄在五年五月，今移入。〔考

異〕闕修按宋史太祖紀五年五月庚申，賜恩赦，俟劉縱錢一百五十萬，卽此事。

後主在國時，多置醜以毒臣下。一日太祖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

從官未集，後主先至，詔賜卮酒。後主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臣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酒自飲之，別酌以賜。後主大慙，頓首謝。太平興國四年正月乙未，宴潘美等

於長春殿。後主及淮海王俶、武定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

〔附錄〕〔宋史南漢世家〕太宗將討晉，修近臣宴，縱預之。

後主因言朝廷設靈

及遠，四方僭竊之徒，今日盡在坐中。且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爲諸國降王。長太

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談諧類此。

長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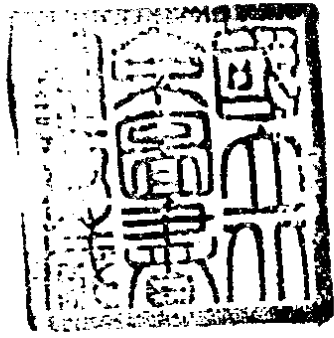
子守節、守正，皆至崇儀副使。守正卒，太宗聞其家貧，詔月給萬錢。守素、

咸平中爲侍禁。亦貧。眞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諸僞主子孫。率多窘迫。蓋僭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後至內殿崇班。天禧中。又錄爲閣門祗候。守通供奉官。守正子克昌爲三班奉職。國昌爲借職。

宋史  
南漢

世家。〔附錄〕〔宋史眞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廣南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敘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鋹後。

右南漢紀五卷。國朝嘉應吳蘭脩石華撰。按亡友吳君石華。嘉慶戊辰舉人。官信宜訓導。工倚聲。著有荔材吟草。桐華閣詞。構書集於粵秀講院。藏書數萬卷。枕經菲史。自云。喚作詞人。死不瞑目。竭十年精力。以成是書。考南漢紀事之書。惟胡賓王劉氏興亡錄最古。賓王。曲江人。二十七松堂集所稱。關係國家治亂。興亡制作諸大典。故今不傳。豈不尤爲可惜者也。廣州人物傳稱。諸僭國皆有纂錄。獨嶺南缺焉。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纂錄皆不詳。周克明、南海人。訪者舊。探碑誌。孜孜著撰。裁成十數卷。書未成而卒。胡元興不知何許人。克明書本未成。其不傳宜矣。至如近人劉應麟南漢春秋十三卷。阮通志已著錄。而義例未諧。等之自郃無譏可耳。是書攬拾獨富。考覈尤精。每條必註出典。以矯吳志伊十國春秋之失。爲附錄考異於各條之下。見搜羅之已遍。決擇之特嚴。正史紀傳。或遜其詳。明簡當。而奚論於霸史也。李中者序稱。唐之末造。亂賊竊擅。莫正於北漢。莫強於南唐。莫狡於吳越。而莫穢於南漢。竊謂是書實爲十國紀事之書之冠。僞劉何幸得此於廣文哉。道光庚戌中伏後。南海伍崇曜謹跋。



三十年四月五日  
談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傳舊耆里錦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徐嚴茲

G 一八九一上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壽齡 殷師竹 褚志政)

台



3
4
385.5